

大衆語特輯

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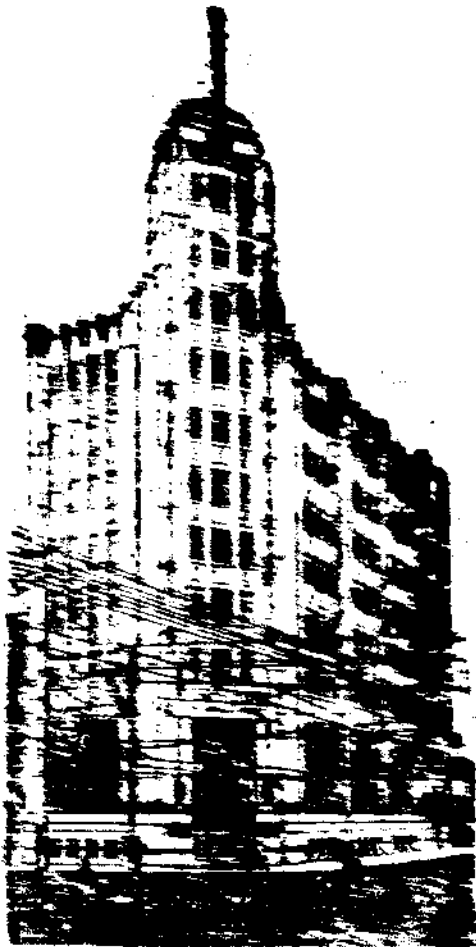
號

期三第 卷一第

中國墾業銀行

業務部

辦理銀行
一切業務



儲蓄處

辦理各種
儲蓄存款

☆最新式保險箱出租☆

本行保管庫建築堅固，備有最新式保險箱，大小不一，無不備有，租金低廉。凡各界人士，如有貴重物品，應有安全之保障，除種種煩惱，以增進社會與家庭的幸福！



印有保管箱出租章程請索



上海總行

上海北京路二二九號
電話二六三〇（經理部各部）

上海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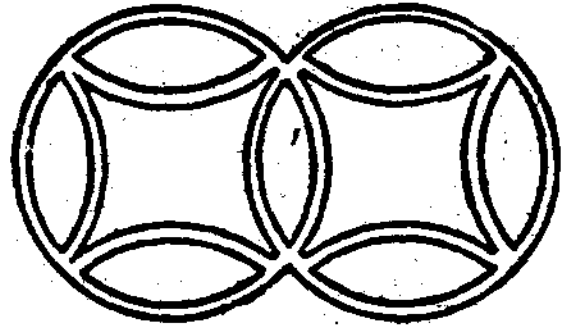
上海靜安寺路經白橋路口
電話三三二〇
上海八仙橋青年會隔壁
電話八二四七

分

行

天津 北平 南京 重慶 蘇州

雙錢牌



廠址：上海徐家匯路一二〇三號

輕便
耐穿

美觀
舒適

製法
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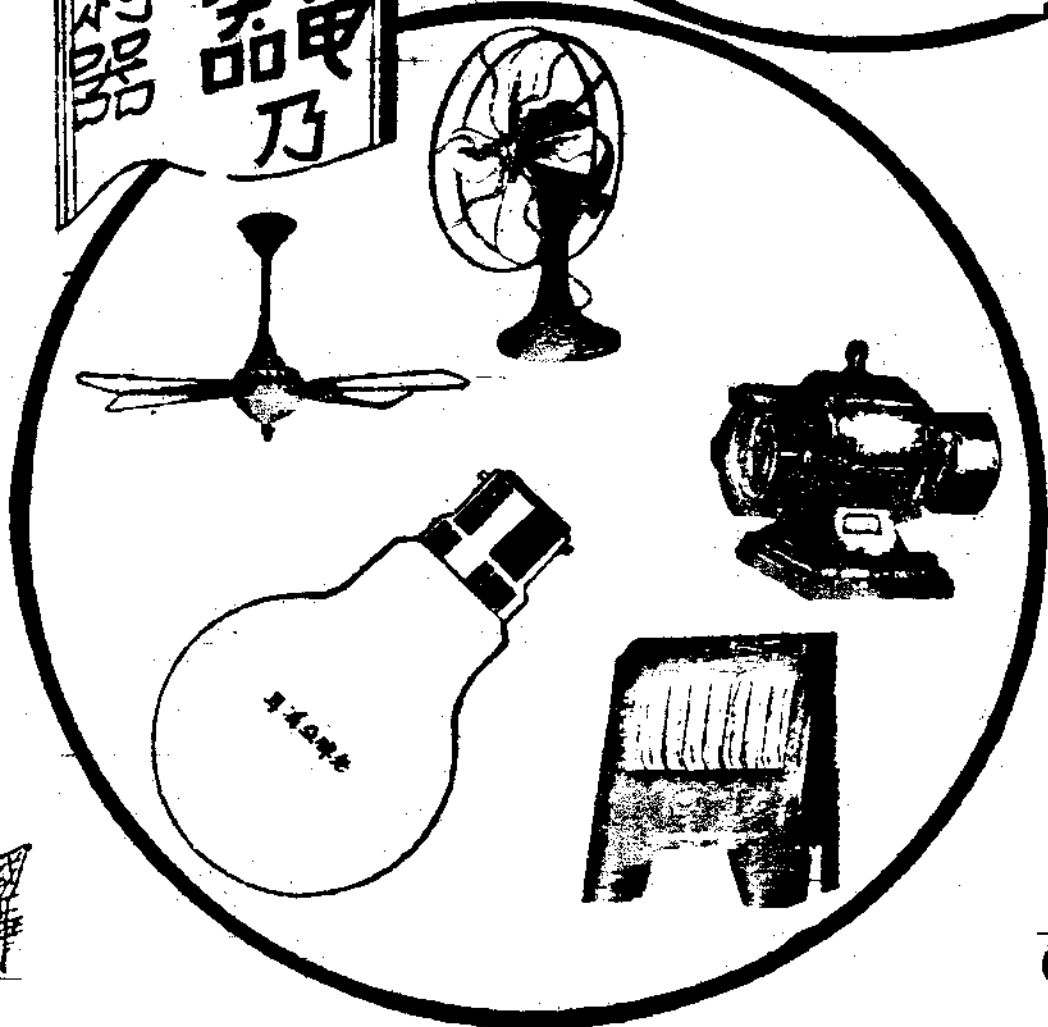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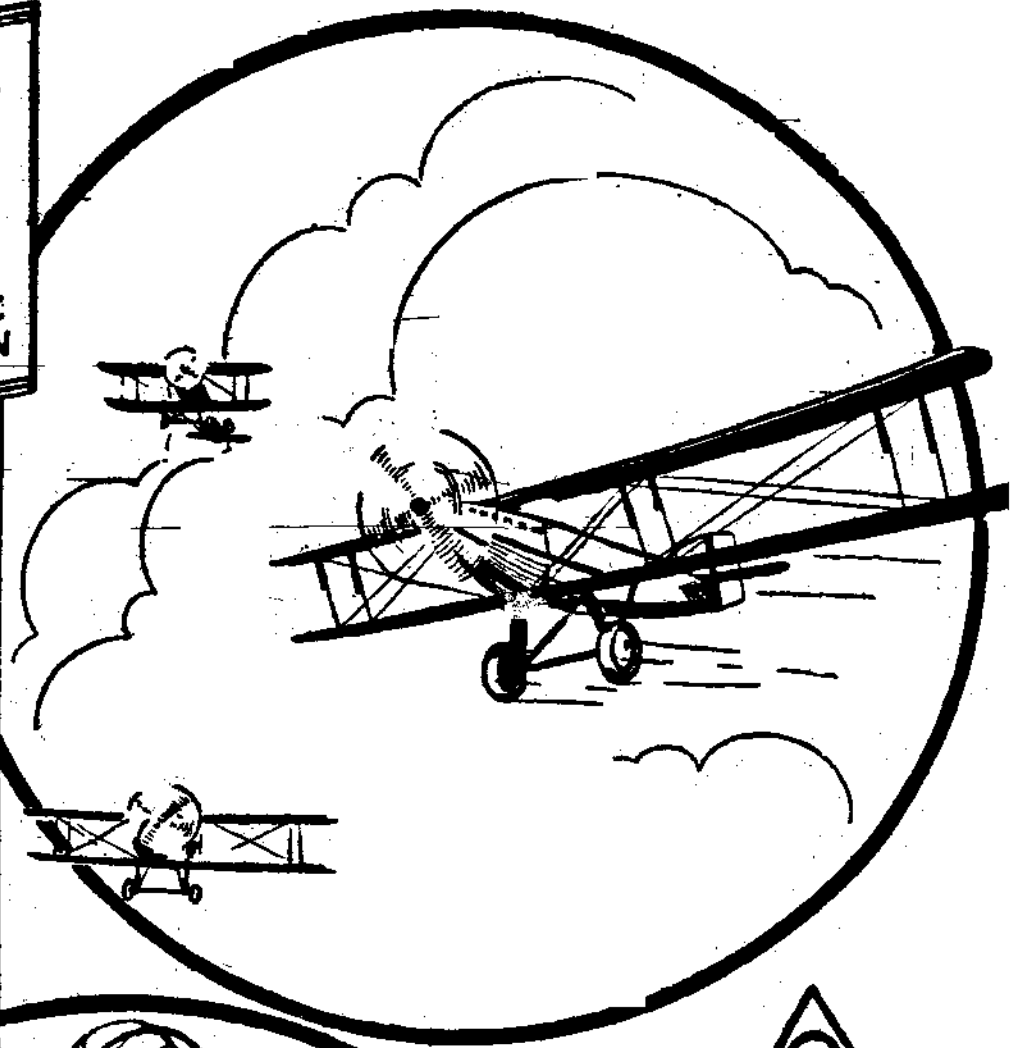
品質
精良

大中華橡膠廠 股份有限公司



飛機
 係
 器利之海外禦抵

亞浦耳
 器電乃
 抵制洋貨之利器



廠總
 號六十六路陽遠海上
廠分
 號一六二路陽都海上
 機總話電
 六三三〇五
 號掛報電
 文英 文中
OPPEL 〇四八八

國華



社會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報 畫

阿月弄之教皇宮及古堡
 詩人拜特亞格
 威格呂司之愛泉
 圖甘圖山水
 齊白石松鷹

黃州赤壁
 濰江浮橋
 神戶的街市
 熱浪在上海一 嚴次平作
 熱浪在上海二 陳耀庭作

大眾語問特輯

- 大眾語論壇..... 魯迅·吳稚暉·趙元任·陳女官(一)
- 文白論戰史話..... 曹聚仁(八)
- 應設大眾語文學的現階段..... 楚容(一七)
- 大眾語與詩歌..... 陳子展(二〇)
- 辨論大眾語文學..... 黎錦暉(二八)
- 大眾和大眾語..... 傅紅琴(三〇)
- 由大眾語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 蘇生(三一)
- 白話文大眾語文質文..... 嚴夢(三四)
- 大眾語與大眾文化的水準問題..... 彭子蘊(三五)

實踐政治之路

- 以學易學..... 徐懋庸(三九)
- 社會主義的精髓..... 楊木棠(四〇)
- 從文言文之復活談到國文教學問題..... 穆木天(四一)
- 社會雜誌..... 孫福熙(四五)
- 百態圖..... 丁西(四六)

從文言文之復活談到國文教學問題

穆木天(四一)



中國文壇的症候	汪佩然 (四九)
無大與極微及其無	張競生 (五一)
霧夜中	陳波兒 (五二)
跋王百穀全集殘本	阿英 (五三)
新雨的故事	徐學庸 (六二)
寫談劇印古齋	楊雲雲 (五九)
一部大眾語寫成的小說——金瓶梅	高植 (六三)
二十年十一月	高植 (六三)
談電影的表演	黑嬰 (六八)
神怪影片閉禁問題的探討	謝天衣 (七一)
第一次導演	姚蘇鳳 (六九)
奠定庵詩詞中的戀愛故事及其他	張天曉 (七三)
中國人的國際地位	金滿成 (七八)
詞本	俞岳 (八二)
憐憫	歐陽山 (八三)
閒居雜感	葉永蓀 (八九)
從英文到戲談到觀音戲	謝一秋 (九六)
十年如夢憶巴黎	徐仲年 (九七)
讀本外編	潘 靜 (一〇四)
我的俳優生活	汪遠遊 (一〇七)
讀劇	傅 斯 (一一三)
聊齋新篇	潘贊化 (一一七)
怎樣的生活	謝 聯 (一二五)
赤區歸來記	魏 人 (一二九)
漫畫十四幅	丁 傑、胡孝、方壽鏞、程 翰、程 翰、黃 蕙、丁 彬、謝少白、葉子如、丁 傑、謝克勤、謝 聯、



上海紡織印染廠

·自紡·自織·自印·自染·

完全國貨

印花棉布

各種出品

印花斜紋布
印花府綢
印花直貢
印花斜紋布
印花府綢
印花直貢
各色光面布
各色斜紋布
各色府綢
各色直貢

男女士洋布
呢絨
絲綢
麻布
棉布
布疋
布匹
布疋
布匹



總發行所：上海天津路五洲大藥房
電話：九三三三
經理：王德勝
地址：上海天津路五洲大藥房

請飲唯一國產 滴泉精製

烟台啤酒



消暑 辟疫 開胃 醒脾



提倡國貨
國民天職



烟台啤酒
國貨翹楚

總經理 上海義成公司

同孚路 八七號

成箱購買電話三四三送到不取車力

注意

烟台啤酒瓶蓋十
個可換上等毛巾
一條各大公司及
洋酒店均可掉換

質美味醇
超勝舶來



上海商業銀行同業公會會員

網業銀行

營業部

商業往來
服務社會

存款放款
聲譽卓著

儲蓄部

定期活期
保障穩固

各種俱備
利息優厚

保管部

美國鋼箱
保管嚴密

大小俱全
取藏便利

地產部

寫字房間
光綫充足

設備完全
租金低廉

堆棧部

自建堆棧
房屋高燥

地點適中
棧租克己

總行

漢口路石路口

南市分行

小南門中華路

八仙橋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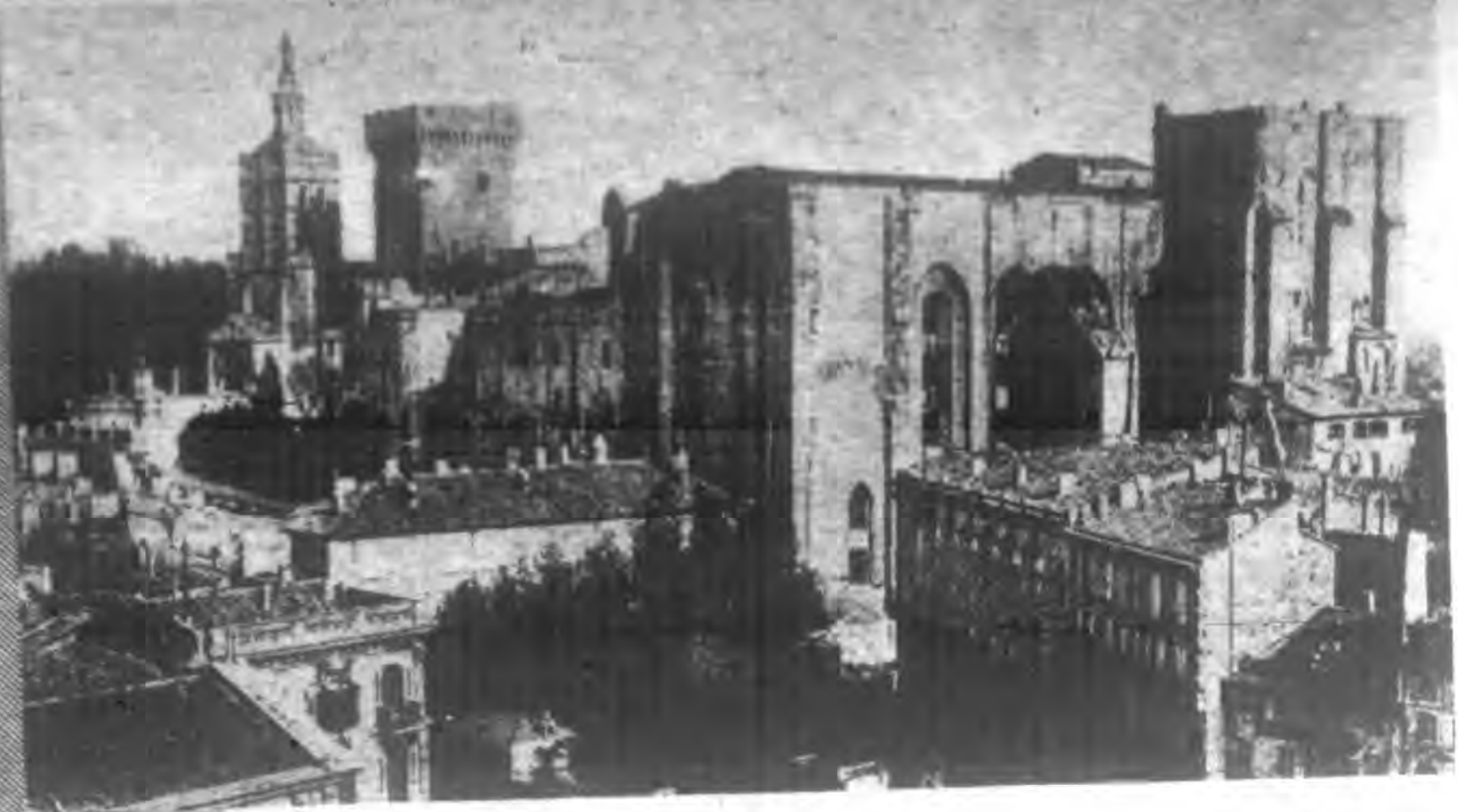
八仙橋愷爾路

杭州分行

杭州三元坊

堆棧

蘇州路廿六號



□名城阿月弄之教皇宮

當中世紀意大利亂相侵時，教皇移駐法國南方名城「阿月弄」，一時文人學士，會集於此，誠中世紀南歐之名都。詩人拜特亞格，亦留居於此。（華林贈印並註）

□阿月弄附近之古堡

阿月弄附近，教皇多會集文人，多會集用高特式之宮即兼用高特式之建築，此中世紀之遺迹，令人過目而傾愛之。
——華林贈印並註



□詩人拜特亞格

意大利開創文藝復興之詩人「拜特亞格」，流亡在法國南方「阿月弄」城中，遇美女而愛慕之，作情詩以歌頌，後留寓在「峨格呂司」泉旁，歐人皆以「愛泉」目之，至今傳為美談。（華林贈印並註）



□峨格呂司之流泉

由阿月弄城乘汽車，約二小時即達名泉，幽勝在深谷中，旁有詩人故居，清靜而秀麗。流泉，即歐人所豔稱之「愛泉」也。
——華林贈印並註



攝康紹攝

市街的戶神本日



桂城灘江上的長浮橋



左君攝

滿林黃葉亂泉聲



晚照樓主人圖甘園作

松靈

齊白石繪

黃州赤壁及蘇文忠公祠全景
約峯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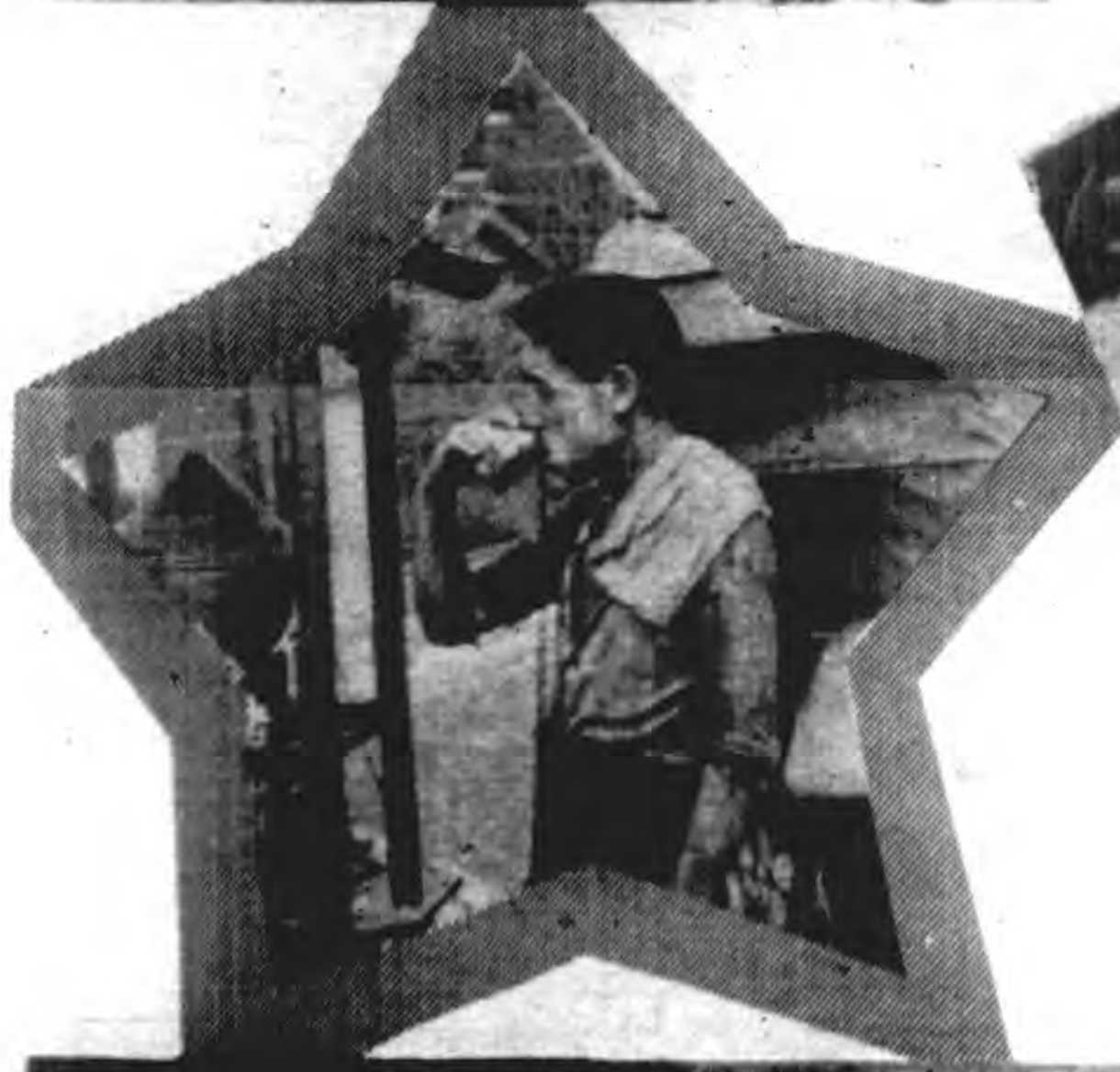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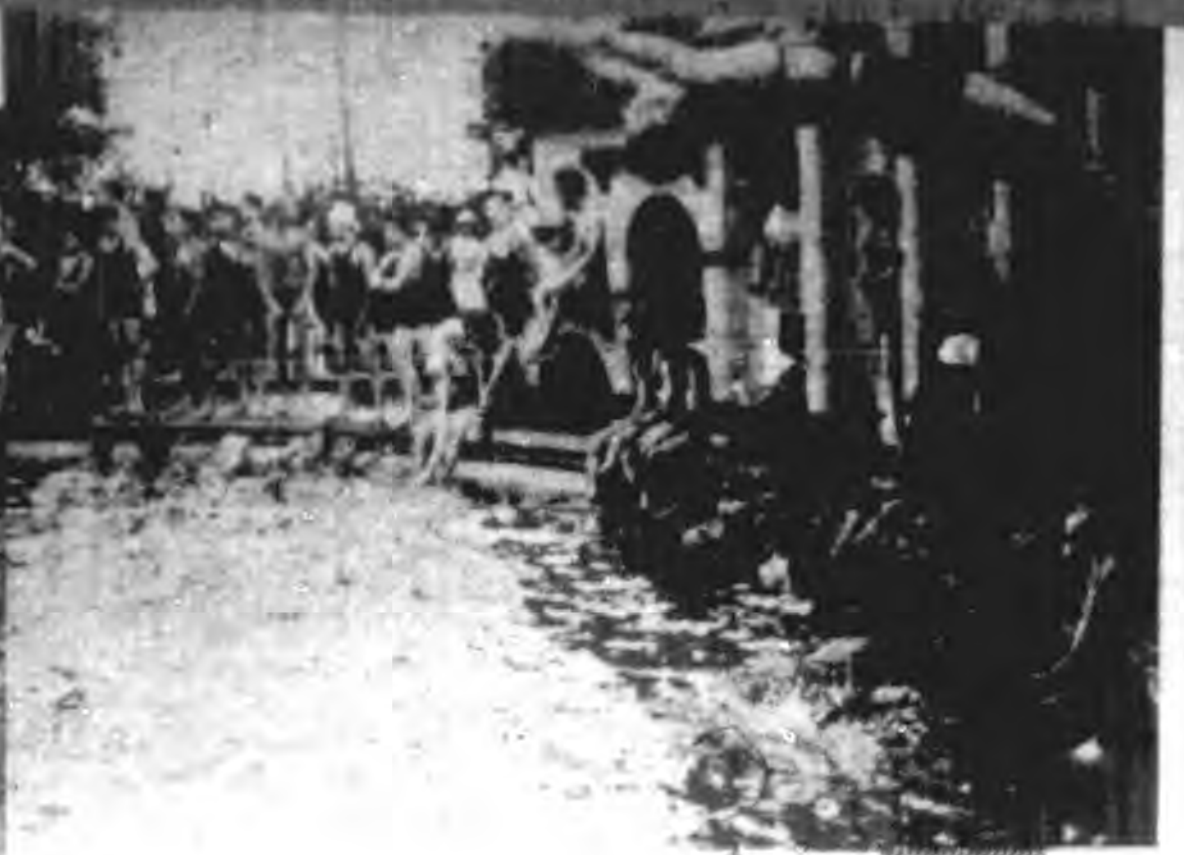




嚴次平攝



(其一) 海上在浪熱



陳耀庭攝

(二某) 海上在浪熱

中國通商銀行

(立創年二十二緒光清前)

上海總行

上海外灘七號 電話一五五〇 電報掛號三七七三
一五五六至一五五五九

虹口分行

上海虹口乍浦路六六號 電話四三一八八 四二六八八

南市分行

上海南市十六舖 電話八三三三二 八三三三三

愛多亞路支行

上海愛多亞路四四五號 電話八一四二一 八一四二一

商業部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放款押款 匯兌貼現
其他一切 銀行業務

儲蓄部

甲種活期存款 乙種活期存款
整付 存本取息
整存零付 零存整付
特種零存整付

南京分行

南京新街口

定海辦事處

定海大街

漢口分行

漢口江漢路

杭州兌換處

杭州清和坊

廈門分行

廈門昇平路

南通兌換處

南通西門外

甯波分行

甯波江北岸

岱山兌換處

岱山大街

蘇州分行

蘇州閶門內

各埠代兌處

上海銀行分行

天津 濟南 煙台 濰縣 龍口 青島 徐州 鄭州 開封 西安 蘭州 西寧 成都 重慶 萬縣 宜昌 沙市 長沙 衡陽 廣州 汕頭 香港 澳門 廈門 福州 汕頭 梧州 柳州 貴陽 昆明 蘭州 西寧 成都 重慶 萬縣 宜昌 沙市 長沙 衡陽 廣州 汕頭 香港 澳門 廈門 福州 汕頭 梧州 柳州 貴陽 昆明

四明銀行

商業部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並經特許發行兌換券

儲蓄部

辦理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優厚手續簡捷

保管部

備有堅固之保管箱保藏穩妥取費極廉

地產部

經管房地產建築住店宅面欲租者請駕臨面商

上海總行

北京路八六號

電話

一五五〇三
一五五〇四
一五五〇五

南市分行

新開河民國路臺灣路轉角

西區支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底(王家庫)

城區辦事處

城內方浜路八十五號

寧波分行

江北岸

南京分行

楊公井 下關辦事處

漢口分行

特三區鄱陽街

●其他通商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



大眾語問題特輯

大眾語論壇

魯迅 吳稚暉 趙元任 陸衣言

一 徵求意見的原信

××先生

關於大眾語問題，儘是鑼鼓鬧台，不見袍笏登場，也不是事。其實這個問題，單靠熱心是不夠的，語言學上的專門知識，目前正是十分需要。我最近想到幾個小問題，請 先生指示一點明確的意見，懇切地等候！

一、大眾語文的運動，當然繼承着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而來的；究竟在現在，有沒有劃分新階級 提倡大眾語的必要？

二、白話文運動為什麼會停滯下來？為什麼新文人（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隱隱都有復古的傾向？

三、白話文成爲特殊階級（知識分子）的獨占工具，和一般民衆並不發生關涉，究竟如何方法使白話文成爲大眾的工具？

四、大眾語文的建設，還是先定了標準的一元國語，逐漸推廣，使方言漸漸消滅，還是先就各大區的方言，建設多元的大眾語文，逐漸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國語？

五、大眾語文的作品，用什麼方式去寫成？民衆所慣用的方式，我們如何棄取？

卽頌

撰安！

曹聚仁謹上 七月廿五日

二 魯迅先生的復信

聚仁先生：

關於大眾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却依然如故。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卽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爲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分爲多少區，每區又分爲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爲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夠，就只好採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牠已經採用了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眾語」的雛形，牠的字彙和語法，卽可以輪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眾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

（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爲講語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衆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啓蒙的大衆語，關於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能，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爲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義。如果也照樣的寫着「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麼都要媽的了。」那麼於大眾有什麼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衆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爲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爲「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却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爲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夠懂。有些人以爲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爲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用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衆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衆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面，藉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上八月二日

三 吳稚暉先生的復信

曹先生：

好久沒有領教了。但是在許多刊物上常常拜讀大作，獲益並不少。

爲了文白大衆的問題，我也本想和大家的興，插說幾句。止因近年來對於現在的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呢！倪雲林所謂開口使俗，他是恐怕俗了自己，不願開口。我是明知口裏落不出象牙，無往而不俗，不敢開口。因此遇到這樣熱鬧的問題，也還到底不敢作聲。承您爲了這問題，還提到我的科工問題，到底還不會引申先生的盛意，願說幾句。就爲從前得了先生的教訓，說我盼望別人從事科工，自己却不料不工，這真是一針見血；從此我也就覺得刺刺不休的討厭，更加沒有可開之口。現在又蒙先生將這文白大衆的問題下問，我就把心中要說的寫出來，博先生一笑罷。

我總括的先說一句，文言一時難得死光，也是實在的。說他會什麼復興，再來代用白話，那是笑話。並且是鐵樹不能開花，同樣的可以肯定。在柳諸先生他們忽然主張中學以後要側重文言，救人之意七分，衛道之意或亦有三分。因爲他們看見考試的卷子，及學業的小世兄，實在文言太整脚，不適於有司之程式，那就於個人出路，完全艱難了。他們要救渡這班「出路先生」，所以望學校大開

方便之門，給他們以出路的利器。這七分，是惻然悲憫，我想汪柳諸先生是胸無成見，是殉人的，並非護己的。所謂衡道之三分，則見仁見智，設想不同。他們偶然感覺文言這東西，可以連帶保持他們希望之道，比較多一點；亦如白話家或大衆語家也相信能夠連帶生出他們希望之道，比較更多一點，所以因衡道而連帶迷信到文體有關，況且止有三分，也可以對汪柳諸先生很原諒的。

然而文體與衡道有關，我是不大相信。說文言中有道，何以總理的三民主義，竟能把白話寫成的呢？說白話完全是道，何以白話家又常聽見排斥某某派某某小說呢？可見得文言白話大衆語，止是工具。有容易普通，或不容易普通之分罷了。我們現在的局面，如合理的分配，即以學校而言，止能五成叫他進官場，十五成叫他在學校教書，十成望他爲農工商。在中學時代，通通一百成，就要注重他的理化算數，而且要習科工，非兼習外國文不可。那末將容易的白話文，叫他能讀總理的三民主義，也就夠了。到了高中，分出那二十成來，讓他兼習點合於有程式的文言。到了大學，再讓他性之所近，去習法政文哲。其數目，也足夠考試院取中，機關衙門了罷。還恐怕路是少，而要出的人太多。何必定在那中，即着眼有司程式，暗示以出路之所在，實則此路不通，社會上賸下多量的中等流氓？故汪柳諸先生存心救人，實乃害人。汪先生是不會進過畜生道，柳先生是和我一樣，進過畜生道的。回想那一個畜生，不是四書五經，強迫了讀的？文言當然是沒有人敢對他發生問題的。然而每縣要取一二十個秀才，有幾個通順的呢？莊思緘先生常說：「考試的文章，是見得官，見不得朋友的。」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學學生，少數的也不讓當年的童生能。其出類拔萃如柳先生者，當時亦止最少数。今日學生中也儘有柳先生，所以不是文言才能出秀才的呀！總之，文言會成文學，白話也會成文學，大衆語當然也會成文學。但是，文言白話大衆語，有容易普通與不容易普通之分，當然白話比文言容易普通，大衆語一定更比白話容易普通。若一說到文學，恐怕文言白話大衆語，一樣的止是少数罷。其實即有司程式，及奉此等因，就算文言，也止要文言，並不要文言文學。就是白話寫得好的，也未嘗不能寫那奉此等因的文言。可惜一做文言，便馬上肉麻地要他希望他懂得文學。於是文言的不通，因此而起。

這一回文白戰爭，名作如林，多數皆可佩服。弟所尤注意者有兩篇。一篇是尤墨君先生的「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他引浙江會考，題爲我所最敬佩的朋友，其中一則是文言，自來英雄豪傑之士云云，確有點古文觀止氣息。然尤先生要問於日常生活有什麼用？我對曰：只叫做文學，恐怕請這位先生去辦奉此等因，未必條理很能清楚罷。因此不要獨答文言。尤先生於這會考，又引一則白話，有古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云云；尤先生又批評爲食新不化的白話。然而化不化的原故，亦就在那裏做文學。大家現在又要建設大衆語，打倒白話，恐怕就是白話文學閣下來的禍罷。所以胡適之先生一方抵禦文言，叫人還要在白話文學努力。不曉得又一方面不爭氣的白話文學，做得好的，止有少数，正同文言文學，終是少數的一樣。不知不覺，人也白話文學，鬼也白話文學，也同古文觀止常辨文言

的台一樣。而大眾語不客氣的又來聲罪致討了。因爲在工具方面說，白話自然優於文言，因其容易普遍。然而一到文學，便爲烟瘴氣，文言的好文學，如袁中郎的小品文，止供象牙塔裏人消悶，而白話文學好的，亦不過供亭子間裏朋友排悶而已。其多數的怪物，簡直在大衆都莫名其妙，與古文觀止一樣。所以到了這裏，兄弟願意貢獻的：不要建設了大眾語，跟着便是大眾語文學。建得起大眾語文學，當然亦像胡適之先生把白話文學建成了白話。可是後頭還來一個打倒，是一定不免的。

我這回尤注意的兩篇，其又一篇便是陶知行先生的「大眾語文運動之路」。他說：大眾語與大眾文（文是文，不是文學。文言，文言文，文言文學；白話，白話文，白話文學；大眾語，大眾語文，大眾語文學，就是大眾語將來需要文學，讓大眾自己創造起來，不要好像白話文學，還是幾個文言文學家改頭換面的代辦。）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他主張符號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眾語更要教。我看他的意思，並要提倡俗寫及簡筆漢字。就是有時措手不及，夾點同音的別字，又是他先生所容許的。我還容許他漢字、注音、符號、別字不夠使用時，可以合璧成文。到大衆教育普及時，由大衆中的能者來理出一個頭緒來；等衙堂裏的癩三又需要衙堂消閒品，再讓他們來創出大眾文學；不要又經今日的文人學士，鑽青了面孔，立文例，創語彙，好像大衆應當來學我們的欽定。看見夾了別字注音，嚴飭不許。倘若如此，也是受了傳統思想，與文言先生們的於古有之，於傳有之，也有什麼兩樣呢？文言於古有之，固屬可笑。白話先生於洋有之，必定要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曰子」介紹給大衆，這就是白話要受大衆語的革命爲不可救藥的污點。文學的天才，是很少數的，而東施效顰，就有一刻板格式，加上了桎梏。所以大衆語要鼓吹文學，是很要當心的。最好遵從陶先生的意思，讓大衆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

且據兄弟猜想：陳望道先生等拿出這個大眾語的標旗來，大衆是縱的，指向多數階級說話。雖然也有意思，慢慢達到橫的方面，一人說話，可以使四百兆大衆一齊明白，然而依我臆說，恐怕陳先生起意，是不會想一躍就到的。四百兆大衆一齊懂得的，是叫統一路，不是現在第一步急需的大衆語。條呢也有大衆，阿拉也有大衆。條呢的大衆，把條呢的語文合一起來，阿拉的大衆把阿拉的語文合一起來。條呢的大衆與阿拉的大衆，有了合一的語文，又互相合一起來。一種的統一語，還讓大衆來造成，是第二步。這恐也不是烏托邦，條呢與阿拉，現在就常常通話，條呢亦不條呢，阿拉亦不阿拉，自有其不正確的藍青官話。藍青官話必是將來的統一語。多帶點北平話，或亦相當，然真要應了陶先生最好聽，願意學才行。然而英美的英國語，都不能依照約克省一道同風呀，一道同風，就是欽定的反面。我國一道同風的觀念，不但入了政界，咬牢了雞巴，雞眼都捨不動，就在文學界，也是移動一毫，就要若喪考妣的傷感。破壞統一之罪，在政界是巨大的罪名，在學界何嘗不是呢？好了，我是崇拜文學的，文言白話的文學，都崇拜的。可惜看人沒有

關於這問題我曾經在《國語週刊》第120期（本年一月十九日）發表過一篇短文，名字叫「『連書』什末『詞類』」，我這吳剛搬家，東西不就手，諸位如果要看或是要轉登，可以問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要一份。還有中華書局出的「最佳五分錢」的序也可以參考。

諸位要是不見怪，我還有一點小小的意見要貢獻的：「宣言草案」裏的內容我雖然十分贊成，可是所用的文字好像還有點舊白話文的味兒。要練習寫真正活的白話文可以用這末一個法子來試驗：寫下來可以拿它當廣播的演講稿，聽起來要像說的，不像看着稿子讀的。或是寫下來可以當話劇的對話，不像背文明戲的戲詞兒。一點意見貢獻給文學社諸同志參考

趙元任上

五 陸衣言先生的復信

（一）那一種是大衆語？

請看咱們中華民國漢、滿、蒙、回、藏，各有各的語言，各有各的文字，單就漢族說：除了方言以外，還有——

1. 古裝語——文言文。

2. 新裝語——標準語。

3. 西裝語——歐化文。

三種。那一種配做咱們中華民族的大衆語呢？先問：「古裝語——文言文」配不配？不配！爲甚麼呢？因爲「古裝語——文言文」不是現代的，不是大衆的；他的性質，過於貴族化了，好像「古董」，只可以給一般考古博士，骨董專家，——們去保護欣賞，決不是大衆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我說不配！

再問：「西裝語——歐化文」配不配？不配！爲甚麼呢？因爲「西裝語——歐化文」，是歐化的東西，不合大衆的口味；他的性質，過於外國化了，好像「西裝」只可以給一般西裝朋友，摩登士女……們去擁護宣傳，決不是大衆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我說不配！

再問「新裝語——標準語」配不配？配！爲甚麼呢？因爲「新裝語——標準語」，是現代的，是大衆的，他的性質，平淡無奇，好像「家常便飯」，是大衆們一天不可缺少的東西，所以我說：「新裝語——標準語」，才配做咱們民族的大衆語！

（二）怎麼樣去建設？

咱們認定「新裝語——標準語」是大衆語，那末應該怎麼樣去建設呢？我主張分三方面來建設！

1. 統計：統計現代大眾日常所需要的標準詞、語，究竟有多少？再從統計出來的標準詞、語，統計包含於基本字，究竟有多少？
 2. 編輯：把統計出來的基本字編成基本課本和字典；把統計出來的詞、語，編成叢書和辭典，供給一般大眾的應用。
 3. 灌輸：把基本課本和重要的叢書，分別灌輸到學校，幫助傳習推行。
- 這三種建設工作，非常繁重，決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包辦的。（我來報告一個消息：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已經有大批模範的工作計劃和各種成績，不久的將來，都可以陸續貢獻出來。）我很希望同志們，趕快起來，努力合作，積極建設！

文白論戰史話

一 專前

民國四年，黃遠庸寫信給李士制，（甲寅最末一期）說：

「自開平平並無意見，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為備極材料。是以為現今論政，實不無從何處說起。至根本教育，遠近會然提倡新文學入手。於之會者，吾思其難，如何能與現代思想相接觸，促其猛省，而其要則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類以活字文藝，吾知四甲。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紀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益進之理也。」

黃遠庸，他是民國初年一個著名的新聞記者，和政治界最通曉，在學步園起義以前，幾十樣樣一語驚人的話頭，彷彿在暗示一個新文學運動的到來。比他更早一點，還有一個主張新文學的主張，他叫「策李士制」每日對父遺像，依時進餐飲茶飯如生時，原曰：「一孝至也，孝者說動！一句，自注云：

「余會思索代史話之文字，編輯改易數次，實無能適有關係者，故亦無從俗之說，不致誤李于要來討論。」又云：「文字本為辦事而設，非於字體，我思其事務，吾不願也。」更明白地指出舊文字傳達情感的隔礙，若有一番新改革不可了。

曹聚仁

就在那時，遠在海外，有幾個青年留學生（任海濱，梅光迪，楊亞齊等）在哥倫比亞（Columbia）進修，時常在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對於中國光學守舊，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部或全部的文字。在遠處討論，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有詩云：「梅先生，文白論戰，新文學久已發，百年未有健者起。新學之來不可也，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學不吝年，」這話的具體意義，就是，要與舊文學鬥爭。他「說定了由國語史學上討論，由詩詞變革」，其其其其，只是作詩更近於，文，更近於說話。「到了第二年，（一九一六年）想這和梅光迪之問的討論，漸漸演進，」這話以討論而進，更進一步的變革。

「一、中國文學史只是一個文字形式，工具（舊時代的歷史，只是舊文學時代的東西了）文學的歷史，文學於生命，是應該用一個時代的歷史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歷史的。工具用了，必須見其生命，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當時的毛迪，大概於這說罷了，也贊成胡適的主要，說：「文學革命自從國民革命入手，其無待言。無非要一番大變革不可。舊時代文學，必與舊文學家所遺棄之。這說雖正，這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

文學革命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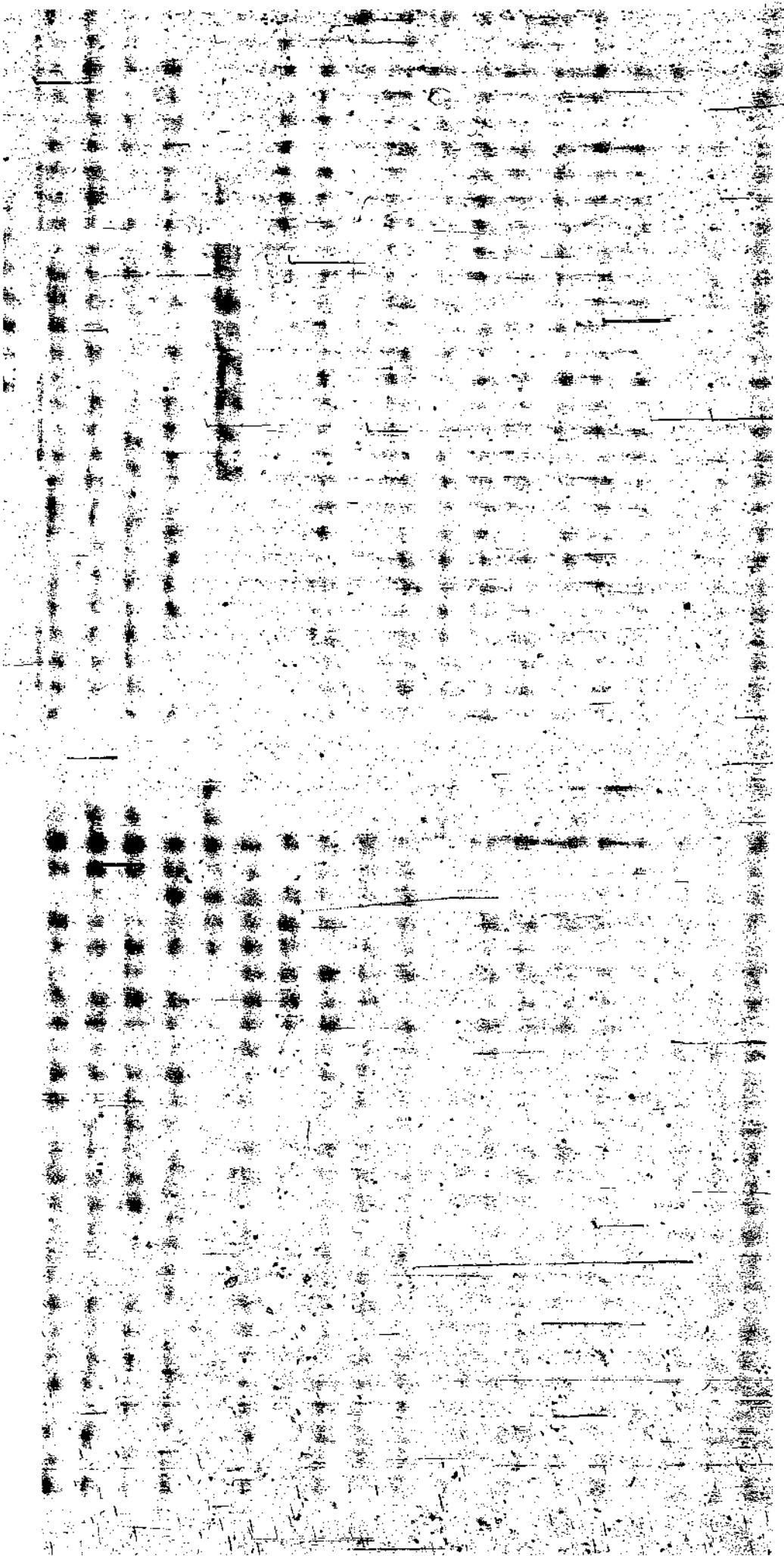
且看胡適說其說其家，這說雖正，這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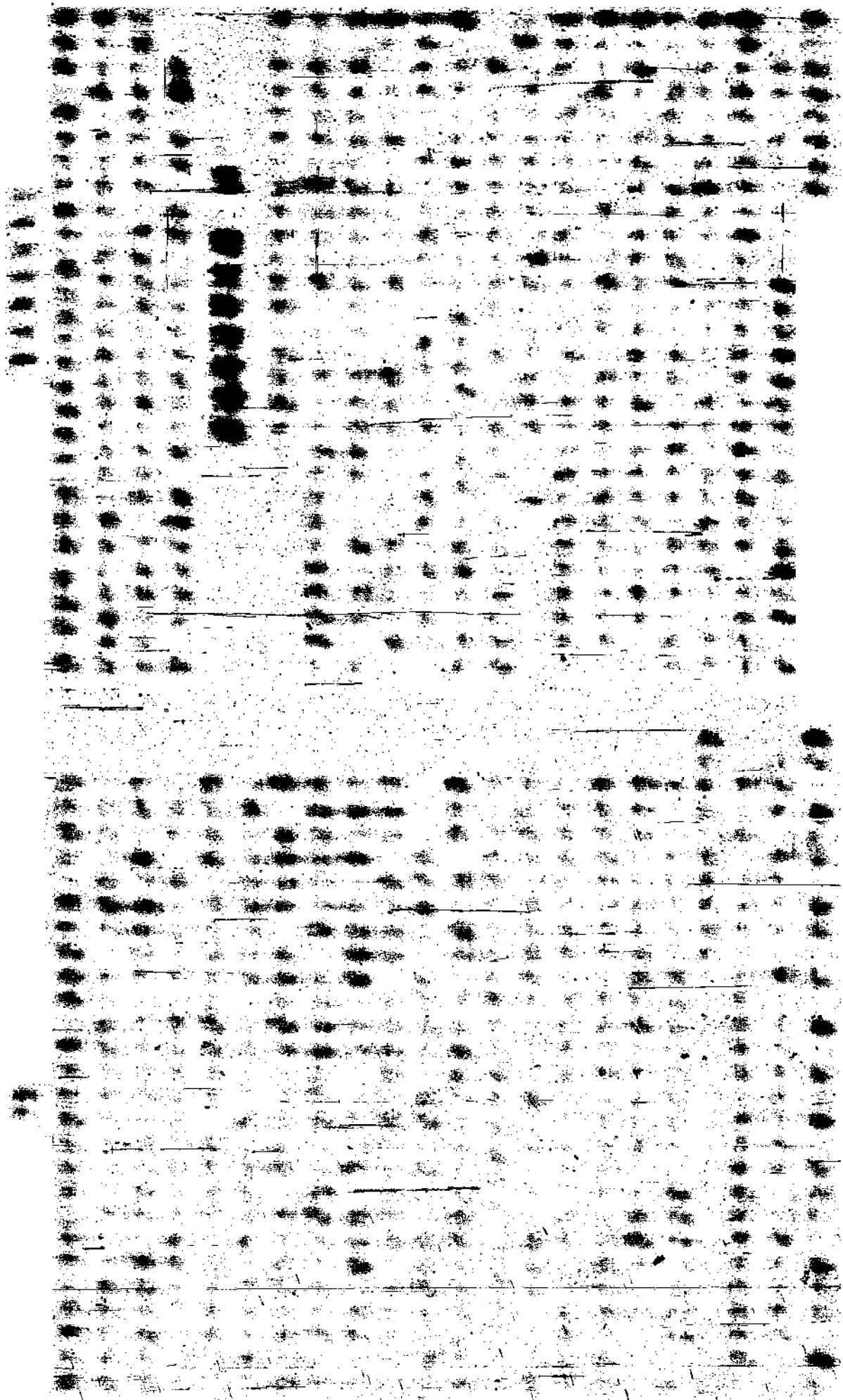
一九一九年（庚申年）六月，胡適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

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

二、新青年與文學

一九一九年（庚申年）六月，胡適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這道是才自己的才，真不該說其說其家。





一、本會之宗旨，在於研究學術，促進教育，以發揚中華文化，而利於世界。凡我同人，應各盡其力，共襄盛舉。

二、本會之組織，由發起人組織之，其組織法，應由發起人會議之。

三、本會之經費，由發起人捐助之，其經費之管理，應由發起人會議之。

四、本會之辦事處，設於本市，其辦事處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會議之。

五、本會之辦事處，應設秘書長一人，秘書一人，庶務一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

六、本會之辦事處，應設秘書長一人，秘書一人，庶務一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

七、本會之辦事處，應設秘書長一人，秘書一人，庶務一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

八、本會之辦事處，應設秘書長一人，秘書一人，庶務一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

九、本會之辦事處，應設秘書長一人，秘書一人，庶務一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

十、本會之辦事處，應設秘書長一人，秘書一人，庶務一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

十年，在這一通商關係的補充，於三十餘年中，日本於一戰後海軍經費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十年，在這一通商關係的補充，於三十餘年中，日本於一戰後海軍經費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十年，在這一通商關係的補充，於三十餘年中，日本於一戰後海軍經費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十年，在這一通商關係的補充，於三十餘年中，日本於一戰後海軍經費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至其其時，西學為其用，故其所以一戰而。海軍第一戰船二戰三

東方雜誌。他先指明：

a、文言文中不通的所佔之百分數，比白話文中不通的所佔之百分數，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b、文言文所以使人容易覺得美的原故，是因為截至今日為止，膾炙人口的文章，還是文言的多於白話文。因心理的作，許多讀書的人不知不覺受所讀文章的影響而假定文言文本質上是美的。這種優點，與其說是本質的，無寧說是偶然的。——文言文實質上並不比白話文美。

c、溺愛文言文的人以為文言文現在要中興。吾國人最相信循環論，最近有人把文體與服裝的時尚相比，以為二者都是循環。自唐轉意以後，古文是為反對六朝的僵體而起，這是大家知道的。那末，若文體是循環的，古文風行了這許多年，應該駢文代興了，然而却變而為白話文。

d、有一大問題，我們不可忽視，就是；我們應該把持全民族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使之永遠作少數人的專賣品，並且使大多數人不特沒有仿造並且沒有消耗這種專賣品機會呢？還是採用大多數人所已有的媒介，加些工夫，使之成為大多數人傳達思想感情的工具呢？這個大問題，大家要各本良心主張去。

他又把一般人懷疑白話文的各點：一、a、白話文之詞彙太儉，b、白話文文法太無變化，c、白話文詞語太俚俗，d、白話文字句太冗贅，e、白話擴棄了文言字句，f、白話文大殺「文

思」。……加以糾正。於是他想出他自己的建設理論。先證明

言文絕對合一的不可能，再證明文字不可不與語言有某限度的符合。他的建設方針，共分十三項：

- 一、打破文言與白話的界限，廢除文言與白話文的區別。
- 二、無論是白話文言，其中太與太俗的部份，都不採用。
- 三、白話文言各有相當的字，而這兩字精確度相等時，用白話。
- 四、白話文言各有相當的話，但文言更精確時，隨宜應用。
- 五、白話的詞語顯有含混不妥的意義時，應避開不用，改從文言，或另製新詞。

六、白話中一個意思有兩三種說法，而甲種比乙丙較合理時用甲種。

七、白話以一個話代表兩種意見，而文言有分別時應兼存文言。

八、文言成語，望文可解的，酌量採用。

九、專門名詞貴簡當，造這種名詞時，當然要存文言。

十、文言的文字絕無歧義，即改作白話，不過加字而不用改字的，也可算為現代文之一種。

十一、古語中有可以補助現代語的不足的，應該採用。

十二、方言中可以補助普通語的缺乏的詞語應該採用。

十三、外國語的名詞與文法為中國語所缺乏而又有必要的應該酌量採用。

章士釗的復古運動，和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老虎報一同壽終正寢；民國十六年以後，文言復興的奧議論，也好久沒有人提起

了。其間只有徐彬彬曾提起劇體文的主張，他以為中國現在所有的白話的略可分五種？（1）普通官話，（2）方言，（3）行話，（4）小說文，（5）歐式文，現代話體文僅以官話普通文法及歐化語法三項配合而成，並不能通俗；他所主張的劇體文，則參合各式之文字隨時隨地，應付各個之需要。他又說：「劇詞之分類有唱詞與念白之兩大類，而念白又有技術白與自然白之分。技術白即是一種音樂的發音術，介乎歐與白之間者也。其所以成功，乃本於人類氣運之自然及中國之方體單音字需要而成。

建設「大眾語」文學的現階段

瑩容

自然白即是吾人日常說白之話體，在話劇中惟滑稽的場合適用之。所以他的劇體文，也以保存自然韻律及滑稽風味為主。他這主張，和胡適往反討論過多次，可是社會還不十分加以注意。讀者，我在歷史前面站住了。汪懋祖這一向主張文言復興，實在使人短氣的。他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在甲寅和章士釗唱雙簧，處處顯露他自己的固陋愚笨，這一回還是那麼打扮着上台，真所謂「老狗教不會新把戲」，中華民國又白白度過這十年好光陰了！哀哉！哀哉！

（一）

自從陳子展陳望道諸先生在申報「自由談」提出建設「大眾語」文學的口號以來，把兩年前文學大眾化的問題，擴大起來了，立刻在文壇上獲得了極大的同情與擁護。這不是偶然的事。倘要追究這原因，重要的是：一、由於大眾目前生活的需要。大眾一向是被摒棄於文化生活之外的，而代表

語言，傳達思想的工具的文字，也很少和大眾發生機緣。文字這工具，也和生產工具一樣，是握在所謂「聖人們」的手裏的。文言不消說是屬於特權者所有，就有經過一番革命洗禮的白話，也跟着牠的提倡者投降到特權階級的陣營裏去了。但是大眾隨着他們自己思想意識的成長，發達，傳佈思想的文字的需要也一天天迫切起

來。大眾有自己的思想也就要有能傳達這思想的文字。所謂「大眾語」文學就是由於大眾本身這一個需要發生的。二、大眾語文學問題的發生，不僅是由於前述的積極的意義，同時更是配合着目前反帝反封建反文言復活的形勢，負有戰鬥的任務的。這任務在「五四」時代，在所謂文學革命運動的時代，雖會由白話運動的提倡

者們承擔起來，但實際上是有沒完成的，不但沒有完成，而且當時的領導者，到現在大半都退縮，屈服，甚至變節投降。白話文現在已部份的脫離革命的大眾，走上買辦商官僚的路上去了。要完成這一個任務，只有大眾本身，以及站在大眾立場上的知識份子，用大眾自己的語言，傳佈大眾自己的思想，來建設「大眾語」文

學。「大眾語」文學正是以大眾為中心力量的文化鬥爭的一翼。

(二)

這問題從發生以來，一時「風起雲湧」，四方八面的應響起來。各種報紙刊物雜誌都有人參加這討論，各式各樣的文章，各式各樣理論，都從文壇上出現，到現在為止，雖然影響所到，似乎只限於上海一個地方，但上海在現在是一個文化的中心，一切文化上的問題，大抵都從這裏發生，也從這裏開展。「大眾語」文學的問題是一個全國勞苦大眾文化鬥爭的問題，因此也必然會擴大到全國各地去的。關於建設「大眾語」文學的文章，正因為多，也就不免龐雜零亂。但是，即使這些文章是這樣龐雜的，那中間却有一個一致的

地方：那就肯定「大眾語」文學的建立是適合大眾的需要，是馬上要起來實際建設的運動。

但是在理論上雖已經同聲肯定了，談到實踐的，却很少見；即使有，也只是些原則的意見。大抵是大家忙於理論去了，各人寫着各人的理論文章，却忘了接觸到實踐。現在是敵人們要看「貨色」，某些新式的批評家，也在從旁說風涼話，「最好是用大眾語寫寫看」的時候了。

是的，不僅建設「大眾語」文學運動的本身是一個實踐的運動，同時一切運動，也只有實踐纔是試金石，纔能決定牠的存在。這「存在」的意義不但是牠本身的存在與否，同時也還是牠存在的合理與不合理。理論和實踐，雖然不是對

立的東西，但「大眾語」文學運動不能逗留在理論的階級却是實在的。現在我們要從新式批評家所謂「空談理論」的階段進到「實踐的階段」了。理由有三：

一、理論是實踐的指針，但實踐實在是理論的產母，要使理論得到更正確的發展，只有實踐，要使理論的一切課題，成為具體的存在，也只有實踐。大眾語文學的理論是已經有相當的基礎了，但要使這理論能有更開展更正確的前途，使這理論成為具體，就只有實踐。

二、建設大眾語文學，在理論上雖然是一致的要求，但一談到如何建設，就意見分歧了。有的要反對白話與方言，有的要採用北平話作大眾語的標本，有的却又反對。那一個

理論是對的呢。各人執着各人的理由，各不相讓。正如有客人請客，客人還沒有到，陪客們爭論着客人將穿什麼衣來，有的說是藍的，有的說是青的，爭論不已，倒先相打起來，豈不是無謂得很？真理在某一限度內是只有一個的，什麼是真理的證據呢？那就是「實踐」。實踐是判別真理的明鏡，實踐也就只容許一個真理存在。在理論上的糾紛，一到實踐便是非分明了。為使大眾語文學運動陣營以內的爭執得到解決，只有「實踐」。

三、大眾語文學運動在理論上是一帆風順的，敵人們雖然眼睜睜的不服，但也只能俯身曲背，不聲不響的四處尋隙，譬如大眾語的大眾是誰，或大眾語是什麼語之類。這方法是失敗了的，於是揀出歷代祖

師衣鉢相傳的文言文來嚷道，「先拿出貨色來比比看。」這要拿貨色來比比看的辦法，無非是理屈詞窮，最後的招架而已。但我們不僅要從理論上奪得敵人的營壘，根本是要實際上佔取敵人的地盤，置敵人於死地。理論不過是一種戰術，並不是我們建設大眾語文學的目的。

(三)

那麼，我們的「實踐」從什麼地方着手呢？我們從白話文學運動是可以取得多少教訓的。

第一，我以為參加這次建設「大眾語」文學運動討論的人，或同情這運動的人要有一個基本的組織。有組織總能有縝密的計劃，整齊的行動，也只有有組織的行動，纔能實現縝密的計劃，收到具體的效果。「五四」時代的白話文學運

動參加的人很多，同情的人也很多，聲勢不為不大，勝利不為不速，但這勝利是不深入不穩固的。一到這運動的熱情隨着當時提倡的士大夫革命的低落，就消沉了。雖然這是由於整個布爾喬亞文化運動的沒落，但不能收到深入的效果，沒有基本的組織是原因之一。

第二，倘使這組織僅限於現有的覺悟的知識份子，這運動是必然要散失牠本身的意義，不能有正確的發展的。「大眾語」文學只能由大眾本身，用大眾自己的力量作基礎作中心，纔能完成建立大眾語文學的任務，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也只有大眾本身的力量纔能創造合於大眾需要的「大眾語」文學。所以建設大眾語文學運動的組織，雖然以現在參加這討論的人作基礎，但馬

上要使這組織擴大到大眾所在的農村，工廠，礦山，以及交通運輸的工人大眾中去，使這組織不停留在上層基礎上，使大眾自己來領導這運動。

第三，由這一個組織的成員，分工合作，實際去參加大眾的生活，學習大眾的語言，就以這經驗與學習做基礎，開始一番研究功夫，準備「大眾語」文學的詩歌，戲劇，小說等等創作形式的試驗。

第四，但是這種試驗，也僅僅是一個試驗而已，倘沒有大眾自身的參加。是不會有正確的收穫的。所以同時一定要把文字這工具交還大眾，使大眾自己來完成這試驗。那就是我們向大眾學習語言，大眾向我們學習文字，和文字使用的技術；啓發大眾，提拔大眾的作家。

第五，爲使這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我們有出版專門雜誌或研究的書籍，叢書，大眾文學創作集，小冊子的必要。一面使實踐隨時來改正理論，使理論隨時來指導實踐。同時也使「大眾語」文學的創作與批評，得有發表的根據，從而擴展開去。

這都是目前建設「大眾語」文學運動實踐的基本工作。但也還是原則的，而且也許還有更重要的工作，因爲這還是理論的文章。理論和實踐是聯繫的，但并不就是實踐。只有真正的實踐纔能發展理論，也纔能使實踐的本身更完備。

建設「大眾語」文學運動現在已經是從「理論的階段」，進到「實踐的階段」的時候了，我希望大家負起這一個階段的任務來，開始步入實踐的世界。

大眾語與詩歌

陳子展

(一)

什麼叫做大眾語？

「這裏所謂大眾語，包括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

這是我最初在申報自由談上提出大眾語問題的一篇文章裏說的。隨後陳望道先生發表「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一篇文章，其中說到大眾語的性質方面，以為還有商量研究的餘地。他說：

「子展先生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

所以他就加上了一個「寫得順手」的條件，這當然是對的。什麼叫做大眾語？他把我的答案修正了。他說：

「要不違背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才能說是大眾語。」

(二)

大眾語的性質，我們已經知道了；大眾語詩歌的創作應該怎樣？我在上面引過的那篇文章裏說：

「據我個人的愚見，大眾語文學在詩歌小說戲曲三類，說聽看三樣都須顧到，尤其是詩歌要注重聽，聽人聽得懂。因為詩歌朗讀也好，唱奏也好，聽得懂就是深入大眾層的

一個必要的條件。為什麼白居易的詩在當時社會特別流行？為什麼黎錦暉的歌曲如今特別流行？除了其他的條件以外，聽得懂，也怕是一個重要原因。」

聽得懂，是大眾語詩歌創作的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又是什麼？我想就是音節好，或是說聲調好，也可以說是節奏好。要是音節真正好的詩歌，總可以朗讀或徒歌，總可以入樂，譜成曲子。我相信一種新詩歌的建設，得到音樂方面的幫助，成功一定是更有把握的。最近我在中華日報動向上發表的「新詩亂談」裏說：

「十多年來的新文學運動，成績比較還好的要算散文和小說，其次是戲劇，詩歌的成績最壞。這是什麼原因呢？自然，詩歌離開了音樂，這是許多原因中的一個大原因。你看中國詩歌史上，從詩經、楚辭，兩漢魏晉南北朝樂府，唐人律絕，五代宋詞，元之雜劇，明之傳奇，那一種新的韻文起來，不是和音樂有密切關係，隨音樂的變遷發展而來的呢？」

想是因為我會寫過兩本關於近代中國文學的東西，常常有人問我：「現代中國最偉大的一個詩人是誰？」我只好笑著說：「你如果承認現代中國已經產生了偉大的詩人，第

一個我就推薦黎錦暉。」當我每每這樣說出黎先生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好笑。其實，黎先生作的歌曲總在千篇以上，產量這麼多，同時的詩人數不出第二個。毛毛雨桃花江一類的歌曲，除了舞女歌姬以外，從小學生到大學教授，乃至像上海的黃包車夫，也都能夠聽得懂，或是哼得出，流行這麼廣，說起來真是嚇人。並不是黎先生所作歌曲的文字特別好，只因他的調兒能夠迎合一般社會心理，有鋼琴或風琴的地方，就是黎氏歌曲勢力所到的地方，要禁止也禁止不絕，就音樂這一點說，實在是值得我們的新詩人注意的。」

大眾語詩歌創作的第三個條件是採用固有的大眾的歌唱形式，同時創造適合於這個新時代大眾歌唱的新形式。什麼叫做固有的大眾的歌唱形式？例如各地的歌謠，各地的時調小曲，以及鼓詞彈詞之類都是。至於適合於這個新時代大眾歌唱的新形式，如大眾合唱時，在某一種工作時唱的勞動歌，以及戰歌等，具有一種魔力，能夠把一個集體的動作協調起來，能夠把一個集體的力最組織起來，這是要等待我們的大眾語詩人出來了纔有的。還有舊詩詞的形式不可用呢？我以為故意要採用這種舊形式，那是可以不必的。如果遇着了某一種題材，內容，非用某一種舊形式表現出來不可，也就不妨採用。我們要知道這種新詩歌正在胚胎時期，胎兒的營養應該給他充分，因此不妨承認過去時代的詩歌做母體，吸收母體裏一切最優美最有用的東西，來幫助長成這個

新生命。最近我在連環半月刊發表的「打油詩論」裏說道：

「相傳唐朝有過一個這樣的詩人，姓張，名甚麼不知道，怕是因為他的職業是打油罷，所以人家叫他張打油。他也歡喜吟幾句詩，不過他的詩就是說的話一樣，不用典，不掉文。他這種詩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自然不在話下，實在可說就是那時候的大眾語詩歌。可是自從有了他這樣的一個詩人以後，一般自命高雅尊貴的文人看他這種詩不起，凡是遇著不用典不掉文的白話詩。就叫做打油詩，拿他的詩做笑柄，如今還是這樣。究竟打油詩可笑到什麼樣子呢？相傳張打油有一首詠雪的诗道：

江山一籠統，

井上黑窟窿。

黃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腫。

這很像一首五言絕句。我以為舊體詩即算今後都要廢絕，但我相信絕句該是最後廢絕的一種。目前我們主張大眾語文學，在詩歌裏面，我以為可以有純粹的白話絕句，或者像白話絕句的小詩，這比摹倣太戈爾的小詩，冰心派的小詩，更有牠的存在道理。現代世界文壇上，短篇小說，獨幕劇，抒情小詩，小品散文之類，特別流行。在這樣生存競爭劇烈的世界，生活繁忙的社會，自然需要這種文字經濟，手段扼要的文學。這似乎也可以作為絕句暫時不至

於廢絕的一種理由。何況七絕一樣的歌謠，在民間還是生氣勃勃的一種歌唱呢？」

大眾語詩歌可不可以採用舊詩詞的形式？這一問題，在我目前所能夠想到的，不過如此。總之，形式往往是被內容規定的，是隨時代的推移而有變遷的，新的內容要求裝進新的形式。要從詩歌裏表現這一個大時代的新現象新觀念，就不可不求之於陳言腐套的舊詩型以外，所以就有反對舊體詩歌的白話新詩現出。現在白話新詩又有回到陳言腐套舊路的趨勢，所以就曾有救正白話詩歌的大眾語詩歌出現，換句話說，就會有採用適合於大眾的語言文字，表達大眾的生活意識感覺情緒做中心的一種新詩歌出現，那是無疑的。

(三)

我在上文已經提出關於大眾語詩歌創作的三個條件了。逼著而來的一個問題：究竟誰配創作大眾語詩歌呢？

我以為大眾語詩歌的創作，最好出於大眾裏面最前進的份子，用大眾自己的意識，用大眾自己的語言，用大眾自己便於歌唱的形式。而且這種詩歌不是帶有農村裏泥土的氣息，就是帶有工廠裏烟油的氣味，這是從來詩歌裏所沒有的。

大約一年以前罷，我在鑛業週報第一號錄出「萍鄉鑛工山歌」一首：

聽得喂子放一聲，半夜五更要起身。

白的進去黑的世，一天到晚力用盡。
受得罵來挨得打，纔能弄得米半升。
可憐可憐真可憐，歸來要養一家人。

這錄出了一首，題目叫做「萍鄉鑛工人歌」，見於該報第二號：

外國人，講不清，不分皂白愛打人。
那洋奴，當翻譯，也司也司一嗎司。
管工們，怕洋人，站在旁邊不敢聲。
做苦工，真傷心，打得我們血淋淋。

我們讀了這兩首歌，可以想見萍鄉鑛工是過的怎樣一種生活。歌的字面雖沒有美麗高貴的裝點修飾，可是詩裏根據的生活經驗是真的，表現出來的情感是真的。又該報第八十號載有署名「廠」的「開灤活埋鑛工哀詩」一首：

祇為黃金不為人，
雷霆自古本皇仁。
秦皇島畔黃泉路，
多少三良盡殉秦！

「活埋鑛工」是何等慘酷的一樁事實！作為詩的題材，如實寫出，不加誇大，也夠動人。不料「厂」先生這首詩裏所表現出來的只是貓哭老鼠似的一種假慈悲，而且實在說起來，詩還不通。因為作者要用舊體詩，用文言是一隔閡，用典故又是一隔閡，這樣隔閡不通，難怪表現出來的情感就不真擊動人了。同報第一百三十號，有署名「子」的一首詩，題目是「二十年二月八日撫順煤鑛三千鑛工死事哀詩」：

春到江南萬慮空，

黃泉劫火向誰紅！

三千焦爛緣何事？

爲點黃金獻海東！

海東孫子正開疆，

萬世爭如一世長？

大地滿天風雨日，

帝把雷問無何鄉！

何鄉歡笑何鄉哭？

地下人間本異途。

壯士美人天上坐，

九原有事九重無。

無計樂生死味甘，
且生未死何誦謫！
鑛人生死他人手，
不道他人不自慚！

「子」先生的這幾首詩，比「厂」先生的那一首更壞，更不通。雖然叫做「哀詩」，其實一點哀悼的情感也沒有表現出來。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力之下，公然把我們三千鑛工封在一個礦穴燒死，這是何等殘酷悲慘的事？又是何等令人痛心憤恨的事？這位「哀詩」的作者未免辜負了這樣一個嚴重的題材了！

上面所述的兩種詩歌，一出於鑛工，一出於文人；一用純粹的白話，一用似通不通的文言；一用歌謠的形式，一用舊體七言絕句的形式；一寫鑛工日常的生活，一寫鑛工非常的慘禍；究竟是那一種最寫得有力，最感動人？可知大衆詩歌的創作最好出於大衆自己，用大衆自己的生活經驗，用大衆自己的意識感情，用大衆自己的語言文字，用大衆自己的歌唱形式。

倘若有人希望目前文壇上的新詩人創作大衆語詩歌，自然不妨有這樣一種希望。不過我們的新詩人，僅就已經成家的而說，不是沒有天才，只是天才太高，高得高不可攀；不是作品不妙，只是太妙，妙得莫名其妙；因此，他們離大衆實在太遠了。自己住在高雅的一個世界，不肯站在大衆的一羣裏，甚至不肯和卑俗

的大眾接近，又要學點時髦，高喊大眾化，那是沒有用處的。只有同情大眾，理解大眾，投身到大眾的一羣裏，和大眾同呼吸，共痛癢，攜手前進，取得大眾的意識，學得大眾的語言，纔能創作大眾的詩歌。倘若說大眾語詩歌的建設要靠我們的詩人，一定是靠這樣的一種詩人。

(四)

我不能做詩，却歡喜談詩，所以在上面寫了一大堆，這真是只能算作個人的愚見，不好算是關於詩的理論。何況大眾語詩歌還沒有產生出來，沒有現成的事實可做根據，理論的探討，多少有些冒險。現在我想來說一說我從「九一八」事件以來寫詩的經驗了。去年我在蘆蘆絮語裏說道：

友人老芝××最愛聽蓮花落。××且能摹擬作響，出口成詩，如唱蓮花，朋輩資為諧笑。五六年來，吾人皆衣食於奔走，蓬轉四方，長沙蓮花落無復入耳。九一八事變以後，吾見申報自由談所載不除庭草齋夫談蒼，常夾詠歎時事之白話詩，頗有蓮花落韻味。吾亦竊取唐代詩人張祜詩句「等閑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之意，書作國事謠等詩數十首，載於濤聲周刊，即事狂吟，以據憂憤，無殊蓮花落，但不曾持此乞錢換米耳。

蓮花落不知起於何時，在元雜劇及明傳奇中皆見乞兒唱蓮花落事。五燈會元載俞道婆隨衆參琅琊，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大悟。似宋時已有蓮花落矣。又全唐詩引侯鯖錄，

唐時有一白衫舉子，作舞歌唱云：「執板狂歌乞糶錢，塵中流浪且隨緣。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自詠如此生涯，勝於亂世宰相，此殆為最早之蓮花落詩人歟？

當時我那種像蓮花落一樣的白話詩，在新詩中很覺異樣，因為既不摹倣外來詩歌上的某種主義，又不用文言詞藻，從一般新詩人看來，或許不承認這是詩。後來「幽默文選」錄了雙首進去，實則並不幽默，我不過狂歌當哭而已。現在我用一首原來注明是「做蓮花落」的詩做例，題目是「革命公式」：

滿清政府何爾莽！憲政民權空口講。

請願代表騙出京，反認他們革命黨！

(甲唱)

武昌兵變鬧沈沈，牀下拖出黎元洪。

革命黨人盡殺戮，只好舉你做都督！

(乙唱)

老袁居心不可測，却罵元勳是國賊。

二次革命不成功，可憐民黨大流血！

(甲唱)

雲南忽來一個電，洪憲皇帝龍顏變。

殺盡亂黨不留種，獨留蔡錫一何養！

(乙唱)

交椅輪到段執政，此老居然號革命。
執政府前殺一場，倒罵學生是反動！

(甲唱)

廣州北伐剛出兵，執政早已遁空門。
南京戰罷北京來，北洋軍閥齊坍台！

(乙唱)

二十年來過的快，幾見興亡幾成敗。

(甲唱)

革命公式君記取，屠刀放在舊套裏。

(乙唱)

他拿殺我我殺你，冤冤相報何時已？
但看慘慘陰風起！

(合唱)

這首詩只取了大眾的歌唱形式，還不是純粹的白話，還有近於文言的地方，不一定大眾都聽得懂。再舉「孔夫子選女婿」一首為例，這是摹倣彈詞的：

孔夫子沒事往後堂，

他夫人找他論家常。

提起來女兒婚姻事，

埋怨：「老爺，您太欠思量！」

大衆語言問題特輯

三千弟子且不講，
四科十哲甚賢良。

難道沒一個學生中您的意？

爲什麼把女兒許配公冶長？

他不學人話學鳥話，

不管肚皮裏鬧飢荒。

有一天一隻雀子飛來報個信，

大聲叫道：「公冶長！公冶長！」

南山有隻虎獸羊。

你喫肉，

我喫腸；

趕快拿來莫徬徨！」

公冶長這時餓的緊，

拿回羊肉好做湯。

忽然門外有人喊捉賊，

一根繩子套住了公冶長。

罵一聲：「你這賊子還抵賴！」

鍋裏羊肉就是賊！」

到如今還下在南牢內，

腳鍊手梏響叮噠。

看俺姪女的丈夫多麼好，

那南容每日三復白圭章。

社會：1·3……二五

拿俺的女婿和他比，
怎不教我老淚汪汪！」

孔夫子連忙起身把話答：

「夫人，你有所不知，細聽端詳。

女兒本是我們親生的一塊肉，
她婚姻大事，難道我好荒唐？
四科十哲裏的弟子我都想過，
並沒有一個好的可以招東床。

我看那顏回將來必短命，

閔子騫又是個後娘。

曾參的天性太遲鈍，

子路的脾氣太剛強。

冉伯牛不講衛生理，

久後定然生大瘡。

仲弓本來是犂牛子，

兩親家門戶不相當。

子游終日好唱戲，

子貢僅僅會經商。

宰子終日好睡覺，

子夏後來目必盲。

看起來，再沒有公冶長好，

雖坐在南牢內有何妨？

類知道，牢獄就是研究室，
有人說，牢獄就是大學堂。

何況是，他說鳥話來頭大，

洋奴賣國賊也要人當。

倘若一天官運到，

做個外交官兒好不排場！

我說這話你若不相信，

等到二千幾百年以後，

你纔佩服我的好眼光！」

說的老太太笑出了一把辛酸淚，

老頭子把鬍子一擦又到了前堂。

這也是用了大衆的歌唱形式，除了一點點歷史的事實如四科十哲等，沒有詳細寫出以外，我想唱了出來，夫衆是可以聽得懂的。這首詩不是我一個人的創作，原稿從開封杜子勤先生寄我，說是「間接從張逸民先生得來」。我本想把牠作爲「孔子與戲劇」一書的附錄，後來我把牠增加了三分之一，從「他不學人話學鳥話」到「到如今下在南牢內」的一段，就完全是我的拙筆，其餘還增加了好些句子，原文字句也略有修改。

當我把詩經用比較接近大衆的白話譯好了以後，我讀到傅東華先生所譯荷馬的奧德賽。奧德賽這部史詩原來是由行吟詩人歌唱的東西，傅先生想拿元曲的調子譯出，結果，他把元曲和彈詞

二者的音節醇化了，成爲一種新的節奏諧美的韻文。自然，原詩在當日唱起來本有感動人的魔力，由傅先生譯出的這種韻文，讀起來也很有感動人的力量，那麼厚的一部譯詩，不由得你不一氣讀完。要是傅先生在目前來譯這部史詩，我想他在取了大眾的歌唱形式以外，還會減少比較近於文言的字句，成爲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三個條件具備的譯詩了。我讀完了他的奧德賽之後，做了一首「西瓜」詩：

一個個人頭一樣的西瓜，
一擔擔送到享福的人家。
把西瓜凍在冰箱的底下，
電扇的風好像冷北風刮。
汗滴滴的侍女捧出西瓜，
殺西瓜總比殺人頭好殺。
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齊來，
大家喫著西瓜靠著沙發。

倘若西瓜也有一把嘴巴，
他可說出許多訴苦的話：
「農村給我生命，
都市把我壓榨。
給我生命的，一年年，

大眾譯問題特輯

不知道出過了多少血汗；
把我壓榨的，大熱天，
我看她一顆汗珠也不掛。
我們一個個的好像人頭，
殺我們的比殺人頭可怕，」

又做了一首「蟬兒曲」：

一
「知了，知了！」
你甚麼也不知，
你甚麼也知道。
宇宙究竟有多大？
蒼蠅究竟怎麼小？
人間是什麼世界？
做人要怎樣纔好？
你可看不起凡人，
莫說凡人都不曉。
你要叫時儘管大叫，
我也愛聽「知了，知了！」
二
「知了，知了！」

你究竟知道甚麼？

你知道的有多少？

你有本領可以飛，

飛上樹枝難道巧？

你有本領可以誇，

難道一生誇到老？

看看秋天就要到，

西風把你吹個飽。

你也沒有力氣再叫

我也厭聽「知了，知了！」

自然，像我這樣的詩還不好算是大眾語詩歌。只因我是一個智識分子，沒有站在大眾的一羣裏，成爲這一羣裏的一個細胞，取得大眾的意識，學得大眾的語言，怎麼做得出大眾語詩歌？兩三年來，我做了幾十首詩，既不要摹倣外來詩歌，也不故意堆砌舊有詞藻，總想朝著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一條路走去；畢竟因爲力量薄弱，沒有走到我預料的那個地步，這是無可如何的！不過我對於大眾語詩歌的前途，抱有一個這樣的希望：除非大眾語文學的建設，簡直不可能；在最近的將來，總會

也可以說是一個緊急的提議：

有人能夠熟悉大眾的生活，他的靈魂能夠和大眾的融合一塊，取得大眾的意識，學得大眾的語言，成爲大眾語詩人。同時我對於國內新詩壇上的既成作家，有一個懇切的要求，你們最好實貴你的在詩壇上已經取得的地位，和社會上對於你們的信仰；實貴你們獨特的才力，熟練的技巧；從今以後，你們立志從藝術上爲大眾服務，創作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詩歌。能夠做到這樣，你們就可以說是大眾的詩人，或可以說是先驅者的大眾語詩人。做了這樣的詩人，也夠偉大了。中唐時代，元白的詩最接近大眾的語言，白居易的詩有「老嫗都解」的傳說。當時他們所作最多，流傳也最廣。白居易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孺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元稹也說他們兩人的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他們的詩爲大眾所歌頌，他們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大眾的詩人。我們現代的新詩人啊！假使你們做到這樣的一個詩人，還不夠偉大嗎？

擁護大眾語文學

黎錦暉

引言

想這標題，就證明了我寫這篇文章願負全責，因為過去的事實，使我自信對於擁護大眾語有幾分把握。但是我所發表的意見，只重事實而不逞雄辯。至於筆戰，更不願參加——就是我只願發揮我的見解或計劃，決不故意反駁別人的主張；別人挑戰，我也決不抵抗。這種態度，表面上是很和平的，其實骨子裏是很強硬的，請諸公明察。藉此機會，讓我先抒寫一點感慨吧！自從五四運動發生以來，一切論戰的局面，時常有變化，當然也演進不已。其中意旨純正態度光明的，也算不少；反之有些固執成見排除異己的鬥爭，也有些乘機取巧，爭名奪位的吵鬧。前者還不過是鬧文人的脾氣，相當的可恕，後者簡直是使奸人的伎倆，似乎很可憐。當民十的時候，我也曾誤入火線，換了許多流彈，激起了戰怒，一直混戰了五年，戰爭之目標，就是「國語問題」，當開始接觸時，倒覺堂堂之鼓，正正之旗，還像個輪戰的局面。不料越戰越糟，敵方的陰謀百出，詭計多端，以致防不勝防，鬧出許多麻煩困難的枝節。那時我隨處勸導，逃出了重圍，因為仔細一想，這種無益的事情，白費了時間精力，太不值得。不如理頭用功，或腳踏實地去做，何苦咄咄咄地說阿三們中斥呢？自民九至今，我始終不曾受過所謂國語的工作，雖然跳出了「鬥爭」之圈，但仍離不了一「說實話」的圈場。曾經十分小心地避過雷願鋒銳，一切寫作都用筆名，仍不免有人作對。好比

大眾語問題特輯

田徑賽開場，與賽的選手之中，竟有人想用屬於國粹的俠客們所傳的「定身法」，來止住跑在自己前面的人；或者想用屬於世界科學的類似哥羅方一類的藥液噴射到自己的前面去。然而定身法每每不靈，使潔汗藥又因自己搶不到上風，反醉倒了自己。於是惱羞成怒，竟貿然掏出手槍來，將快要跑得第一名的朋友的太陽射上一個窟窿，幹下「全場大亂的大禍」，別人受害，自己受罪，無益於己，有損於人。這樣的事，這樣的人，徒然阻礙文化的發展，妨害學術的滋榮。所以我們要避無謂的損失，只好取一種「外軟中強」的策略來應付，或者可以節省些有用的精力來幹正經。好比賽跑，五百碼的全國紀錄是三十分鐘，就請裁判員一按跑馬錶，讓與賽的人各自從容不迫地扭上前去，不必同時，同日，同在一個地點舉行比賽了，雖然不起勁，倒可以避過一時時有暗箭，處處有明槍。明槍不易躲，暗箭更難防。」同話少敘，言歸正傳吧！

(一) 大眾語文學之名稱，不必從字面上去「吹毛求疵」。只求其所包含的實際是甚麼樣兒的東西，就是牠所根據的是一種大眾所能了解，能使用，且不必多費心思氣力就能欣賞的語言，用這樣的語言為標準構成的文學，就是「大眾語文學」。假如堅執地要在字面上用工夫，好比「太簡」一定得變成「太太的簡章」一樣，似乎可以不必。其實，大眾語文學的構成，近與最初產生的「白話文學」就因為「白話文學」或叫「語體文學」等的形式，漸漸轉變，被一般洋八股家弄得太奧妙

了，反成為特殊階級的文字，漸不能抵抗「古文」或「文言文」之勢頭，也漸漸消失了供給大眾應用或賞識的資格。所以應另定一個名稱以便表示，顯然與別的形式

的文體有別。

(二) 大眾語文學的實質 1. 用詞應以極普通的為主，例如「火柴，自來水，洋火，取燈兒，「自然用「火柴」為宜。不必故意引用意義隱晦的「方言」，也不必故意硬嵌「古詞」，例如「芳蘭」(名)「拈擊」(動)「傳岸」(形)等，在今代語言中原有相當的詞兒可用。更不必故意地勉強杜撰「新詞」，例如某詩中有「血焰熊熊於心之曠曠」，「血焰」是勉強杜撰的。但是也有好的，例如「胸波起伏」，「胸波」的意義，一目了然。2. 造句應該順應平常的語氣和自然的語態，除必要引用意義明顯的成語外，最不宜堆砌許多「奧妙」的詞，偏僻的典故。」至於語法，更不宜故意弄得顛倒倒，實主難分。綜之，用文字遠意抒情，要注重「真切」；描寫敘述，要注重「明潔」。與其裝出扭扭捏捏的模樣兒，使人難受，不如老老實實地寫；與其弄些刁鑽古怪的玩藝兒，使人難解，不如清清楚楚的寫。大凡一個人有了聰敏的資質，豐富的知识，清明的思想，加以練成嫺熟的技巧之後，有時抓住了一個其好的文料，自然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不必用「千鍾百鍊」的工夫，像做辭體文一樣去琢磨。所以大眾語文學的構成，應以「真切」「明潔」「自然」為要。

(三) 大眾語文學的應用 1. 在文壇上廣植大眾語文學，讓大眾共賞共享，除材料內容當然對於閱讀者

度分出高低以外，文字的形式上，總不必故意做作。至於有怪癖的人，偏要寫些「反大眾語」的作品，或高深玄妙，或奇特古怪，或全用純粹的方言，使大多數人讀之莫名其妙，那却是他的自由，也不必完全抹煞，好比主觀書及「普通話」而並不欲消滅「土話」的見解，在事實上比較沒有困難與阻礙。2.兒童文學應用「大眾語」，現在很有成效，祇要材料內容是適合兒童心理環境的，文字當然以「平正明顯」為主。並且材料內容是隨兒童知識程度向上推進的，文字的意境也自然而地提高，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學生閱讀能力漸漸增進，大學更高一層，無論文材是怎樣高深，文字的使用必在無形中提高。儘不必專將文字的本身去玩弄，弄得內容對反不明瞭，或全是空虛的詞藻。3.其他，關於所謂平民教育——通俗的文學作品，自古至今每被文人輕視，但是我們決不在此生長變遷或消滅。大凡普通文學的，因為環境不同，以致思想與知識也相差很遠。假如他們，文學的知識與了解漸漸進展，那麼文學的賞識力也

必定增高，凡是大眾語文學作品，字句及結構既以真切，明潔，自然為主，很可以增進他們閱讀的能力與興趣。總而言之，大眾語文學是供給從已識識文字者至精通文藝者全體大眾共享的文學，不是供給特殊階級的像珍寶一般的飾品。但也決不是淺陋的通俗文學，也不是簡易的呆板的好像下等小說一般的作品。總之依據材料內容的程度為準，可以降低，可以升高，使閱讀者之心力，專在求讀文中的實質上，並不必多費在推究文字的形式上，這一點，是我對於大眾語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意見。例如翻開一本小說，一直閱讀下去，只覺得文字所描寫的人物事蹟，活躍於紙上，不必在某字某句上去推想一切；讀詩也是一樣，只覺得全首詩的意境使人感動，並不須在字裏行間去尋求詩的妙處。這樣欣賞文學作品，這樣鑒別作品是不是「大眾的」，是我個人的經歷。但是否有當？當然要請高明指教。

(四)我們對於推廣大眾語文學的工作，目下的研究，與討論，當然是很重要的。大家平心靜氣地討論，固然有益；即便咬牙切齒的爭論，也無妨礙，話不說不明，理不辯不清，無論甚麼有價值的主張，有確據的必有反對的，就只怕沒人理睬。不過同時也該聯合同志們，做起切實的工作來，建設大眾語文學的模範作品。並依照材料內容的高下，預定好類別，哪些作品是供給那些人享用，務必使大眾語文學的作品，有可以使兒童了解的而不淺淺；有可以供文學教授選作教材的，而又「自然」的文學，不專在文字上雕琢，不讓內容虛為空泛。再申言之，要使情文並重，既能真切；不存心把文字當作裝飾，令人驚奇而且百思不得其解。決不說腔作勢自誇博學高深，致簡樸而不能達意，或拖泥帶水令人生厭，除去這種毛病，語句自然明潔。不論敘事，抒情，說理，總要注意內容，使用文字只順着語勢，那麼，自然達到了「自然」的目的。

二十，七，廿三。

大眾和大眾語

傅紅蓼

大眾語之是否應當採用方言土語，已成爲此次論戰的焦點，但我始終不能苟同地是：「提倡方言土語，來建設大眾語。」

我們不用說：「土語是半封建的」，或是「落後的語言，有音無義，一般人不能瞭解」；我們只要先問大眾語是不

利，爲什麼還要把分得那樣零碎的，專門預備給局部的大眾聽得懂，看得懂呢？真正的大眾，是普遍的，廣大的；則我們爲了大眾所需

要而建設大眾語，是不是應當向着廣大的大眾方向走呢？中國大眾的不能夠得到真正的團結，正爲了語言太隔膜的原因，所以才使彼此那麼地不能

瞭解，而使大眾的力量，只是露着局部的發展；一遇到比較局部的大眾勢力還大的壓迫時，便那容易分散了，有時竟會散到烏有，這在歷史上已經是非常見的事了，爲什麼還會那樣忽略着呢？中國語言的複雜，個個人都得承認。要想在極複雜的語言當中，實行其複雜式的大眾語，試問這是不是辦得到的事？縱然，使大眾語能就各地給各自推行了起來，試問所謂「意識問題」是不是便會那樣平安無事地，從複雜的大眾語中，統一到整個的大眾當中去呢？而且大眾語，主用各地土語方言，根本就「大眾」兩字的真意相違背了，既

然是各地的大眾語了，還標什麼「大眾」兩個字呢？

綜上所論，是說大眾語根本不能建設在土語和方言上，我們須要創造一個極普遍的大眾作爲對向的語言，而這種語言是不艱難的，意識又必須屬於大眾的。我以爲這種語言，應當用「中國語」作爲大眾語。

什麼是國語呢？那就是說中國的代表語言。中國代表語言，應當是什麼樣子呢？我們可以說「那就是從前一度被採用過的「拼音」，不過並不是從前所謂的「官話」，或是「京話。」我們現在的國語，是利用拼音來統一語言的複雜，國語的意識是屬於大眾的。

說出來便是話，寫出來也是話，不故弄技巧，不買弄字眼，不限定地方，不分出階級，是整個的，廣大的普遍的使大眾都能懂。至於拼音裏的平上去入，我們不能把看作是什麼高貴玩意兒，那只是一種「音副」，像各國所謂 "Phonetic Spelling" 只是幫助指示發音而已！

我們引用拼音的理由是：爲了拼音已經有過相當歷史，而且在大眾也很有影響，我們現在無妨便利用牠，（不過是要革命地。）使牠成爲一種普遍的語言，這種語言，是把大眾意識作爲水準的，當然也是大眾語。

提倡土語方言的人，大概是忘記大眾的真意義了。我們要向着普遍的大眾走，我們要替廣大的大眾效力，當然我們便不能不創造一種極廣大極普遍的大眾所都能懂的東西來。以國語爲大眾語的對象，這當然也是一種提案，不過這是依着真正的大眾方向去走的提案，也許還有別的更好的提案也未可知，不過，以土語方言爲大眾語的對象，大眾語恐怕永遠要建設不起來的！

爲了急於交卷，天又熱，未能暢論。不過話也說個梗概了，說多了，反而會與事實無益的！

一九三四，七，卅於萬宜坊，

馮·生·

由大眾語文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

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所出演的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因爲白

話文的提倡者，沒有把標準弄清楚，致白話文走上不正確之路！

——歐美日本化與冗贅卑瑣化——以至於十五年後的今日，新文化的現象竟至如此，是如何的令人短氣！

爭論所以發生，當然因白話文本身發生問題，白話文走上不正確之路之後，違反或失掉了中國文法的習慣，弄到不可解不可通。因之，在五·四運動老將（劉復）表示異議之後，跟着有林語堂主張語錄體以代。那文言文的代表人（汪懋祖）好像古墓中的僵尸一樣，古衣古冠的，瘋狂地奔躍出來，乘白話文之味軟弱點而反攻。但文言文在新時代已經失掉了使用的價值，所謂反攻，不過過光返照而已，事實上，是毋須汗流氣喘的反對，要為什麼「執行實際工作而鬥爭。」

由此問題而展開的，就是大眾語文問題之重被提出。進而至方言土話以及廢漢字拉丁化等的提倡。

所謂大眾語文，意義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現在，那些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數年前已經很熱鬧的討論過，——這是承繼普羅文藝而來的——但是討論雖然熱鬧，結論沒有方法找得。此次之善話重提，在政治的意義來說，不過將不可救的嬰兒，在小棺材裏抱出來再打一下強心針而已。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同情大眾的作家言語學家等，也參加討論。此種討論，自然的牽聯到教育問題。（這原是教育問題，不是文學問題）這又當然不是那些有政治作用的人們所能清楚的。

所謂大眾語，我國因區域之不同而形成言語的複雜，由省的區域來說，福建與廣東之與其他省份，或者以縣的區域來說，如

廣東潮州瓊崖與各地，有絕對不通的。大眾語的標準無從取得，則大眾語的面目根本不能明瞭。若勉強以一種方言為標準，其艱難殊不讓於之乎者也之文言文，蓋以文言文做了幾千年的文化符號，又為全國人所習知，很具有統一性，非方言所能及的。假定將福建廣東除外，將什麼碼頭工人工廠工人的混合語為標準，那也是非驢非馬，不但難成爲語，且難成爲文。還有文盲之多，我國是冠於世界的，此種大眾語言，以之說明其意思尙苦不足，以之做文學而至文化工具，當然是絕對有問題。至廢漢字拉丁化的問題，這簡直要將中國文化取消，事實上決定其不能行，作者在社會週報已經有所說過。注音字母，做漢字的音標，在普及教育上是很有用的，所謂拉丁化，其結果不過等於羅馬字拼音罷了。總之，所謂大眾語文，是教育的問題，於政治或宗教的宣傳，是很有用的，但於文學而至文化的創作和紀錄，根本是缺少了條件。

因此，我在七月號之新壘月刊，因為對大眾語文文學的興議，約略地提出了國民語文文學的主張。

國民語文文學的建設，我主張以通用的白話，即現在學校所教的國語做基礎，添附採取以淺明而爲國人所習知能解的文言文或成語或語彙，由外國輸入的語彙詞彙，有文理可解而通行於全國的地方語。

國語，已經藉教育之力，十數年爲人所學習，南北都可懂，是國人相見唯一說話的工具，除此之外，實再找不出一種言語可

以比他更普遍而能統一的，以之做國民語文學的基礎，不是什麼方言，以及某一個交通都市的混合語所能及的。

文言文雖然失掉了新時代文化的使用價值，但做了幾千年的文化與思想的符號，艱深的詞義，與現代語言隔離得太遠的句子，是要不得，有許多淺明的句子，事實上已經變為通俗的說話。如解珍君之所舉，『大雪紛飛』，總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着』來得簡要而有神韻，酌量採用，是不能與提倡文言文相提並論。況且用我國文字寫文章，在文化的血統上，絕斷的拒絕文言文，要根本剷除之，那簡直是不明文學而至文化進變的過程。須知哥白尼發現地動之說，要以舊天文學做基礎，是國民語文學之採取若干文言文的語彙成語，並沒有違背文化進展的法則，中外交通，語文之使用，自然因文化之交換而異。許多事物，非本國言語與文字所能說明的，那末，外國輸入的語彙詞類，如現在文章的語句，有許多是滲用的。如『勞働』等，是由日本輸入的。至於西洋輸入的，如抵制或排貨等。但由外國輸入的，翻譯介紹的人，應該注意於文義，如排貨改譯為杯葛，就不易解不通俗了。

土話方言之採用，也是很必要的，有許多地方的方言土話，在舊小說裏，在其他的文章裏，有許多差不多變為普通話了。還有許多，如上海之『揩油』『拆爛污』以及『儂煞有介事』等語，所代表的意義，在文言文及國語中找不出一個相當的成語與詞

類說明，而且在文理上，也可解可通，類此的土語方言，採進了國民語文裏面去，不但不妨害語文的統一，而且可以促進語文的合一。

如此建立的國民語文，不但在文學而至文化上適用，即普通的學術科學論文及文告公文等，也很適用，這不但是發展文化的工具，而是統一全國語文的利器。

關於國民語文的建設，也不是怎樣艱難，是無須政府之提倡也可以；祇要文章的寫作者，以此簡單的原則做根據，慢慢地就能建立了。這樣子，大衆不至於不懂，並且大衆的語言程度與文化水準，也可因之而提高。

這種見解，驟看來，似乎和胡適之所主張的國語的文學，沒有多大的差別，和什麼普通話文，國語文的主張沒有什麼差別。不錯，見解是無多大差別的，但就胡適之的主張說，他的白話文的內容，是沒有國民語文那麼清楚完備。那些普通話國語等，也是如此，國民語文的提出，可以說是補胡適之的白話文之不足。

語文是文學而至文化的工具，在文言已成過去，白話發生問題的現在，大衆語不能成立的將來，爲了文學而至文化的前途，此工具的价值，實有重新估定的必要。國民語文是我在對大衆語文論文中的一個結論，不揣陋陋的提出，對文學而至文化貢獻一個小意見，若海內作家以及文學語言學者，能因此而引其創造新語文的興味，我的願望就算滿足了。

白話文大眾語文言文

嚴夢

社會：1、3、三四

在五四運動光焰狂瀾時代，白話文是跟着偉大的時代產生了。大家都叫他做「文學革命」。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鬥爭，在文學的園地內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那時候，許多文質彬彬的名士，要保存國粹，大都以為文學革命是離經叛道，視作毀壞五千年文化。有人主張絕對的廢棄文言文，認為是死文學。但也有持中庸之道的高唱「文無新舊，唯美是尊」的；於是中國文壇上的思想就紛紜莫衷一是了。

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新文學的勝利是見到了。同時牠的基礎也日見穩固起來。「九尾龜」派的「跨黨」人物也放低了他們反對的調子，轉而從事白話文的寫作了。意識上雖未臻健全，然而時代的巨浪已深深地給他們認識啦。

震天價響。那次劇烈的論戰帶來了一點禮物，便是一般作家在題材枯竭的時候，開始注意到向來不十分留心的農工痛苦。

短短的白話文學底演變年頭，我們試作一度縝密的檢討，我們就會明白現在之所以還有人在提倡文言文的原因。在量的方面白話文是完全佔了極大的聲勢，可是從質的方面觀察，白話文言之有物內容充實的作品實在是太少了。這也是十分明顯的，白話文做到比文言文更枯澀難懂時，大家還是索性讀淺近流利的文言了。加以張資平輩的千篇一律的粗製濫作，自然銷路不會比張恨水好。（潛伏封建的思想和教育也自是一部分原因。）做詩的好談未來派，象徵派，卒至象徵到不知所云，而滿坑滿谷的詩人反而更誇大狂起來，無形中又成為白話文動搖崩潰的要素。

迷戀殘骸的朋友這回要復古，恢復文言文，也未始不是新文學家的虛浮所予人的機會。試一回顧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

一筆戰，次而兩派派和陳源教授的無謂爭執，甚至最近的民族和普羅列塔亞論戰，我以為都是無益的偏私之見！共同的新文學大敵沒有死去，（廣州還有不少有識之士禁止讀新式標點文章而力倡讀經。）新文學的共信尚未確立以前，徒然內訌是多大的損失啊！設使大家肯拿寶貴的光陰不作無益有害，埋頭努力介紹各國文學或創作。至少我們貧乏的文壇會增加些生機呢。

最近又來了文言文大眾語的爭辯，各方面都極起勁的討論著；依我個人的見解，大可不必小題大做。這祇是文言和白話的二次肉搏時期而已。大眾語如果沒有建樹以前，它始終是白話文的愛人而不是仇敵。我們不妨在白話文的寫作上極力採用民間日常應用的語句，以淺顯的簡單句子結構；重新改革時行的白話文。等到淺近雅明的白話文學成功的時候，便是我們此刻渴望的大眾語成熟的時候了。

大眾語與大眾文化的水準問題

彭子蘊

關於大眾語在行使上很有問題，在意義上也不免矛盾的諸點，本文作者在新學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大眾文學與大眾語文學一文裏，已經約略說過；這裏想說的是大眾語與大眾文化的水準問題，實言之，即是如何教育大眾，以提高其文化水準的問題。

提倡大眾語文學的諸君，其所持的理由不過是說今日使用的「白話文」已不適合乎大眾的需要，因為牠們只為知識階級所了解，只是知識階級說的話，與大眾很難發生深切的關係，如果要想使文學與大眾發生深切的關係，則應該使大眾能夠了解文學，如何使大眾了解文學呢。其惟一的辦法莫

如將大眾語組織成文，使文學大眾語化，——這便是大眾語文學。

假如提倡大眾語文學的諸君，並沒有其它目的，真只是為文學，為大眾能夠了解文學這一個單純的原因的話，這用意到也未嘗不是光明正大的。然而在事實的決定下，光明的用意，是否便能得到正確的理論的收穫，這還是有待於詳細審慎的討論的。

首先，提倡大眾語文學的諸君，本身并不是他們所說的大眾，而仍是只能說「知識階級的話」的知識階級。在他們未真能與「大眾」的「意識」溶合，即在他們本身的生活尚不能「大眾化」以前，縱使高

唱着「大眾語文學」為大眾所需要，然而大眾是否真需要此類文學，實是一個天大的問題，其實，在整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未會解決之先，真實的如他們所說的勞苦大眾，還大多掙扎在生活的壓迫之下，麵包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是他們當前最大而且最真切的目標，所謂文學，就是所謂大眾語文學，別說大多數不識字的大眾仍然與之無緣，就是少許識得幾個字的，那有時間與精力去鑒賞牠們呢？失業的大眾，不用說，天天得去找尋工作，找尋麵包，就使是有業的大眾，在他們十幾點鐘的勞作之後，已經精疲力倦，見了可以賴的東西，便想躺落下來了，又

還有什麼精力去鑒賞所謂文學呢？同時，文學的書籍，就是所謂大眾語文學的書籍，在書買們的操縱之下，每一本的價格，便是他們半個月或是一星期的生活費用，則他們又有那許多閒錢去購買大眾語文學書呢？有之，那除非是提倡大眾語文學的諸君偶爾大發慈悲，買幾本大眾語文學書籍送給他們，否則他們是不會有辦法的。大眾語文學諸君，舍社會的根本解決一問題不圖，而認大眾并不需要的東西為需要，這正如對沒飯吃的大眾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吃肉呢？」一樣地好笑！

其次，提倡大眾語文學的諸君，也許以為文學應該是大

衆的東西，不應該是社會上的特權者的所有物，所以就使大眾不能賞鑒文藝作品，也應該教育他們，使之能夠賞鑒。但是如何教育法呢？他們底意思便是將文學大眾語化。使大眾從其自身階層的語調中理解文學。——這便是所謂大眾語文學。（注意：這是教育問題，不是文學問題）

這裏，我且擱開大眾的精力的與時間的問題不說，關於所謂大眾語的標準應以何地為根據也不說，單說教育大眾，使之能賞鑒文學這一問題！大眾，應該如何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水準呢？我們大家都見過，教育小學生的方法，總是從「人」，「手」，「足」等單字入手，漸漸將字數加多，使其認識力由簡入繁。決沒有因為小學生不識字，只能讀「人

「手」「足」……等單字的書，便教所有的人都降低其識別力去讀這一類單字的書，而且把這類書名之為文學的。現在市場上有一種叫做「平民千字課」的書，是真用來教育所謂大眾的，因為教育的對象比小學教科書不同，故其由簡入繁的程度也比較加速，然而，儘管他們加速的程度如何快，然而卻沒有誰敢說那便是什麼「大眾語文學」的。提倡大眾語文學的諸君，如果真有意教育大眾，以提高大眾的水準，使之能夠賞鑒文學的話，到不妨替大眾編幾部教科書以提高其讀文學作品的的能力；另一方面則不妨利用提倡形式的或是技巧的大眾語文學的精力，加緊努力於從意識方面下手的大眾文學，使其在提高文字的識別力之後，有適合於其本身意

識形態的文學作品可讀。這樣，其效果不比提倡大眾語為大嗎？否則，必降低文化水準，以就其所謂大眾，這決不是將社會文化提高或是進步的現象，實在是將文化領入消滅之路的開倒車的行動啊！

再其次，提倡大眾語文學的諸君，也許以為大眾語文學的提倡，不僅是一個技巧問題，還有一個意識問題在裏面。可是，關於意識的問題，不已早就有人在提倡「大眾文學」，又何必再標奇立異地來提倡大眾語文學呢？自然，我也并不是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的衛道者，我也覺得「白話文」有許多等待改良的缺陷，但是這改良的途徑，應該以整個的中華民國底語言為依據，換言之，即是完全實現當年胡適之曾經提出過的「文學的國語，

國語的文學」的口號，不管胡適之在新文化運動中曾經造下多少錯誤的事跡，不管他底許多理論到現在已失了時間性，然而，只有這兩句口號到現在還是正確的。所以我不避重復提出，以為提倡大眾讀文學的諸君告。否則，以各地方言為出發，造成各種語言不同的文學，雖名之曰大眾語文學，實不過是地方語文學而已，如此下去，是非把中國文學與言語引入魔道不止的。

我底結論是：教育大眾的目的，是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并不是將文化降低去就大眾。教育大眾的書籍是大眾教科書，并不是大眾語文學，只有在意識上求改革的大眾文學才是大眾所要求的文學，在枝節上求解決的大眾語文學，事實上只不過是標奇立異而已。

從前看海京伯馬戲一幕好一幕幕幕有精彩

現在吸

海京伯

煙香



枝枝有回味
一枝好一枝



贈品特別多 國內開野斯各可換
名貴物品機會真多幾千每包有春
信用最卓著 每日持券特換者幾
至 限為穿人人滿意
煙味格外好 海京伯香煙
為本公司精心結構之品
烟味佳妙一試便知

坊換處 西華德路天
渣路口 本公司辦事
處 牛庄路 協隆烟
公司 及各火烟紙店

各烟紙店
均有出售

中國華東烟公司出品
本埠總經理協隆烟公司
電話九〇六四四

常搽愛的香粉
永駐美的容顏

愛的香粉共有顏色七種可任選擇

各處均有代售
謹防假冒



東方化學工業社

光 華

機 器 染 織 廠

出品龍船牌

各種布疋

- 安安色布
- 海昌藍布
- 各色斜紋
- 元直貢呢
- 軍衣黃斜
- 各色府綢
- 各色直貢呢
- 各色絲光線襪
- 各色直貢呢
- 各色絲光線襪
- 各色直貢呢
- 各色絲光線襪

陰丹士林布

多福多壽布

各色縐紋呢

各色直貢呢

各色絲光線襪

批發所法租界三茅閣橋南首

電話 八四六九五

廠設盧家灣魯班路口

南市電話 二三六〇一

無線電報掛號五九四六

★物讀衆大之美完最容內★

社會

報週

分三册每管零行費五期星逢
 印編文內批立態宗
 刷制字容評論度旨
 精新字豐公論嚴光
 美穎動富正允肅明

★以敢言的精神來作民衆的喉舌
 ★以縝密的思慮批判一切的問題

是現時代青年

最合適最歡迎的良友

●十八期目錄●

新道德之建立
 奧國政變之展覽
 匪區見聞錄(四)
 陳官
 青年與政治
 「學院派」文學之再起
 職業運動同盟與大學生的出
 路
 商化教育
 徐州剪影(下)
 亢旱中的無錫農村
 南京中小學會考見聞錄
 滬小的樂明人
 學三外史
 編輯後語
 一週評量
 漫畫——四幅

●十七期目錄●

民族一切的創造
 愛護青年與陶寄青年
 匪區見聞錄(三)
 陳官
 江西剿匪的過去與現在
 「閩語揚州」的閒話
 日本的人肉市場和國家政策
 百孔千瘡之齊東野
 徐州剪影
 吳稚暉論實地考察
 成都三多之一
 小租到十字街以後
 學三外史
 上海流行的俗語
 編輯後語
 漫畫——五幅

陶定國 羅曼 馬兒 羅曼 馬兒 羅曼 馬兒
 陶定國 羅曼 馬兒 羅曼 馬兒 羅曼 馬兒

預定全年自第一期
 至最近出版者均可
 補齊
 ★預定★
 全年五十
 期一元半
 歐美加倍
 郵票代價
 十足收用
 本外埠各書
 局報社皆有
 發售

茲匯上大洋一元五角定閱一社會週報一一年自第 卷

第 期起至第 期止請按期照下例地址寄

報此致

上海 路甯波路廣西 社會出版社週報股

啓

定閱人
之地址

冊註部業費
局會會公業同業假網市海上

廠網豐卓

產持三二廠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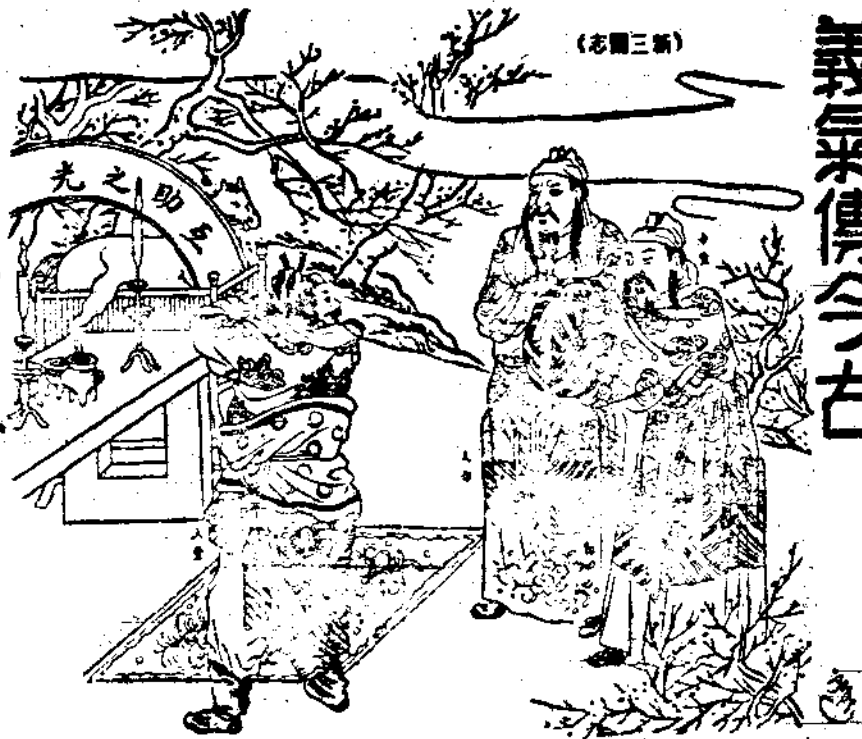
綾五七 綺二九

話 電

○五七二九 話互氣義未

愛國同胞幸分玉石

信譽達中外



義氣傳今古

異姓兄弟願結金蘭

售出有均局假網大各司公大各
號七十二街記乾路津天界租英所行發總

大眾語問題特輯增頁

大眾語論壇

吳稚暉·吳研因

六 吳稚暉先生第二信

曹先生：

很對不起，把先生問題，擱了多日，還未回答。現在把黃山雜述完了七成，但一星期時間已過去了，所以先答覆了先生種種問題，再完成那三成。

(一) 大眾語問題

大眾語問題，先生以為說得夠了，我們所重，不在語文，只問用語文說的話，應該說什麼，弟之意見亦同。只盼望大家有話說，多說點科工。至於文言，白話，大眾語，只有容易普通，與不容易普通之分。如果那個人不想太普通，就用文言來說科工，也相對容易的，能用白話更好，能用大眾語尤好。

四十年前，大家感覺文言的普通困難，力求通俗。當時通俗書報，通俗演講等的名目很普通。通俗者，本意欲通到一般粗俗的大眾。後來白話兩個字，就代表了一切。不料白話之缺陷，却無意中今日在晨報上被胡懷琛先生判決。他的宣判書說：「大眾語是甚麼東西，當五四前後白話運動時，主張白話的人，所寫的都是白話，（之乎者也，都換成的嗎呢了，）界限很清楚。今日主張大眾語的人，所寫的大作，是不是便算大眾語。如不是大眾語，何以不用大眾語？如是大眾語，我們試拿給大眾讀讀看，有幾個大眾讀得懂？」胡先生責備討論大眾語的人不用大眾語，是不應該的。誠然，這要望主張大眾語的人，努力來接受胡先生的忠告。因為他發見現在討論大眾語，仍不過用五四前後與文言界限很清楚的白話文。（就是之乎者也都換成的嗎呢了。）胡先生板起了面孔，判斷這種白話文，

「拿給大眾讀看，有幾個大眾能讀得懂。」只不是胡先生一人感覺，乃今日多數人一同感覺。足見拿白話文來對付大眾，那是破產了。如宛轉對白話文求其通俗，與昔日求文言相同，白話還不能通俗，豈非失了他的體面。不如另擬一大眾語名目，分道揚鑣的好。所以大眾語的要求，不是無病而呻，或無理取鬧。不料薄言往觀，達彼之怒，白話對大眾語，用昔日文言對白話的一般面孔，好像妖言惑衆，當立即正法；輕則集合白話同志羣起非難，要問大眾語是甚麼東西。幸而胡先生替他隱隱立了一個界說，便是給大眾讀看大眾都讀得懂，便叫大眾語。胡先生又說：「何不把胡適文存或魯迅的吶喊，從白話譯成大眾語。」這有何難處呢！倘使文存吶喊裏的話給大眾讀看，大眾讀得懂，只一部分，就是雜在白話裏的大眾語，用不着再譯。有的讀不懂的，就請胡周兩先生自己換一個說法，告訴大眾，大眾於是才懂，只換一個說法的話，就是白話以外的大眾語。如果胡周兩先生大笑，說只不是大眾語，是我們另一種的白話法寶。我就也大笑，說道先生們爲什麼藏了大眾懂的法寶，拿大眾不懂的法寶，來棄絕大眾。這我又要問白話是什麼東西，難道靠了白話的頭銜，要上減文言，下禁大眾語，獨裁一世？這不過說說頑笑，白話先生們不要見氣。我們且來講用文言，用白話，用大眾語，止有普通與不普通之分，望他普通，到底說的是什麼東西，乃是最要緊。

說是拿文言，白話，或大眾語的工具，來衛道吧，如徐先生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靠了文言，可以欺騙民衆。然而白話說：「一般民衆，不必苛求他們的禮節，大官是要他自動制裁，刑罰是可以相對的避免罷。」大眾語就說：「老百姓是嘛沒工夫講規矩，勿要搭嘴去噁噁，做子大官，是自家面皮即覺弗落格，難道要上子電刑勒育招認麼。」所以電刑對小癩三賊骨頭常用，大家勿問信，等到用到體面人身上，就反對的聲浪高起來了，也是那個刑不上大夫之原理。刑不上大夫，並不是不判罪，因爲大夫身上鶴頂忠孝帶現成的，用不着夾棍竹片，只個是非，我們不必再置難討論。但看上面的文言，白話，大眾語，都說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何文言欺騙，獨能優勝呢？講到普通，文言欺騙的是少數，白話是次多衆，大眾語是欺盡大眾。然反過來做大眾語好夢的，又想利用大眾語，來達到普通宣傳的目的。如說殺人放火，可以算得真好漢。馬上一張大眾語告示貼出來，說道，殺人放火是豬羅，喪盡良心格買國賊，那沒禁止也普遍了。所以語文止是工具，普遍不普遍是能力，本身說的是什麼，或欺騙，或宣傳，或禁止，其效果正反相同。不應重事實備了文言的小欺騙，反忘了大眾語的廣欺騙。也不應以爲有普通宣傳的奢望，就忘了有普遍禁阻的大力。所以從衛道方面來防文言，防白話，防大眾語，或爭文言，爭白話，爭大眾語，都是癡愚的。

書上的話，就是古人口中的話，說他是死語，我是絕不相信。文言乃是器具不良時候，特別製造的。語的小變遷是有的，我相信吳泰伯時代的無錫話，與現代十七八相同，至多名詞形容詞等變動，話搭頭是三千年如一日的。文字的變遷，典謔訓詁，到史傳，到

白話，止是字數多寡。字數多寡，止是書寫或印刷的器具，便利與不便利。從刻畫，漆簡，縑帛，抄寫，印刷，到機器打字，器具愈便利，可以用不着縮頭截腳，省什麼篇幅。白話字數，必多過於文言，大眾語字數，又多於白話。口裏講話必又多過於筆頭，所以一場演講，儘管忠實用縮寫記載，除錯誤不計外，遺漏的至少一半。多兩個字，換得可以普遍的功効，是一定值得的。

(二) 科工問題

連日寫字太多，此科工問題，又太複雜，寫到此處，正要寫下，忽頭暈，稍睡似稍好。然有醫生朋友來，謂恐腦充血，囑稍休息旬日，如此只好抱歉之至了。敬叩

道安

弟 敬恆 九晚

七 吳研因先生復信

曹先生：

承你把關於大眾語的問題分給我一份，叫我做答案，我一面很高興，一面又覺得很慚愧。因為「文白之爭」，居然引起了大眾語的提倡，好像是更進了一步，白話軍方面的馬前小卒，自然覺得加入了「生力軍」，真是「八面威風」，但是我對於大眾語的問題，實在沒有深切的研究，有人把這問題問我，我也自然會暗暗地慚愧。

一個月以來，左臂因傷痠痛，真覺得筋疲力盡，百不遂心，所以今回第一個和所謂「文言」軍交戰的我，反閃在一旁，不聲不響，「坐觀」別人出馬「廝殺」。現在左臂痠痛「如故」，實在連寫信也沒有精神，所以承你「下問」，我只能很草率地把我意見約述如下：

一，現在雖然是一切權利，由少數人獨佔，於大眾無分的時代；但是誰也知道，大眾是應當擡頭的，在教育或文學的一方面看來，提挈大眾，使大眾早些擡頭，這實在是教育或文學的唯一的任務。文字是一種工具，我們尤當使牠為大眾所應用。所以我認為無論在何時，如認清教育或文學的任務的話，大眾語總是應當提倡的。以大眾化的白話文稱為大眾語，雖然似乎是「巧立名目」，但是為促起大家的注意起見，就從現在起劃為一新的提倡大眾語的階段，實在也未嘗不可。

二，白話文運動停滯，正和革命運動的停滯一樣。革命運動，到了現在，有許多人以為無需再革命，有許多人並且在幹反革命的

工作。白話文運動也是這樣，新文人以為白話文已不成問題，不必再提倡；舊文人則乘隙而入，在幹反白話文工作，所以白話文運動便停滯下來。況且白話文的進展和停滯，確也跟著革命的勢力而消長的——因為這原是一種文學（？）革命；現在一切革命都停滯了，白話文運動還能不停滯嗎？至於新文人有復古的傾向，這正和鼓吹革命的記者，變成了誦經念佛——的要人一樣，一年因為他們功名蓋，一年因為他們避重就輕所謂「逃禪」，正是「時勢使然」罷！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白話文仍在「發榮滋長」，為小學兒童和中學以上青年所普遍應用；新文人也沒有個個有復古傾向。否則「豪華之士」的陳（濟棠）何（健）既提倡「讀經」於上，捧「豪華之士」的汪魯諸先生又「文言運動」於下，白話文還能存在於中小學嗎？還有人居然大張旗鼓，對這些人大加撻伐嗎？

三，白話文的程式，在消極方面應當避免歐化，減少特殊階級用語（文言化），在積極方面應當加入農工大衆常用的語詞語調；內容，一方以大衆的意識為意識，一方面宜達大衆的情感；這樣白話文才能成為大衆的工具。在教育方面說，我國的農工大衆，如能兼以相當的數育，先使他們識字，能使用白話文，再使他們的語言程度提高（？借用）大衆和語文那才能兩相結合。否則描寫貴族少爺和小姐的石頭記，固然於大衆不能發生許多關係，水滸，以至於小唱本——雖然在大衆的意識中，但是不識字的大衆仍然和他們無緣的哪。

四，我也主張以北平的普通語言，做大衆語的標準的全國通用語文。但是我以為方言是消滅不了的，所以一方面還得有一地方私用的大衆語文，國語的大衆語文和方言的大衆語文，兩者並行不背，對於什麼人說什麼話。

五，寫大衆語跟寫兒童語一樣，要設身處地用客觀的態度表達民衆所慣用的方式，不知何指？指連環圖，唱本，鼓詞，彈詞等的格式而言，我們正可因勢利導，無庸棄去。這一問，我實在不很明瞭，所以不能解答。

最後，我以為大衆語文的建設，應當由提倡的人，尤其是文壇健將十分努力做去，一方面盡量創作些關於大衆的讀物；一方面盡力於掃除文盲運動。否則注音符號，國音羅馬字母……雖然鬧得「震天價」響，結果也只有鬧鬧而已。先生以為怎樣？

復頌

撰安

弟吳研因敬覆八，七。

（附記）吳稚暉先生第二次復信和吳研因先生的復信，對於大衆語問題極關重要，此信到時遲，本報排印已畢，深知讀者渴望，特刊增頁。

曹聚仁附記

實踐政治之路

鄭似玄

明白現中國政治動向的，在政治上；必然主張走實踐之路。我國政治從來說不到政治理論的，專制時代不必說，即以軍閥爲主以官僚爲附的北京政府時代，也沒有什麼理論，有之，是始於革命時代。

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完成，決定了國民革命的政治理論基礎。自後，有國民黨的理論，有共產黨的理論，甚至於國家主義派也有其理論。國民黨自孫先生死後個人的；有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的理論；派別的；有左右派的理論，有改組派而至法西斯派的理論。共產黨破產之後，個人的；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理論等；派別的；有幹部派與反幹部派的理論，托洛斯基派與史達林派的理論等。介乎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有第三黨的理論，在此之外，又有由共產黨變生出來的A B團（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理論，由此理論的演出，而混合第三黨的殘餘者，共產黨的落伍者，以及國家主義派的活動者；結合而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理論，在過去十年中，支配了整個的政治。在此時期做政治運動的，理論就是先決的條件。所以，口有道，道理論，筆有寫，寫理論；革命的政客與黨根，以之做號召羣衆的幌子，而要革命的青年，也以之做認識政治團體的標準。於是大大小小的政治勢力，由此而產生。

理論的創始者，應該對於革命大業與國家的前途有遠長的考慮，同時必須具有深刻的人生觀與豐富的社會觀。但是我國許多革命的與政治的理論家，並不如是。他們的理論，好的還是根據書本的認識，對某種主義的信仰及某種制度的憧憬而發。但不好的都是根據政治的意氣與貪慾，或不自知其思想的謬誤，或存心作政治的投機。於是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由不同的政治見解，而形成不同的政治理論，不同的黨派門戶之分立。所謂理論也者，不是閉門造車的文章，便是降官發財的工具，而因此起家的政客黨棍們，以理論爲愚弄欺騙人們的武器；政治的原理可以不知，政治的實際可以不問，而政治道德也可以不要。革命與政治的罪惡，竟因之而行了。主義沒有絕對的對，制度沒有絕對的好；不能見之事實的理論，實際展開了之後，自然會失掉人們的信仰與同情的。而那些思想謬誤與政治投機者，到了現身說法之時，所謂理論不但取消，而且要反其道而行；爲了政治利害，且不惜朝秦而暮楚，昨是而今非。於是政治的理論，等於優伶的唱作，政治的綱領，等於空頭的支票，在政治宣傳已變爲可惡的謊語的現在，所謂理論，不但不爲民衆所不願聞，而且爲有政治的研究與體驗的人們所不屑聞。到了政治理論已經破產的今日，雖然有許多人在宣傳着，在無聊的提倡，作無恥的曲解，而許多中了共產黨與改組政治派毒的青年，還不根本覺悟，常在作理論，求組織，是如何的愚而可憐呢？

理論的政治，在理由是說不通，在事實是行不通了。對於政治現實有認識有見解的人，都有兌現的要求。我們知道，以理論為出發點的政治主張與綱領，都是很好聽的，和舊日軍閥政客一樣，是為國為民的，甚而為革命的，為國家民族的。然而結果，給「好話說盡壞事做盡」兩句話宣佈了死刑。所以要獲得民衆的信仰與同情而做政治的基礎，便要為民族國家及民衆利益切實的努力，拿事實出來看，什麼什麼主義，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不過勞苦了口和筆，冤枉了楮墨與印刷而已。

舉例來說罷，廣西當局，姑勿論其過去的軍事政治行動如何，但年來彼等能埋頭苦幹，其生聚教訓整軍經武的行爲，將來怎樣，此時不便預言，但他們能將廣西的政治弄上軌道，使民衆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是很得到國人同情的。他們以土耳其的凱末爾自居，能否本着凱末爾的精神為國家而努力，那有待於將來事實來解答，然而現在已經踏上實踐政治之路了。還有浙江，也能使民得以生息，走上實踐之路。至山東的當局，雖然不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政治，但他們的行動，在一切政治理論之外，雖不能積極幹些什麼出來，然而並不如何違反民衆的意志損害民衆的利益，「韓青天」的稱謂也不是壞的。這正符合孫先生不知亦能行的見解，也值得研究的。廣西山東當局，從來不談什麼理論，但他們行動後所收的效果，好談理論的政客與黨棍們，是夢想不到的。

饒生君說得好：「政治的良好，關於人者七八，關於制度者祇是二三，縱有很好的政治制度，若沒有良好的政治人推行之，此制度不但等於虛設，而且要變為罪惡之窟。」又說：「政治的行動，與國家人民有切實關係的，成功失敗，決於人民的擁護與反對，人民之擁護與反對，不在誇張的政治宣傳，而在實為國家人民謀利益的政治行動。」他的主張，以為政治負責與活動的人，須有做好人做好事的決心與能力。（見第一卷第十二期的社會週報）饒生君對政治的意見，可以說是和我一樣。

談理論的人，就現在來說，個人雖有成功與失敗之分，所謂集枯集朽，各有不同。然而特等的主張，和他們的團體命運，及國家社會幾許有希望的前途，一起送葬了。在野在囚的理論家，如胡漢民的連環性，陳獨秀的取消論，固不必論；而在精衛的民主論，戴季陶的道統論，陳公博的農工小資產階級論，顧孟餘的「資本主義初期下的封建社會」及什麼職業論，而今何處去呢？以古鑑今，則所謂某某論也者，不以民族國家為出發點，不過說語而已。延續其政治生命，把持其政治權位，當然有其如雨的謀臣，如雲的猛將；但殘民以逞，禍國自私的人，在歷史上沒有幾個是有好結果的。無益於已有害於國的事，人非狂愚，決不甘為者。是實踐政治之路，不但無政治地位與權力者，應該以之為論政方針，而有政治地位與權力者，亦應該以之做行政的途程；誰能認識此政治的行程，則政治的最後勝利者，必屬於誰。末了，我敢毅然決然的告訴有政治興趣與權力者，我國今後的政治動向，在理論與事實，已經走上實踐政治之路。決定我國命運的政治，祇有走上實踐之路才得通。什麼盲目投機的理論，已經成為可恥的政治史跡了。

以暴易暴

徐懋庸

有時想想，人類不過是萬物之靈。

一到冬天就說夏天好，到了夏天却說冬天好，這幾乎每個人都如此。近幾天中，被六十幾年來所沒有的熱度熱得要命了，一聽說從南太平洋來了颶風，許多人便眉飛色舞起來，以為颶風一到，熱浪就會被驅散的，於是連報紙的記載也失了實，天文台認為風力中心僅一百二十英里，報上說總有一百二十英里至四百五十英里，天文台認為是否吹襲上海等處，現尚不能預定，報上說是定向上海過。報紙的態度，就

是大多數人的態度，大家把颶風看成救兵，那當然是希望其聲勢大，確將到來的。

颶風是誠然能夠驅散熱浪的，不過它也會拔木飛屋，要是真的來了，拔木飛屋了，那怎樣呢？人們又要說甯可挨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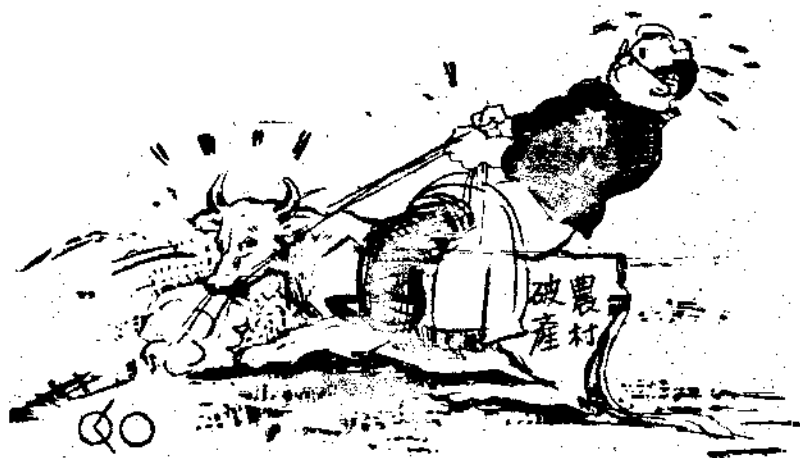
在各種自然力的肆虐之下，人類的大多數的意識，只能希望以暴易暴。但這是難得的，因為在極度的暴虐中，人類實在不敢希望立臻於和平。

然而，以暴易暴的事情總少有好結果，譬如現在，有的地方亢旱雖然已退，却在鬧水

災或雹災了，那就必定要弄到民無噍類。這些結果是並非預想不到的，不過處在某一種暴虐之下的人們還是以希望另一種暴虐為慰安，這就見得人類是萬物之靈了。

當我十來歲的時候，胡適之博士的嘗試集剛出版，那時的先生要我們整本讀熟，我是讀熟了。但是隔了十多年，差不多都已忘掉。牢牢記得的，只賸了三句。那三句出於那首詩，我也記不清了，只記得是描寫了軍閥的大兵奸淫擄掠了一個鄉村之後，胡博士借一個受難者的口中，說出了這樣的話：「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總該不至如此！」這幾句話當時很感動我，所以至今還記得。

胡博士的「亡給」說，也只是弱者的無聊的空想而已。



一棟動彈不得的牛

陳青如作

正如大熱之中，空想颶風來臨一樣，這是足以誇明人類是萬物之靈的。

說因物見志

周木齋

近人好談玩物喪志，罵人，或者解嘲。林語堂先生則謂「玩物不能喪志」，在人間世曾有專文論說，蓋翻案也。我的意見，以為玩物固不必不喪志，也不必一定就喪志，自我說破，倒是因物見志。

昔者陶淵明愛蓮，陶淵明愛菊，諸如此類的愛，是多到不可計數的。說到愛，玩可知了。然而未曾有人說他們喪志，却反而見得，盛稱他們的風骨，志亦高焉。彼陶淵明猶可說也，周敦頤非道學家的開山祖歟？道學家非最重視玩物喪志這句話歟？雖然他們也講「格物」，格竹子的故事尤其可笑。

在文學上，詩有比，興，又有專體的詠物詩，作者也無不寄託其愛憎的情緒的。

丟開古人不談，談近人罷，這可以周作人先生為代表。他的看雲集裏，闕有「草木蟲魚」一格，包含文章七篇。他曾說過文學上永久有兩種潮流，即言志與載道，而他又是向來醉心於言志的。這關於草木蟲魚的文章，該不會例外罷。他在「草木蟲魚之一」的金魚裏，雖說：「我寫這篇賦得金魚，原是有題目的文章，與帖括有點相近，蓋已少言志而多載道歟，」自以為作風的轉變。但祇是就形式說的，即命題為文的一點，無傷於他的言志的。

玩物喪志見於書經，同時還有一句與這相對稱的「玩人喪德」，喪志喪德且置不談，單說玩物，是忘懷於玩人，而又暗顧於玩人的。作人先生在草木蟲魚小引中，說：

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

這話是深有味道的，前兩句是說人物之間，後兩句是說人物之異，但也可以推想到人間之異的，異之中，勢存焉。

魯迅先生就說得直截爽快：

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

玩物本來要喪志的，結果不免仍舊流露出來。我說不必不喪志而又不一定就喪志，就是這層意思。但這又豈一定可以的麼？作人先生已在同文中說：「那萬一購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這麼也沒有辦法，」預先留下一個退步的地位了。狡兔三窟，可哀也夫！

從文言文之復活談到國文教學問題

穆木天

今天在「自由談」中，看見徐懋庸先生的「關於文言文」，不禁引起我的同感來。我是教過好幾年國文的人，初中教過，高中教過，大學也教過。雖然沒有倒過徐懋庸先生那樣的大楣，可是有時候也夠受了。對於學生之作文言文，對於學生的語體文之不通，我真不知惹了多少氣。我雖收了很多成效，可是，也受了不少的明的或暗的攻擊。但每年，總發見了幾個有文才的學生，不能不算是一個報酬。

或者有人以為學校中教國文是一種浪費，而在大學中，設置國文課程是無聊。其實不然。在我以為，對於從新大陸回來的多數的洋博士都有設置一個國文講習班的必要。記得八年前在某大學，看見其英文學系主任某先生開了一個課程單，其中，有「維多利亞的時的文學」一課。該主任連「時代」兩字都不知道用。對於這樣的洋博士，是不是須開講習班訓練一下呢？對於國內大學生，國文的訓練是更為必要的。只要看一看事實就明白了。

然而，近年來，各學校的國文課程也是不為不多。而大學中，也有所謂一年級國文，二年級國文，一類的課程了。可是，學生的國文程度之壞，也是打破紀錄的。固然產生出來一些青年作家

，但只是極少數。大多數學生，連文通字順都怕談不到。而特別地令人注意的就是像日本人講中國語似的文言文非常流行。騷賦古文有好些人作，可是不通的，仍不只什九，而作白話文的人呢，是不通得更離奇了。譬如說，「中山路是上海的一個偉大的建築」一類的東西，都是屢見不鮮的。這真是良可慨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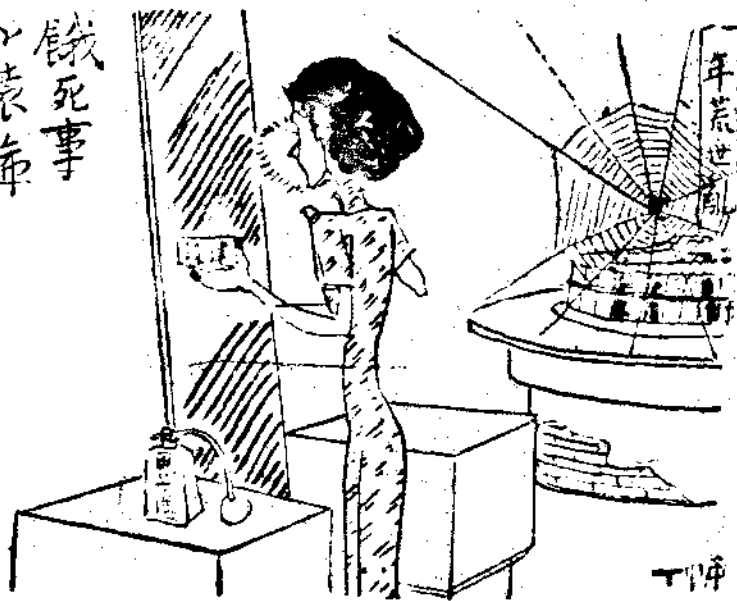
學生之國文作不通，是有其原因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社會中的封建勢力之強烈。學而優則作官，這是中國的學生的家長送其子弟讀書的主要的希望。自然，下文就是降官而後可以發財。那是作老太爺的心理，那是作高利貸的心理，記得「九一八」之前，在「吉林大學」教書時，有好些紳士，（那些紳士，現在都是「滿洲國」的高官了！）反對我教新文學，說：「白話文的怎樣好，作公文寫呈子辦尺牘都用不着。」其居心如何，可以想見。他們主張教應用文。一切是從他們的奴才心理出發，現在，「康德」登基，他們大概是心願已足了罷！雖然，家庭環境是學生國文不通的一個原因。但是，到了學校里，「老夫子」就有權利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使學生成爲作家雖非易事，使之文通字順自完其說，也就是一年半載之功。那麼，我敢斷言：學

生之國文不通，什九，是教員應負其責的，原因，不是教員的頭腦不清，就是作事不負責，也許就是教員自己都是寫不通國文的。中學教員，不會新式標點，在中國是家常便飯。好多國文系出身的人，講「天下篇」倒能講一講，提起「文字學」，也可以吹一吹，不過一提到寫文章，他們有些人連通順都談不到。他只會作比明人的還不通的文言文，對於「五四」以來，的文學，他們只知道魯迅的「吶喊」與「彷徨」。而主要地還是因為魯迅是北大教授師大教授之故。這一類國文教員的標本，在東北真是屢見不鮮的。其實，南方何嘗不然。八年前，我在南方某大學，還見一位先生講文學說：「文者，文章也，學者，學問也，文學者，文章之學問也。」這真是活今古奇觀了。無怪乎學生寫「中山路是上海的大建築。」而先生，大大地，對了一串圈了。這樣說，學生之國文不通，是誰的責任呢？

在家塾讀書時，曾聽見先生說：「教書的要下十九層地獄。」我想如果有地獄的話，現在的大多數國文教員恐怕得進三十八層了。可是假使陰間如陽間一樣的封建，他們怕還是得教國文騙小鬼。文言文一天一天地猖獗起來，學生的國文，一天一天地壞起來，是一個社會問題。封建勢力之加強與復活，是主要的原因。「五四」時代的國語運動者劉半農，也大大地在作文言。而上海的比較良好的雜誌報章也在大登文言文，「五四」的精神，掃地無餘，我想，是不能怪學生的。還是須要作家們作好事，教員們講講陰陽的。我以為，至少是不宜叫文言文再復活的。

實在說，「五四」以來，文言文就根本沒有完全驅逐出境。不過，現在，他則是明目張胆地活躍起來了。自然，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新的文化運動之努力不夠。沒能使新文學的勢力深入於學校（特別是中等學校）之中，這是一個失敗。為得挽救這種危機，我以為，須加強新文化運動，而使新文學能普及到各地方的各學校裏去。只有使新的文學普及化起來，才可以完全撲滅封建的文學的遺留的。

學校中的國文教學問題，的確地，是值得專門家作一個具體的討論。那并不是只加多國文鐘點就可以解決的。現在大學中，有一年級國文，有二年級國文，可是，別的學系的學生不論，即以中國文學系的學生而論，國文寫不通的，是不是佔較多的數量呢？不管是鐘點加有多少，老是



八股式地，講舊文章，有什麼用呢？當然，我是不反對學校中講舊文學的。我們的大學畢業生須要作高深的歷史的研究工作，不管整理中國經濟史社會史，或文學史科學史，都得有讀破古書的能力。在大學中學，如以養成學生讀古書爲目的而講授舊文學，我以爲是應當的，是必要的。雖然中國沒有資本主義階段的文學遺產，然而商業社會的文藝遺產，是很多很多的。爲的使學生得以承繼中國的文藝遺產起見，講授舊文學自然也是應當的，也是必要的。可是學生國文作得通，是更爲切要的。普通的文章都不能使之寫得通，而只是一味地講授舊學，那麼，其害一定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了。我們不能「不會走就想跑。」要退一步想，除了學習文學的學生之外，一般的學生，只要寫出胡適一流的淺近的文章，是已經夠了。我們的學校里如能使大多數的學生都辭能達意，都在文章里不會犯文法錯誤，那麼，教學者已經算是成功了。我以爲，是須把這種最低限度，作得到才能講別的。

怎麼能使學生文通字順呢？怎麼能使學生能說清楚他所要說的話呢？我以爲，只有從國語之科學化用功夫。我們的國文教學者，是要時時在國語之創造上用功夫，以之使我們的國語成爲科學的國語。但是，有中等以上的學校作國文教師，只會中國文是不夠的。而且，他至少要相當地理解外國文，要相當地懂得世界文學。「To know one language is to know none」。這句話是國文教師一必守的格言。我們的國語教師，如果想使學生國文寫得通是必借切於先進國的語言。我們中國語言并不是不好，

不是同拉丁文一樣地好麼？但是如歐洲各國，一方面承繼了拉丁希臘諸國古代言語，而一方拋棄了它建立自己的言語似地，我們是要建立新國語的。然而，這只有借鏡於世界諸先進國的語言才可以。我們要由之學習到文法的精密等等的實體。

然而，如果不能直接地讀外國文也不要緊。「五四」以來，中國的語言是相當地科學化了。如周作人，魯迅，徐志摩，郭沫若，胡適等等的「五四」以來的作家，文氣是已相當地科學化了。我們的國文教師是應使學生從我們的「五四」以來的巨匠去開始學習。而且，如黎錦熙諸人之中國語法之研究工作，是也可以給國文教學者以大的指示的。然而這還不夠。我們的國文教學者，更必須給我們的青年多介紹繙譯。依據着文學的理論文學的史潮等等的原則給學生解釋那些作品的內容思想以及表現方法。把繙譯文學中的精密的句法同舊的古文的不完全的句法作比較，現有如找可以課堂上教的繙譯本，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很多。因爲，我們的繙譯工作雖然不夠，但是，可爲青年的作文模範的還不少。隨便的一篇小說，假使教師肯對學生作詳細的分析，也就會給他們不少的益處的。這種經驗我是很多的。我以爲從繙譯文學之灌輸入手，是建立新的國語的好方策之一。自然，儘量利用方言儘量採用活的言語，是對的，不過那還是在把普通的文章作通順以後的事。若不然是不免使學生的文章成爲「夾生」的東西。

從世界的文學，從世界的語言中，去求模範，教師是要時時生激勵學生們發生寫作的要求。學生的自由創作是最必要的。利

用學生之生活環境，使其有正常的創作發展，是教師所要時時注意的事。青年是有天才的呀！教師們！不要作孽，把他們的天才給埋沒了呀！爲的適用，機械式地出題目作短文，雖爲必要，但是在不限定的時間中的自由創作，是更爲必要的。教師們，好些青年的運命，是掌握在你們手中喲！

然而，這裏，又有問題了，就是教員的自身問題。在中學的教師之中，真有些一竅不通的人物。學生們的生動的感覺，真整的情緒，每每作出了很好有表現力的文章。可是，被教師改壞了的，是非常的多。中學校如此，小學校也如此。實例我見過很多。有時，很好的一篇文章，聽教師一講，也「砸了鍋」了。可是，想到此處師資問題，又是不好解決的了。

能教的，也許不肯教，也許無機會教，不能教國文的反在那裏尸位素餐，這種問題，怎麼解決呢？現在的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出身的文學士真能教中學國文的果有幾人呢？這點又令人擔憂了。想起此種「循環教育」，真是令人痛心了。怎麼辦呢？希望大家來討論一下。



作者 少白 畫者 操節



旅途隨感

皓月

倚着火車的窗櫺我凝視着掛在火車頂上的月亮。

皓月是最容易感動傷心人的情懷的。我會這樣對那說過。尤其是近來的我，看到每一件東西，就會觸動起傷感的情懷。何況是六年來流浪生涯中最能使我傷感，又一堆的給於我以慰藉的皓月？

幾乎每一次出門到外埠去時，都像今夜出門一樣的情緒，而這一夜，却特別的使我感到人生的悲哀。

——友道，女人，即使是一個「噴嚏女」，而只須在某種機緣之下，她仍可以用誘惑的守眼來毀滅一個經過悠長時日所奮鬥得來的小小地位使自己成名。爲了自己的地位，不惜賣友求榮，騙騙市儈，毀棄「友道」。

淚

幼年時代，會因了不平的事而痛哭

屠·瑜

一場，然而，從過婚家後，眼淚也好像乾涸了，從沒有好好痛哭過，讓一切不平與悲劇都鬱積在心裏，漸漸地冰冷了，我熱情的心。

雖則當時倚着船欄望着慢慢地消失在海岸的家鄉，使我黯然地流下幾滴淚，但那時倔強的個性與年少的壯志激勵着我，我想起了愛我之切如母親還要使我在舊式婚姻之下受痛苦，我於是又恨起母親，心情也就平穩下去，而閃爍在我的眼前的，祇有未來的光明。

然而，光明，此刻已被惡魔，市儈這掩蓋着！

心情的變遷

近二年來，因心情的變遷，一切映上眼簾的事物，都能使我感到無限的憤憤。

以前被我目爲萊茵河畔的徐家匯河，此刻也覺荒蕪不堪，於是祇得帶了滿懷的悲憤離開上海到蘇州去了。

社會事業的精髓

孫福熙

在學生時代，初做文章，到報館去投稿，居然登載出來，使我心頭發生奇異的麻癢。走到閱報室中，人家正在看這張報，我想，「你們曉得我就是寫這篇文章的人嗎？」

走到自修室，走到朋友家中，在街頭張貼的，或者是在報販手中買來的這一份報上，沒有不刊登我的這篇文章。這樣發表以後，可以使大家都看到，使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使大家受到我好的或壞的影響。

因此我感覺社會事業的關係重大。

不論什麼城鎮，鋪成一條大路，造起一座大橋，人人都可通行，雖然不能稱為我有，卻與自己所有的一樣。

國家的寶物，保藏在博物館中，不但人人都可去賞鑑，而且人人都可說：「這是我的東西。」

但當你想據為己有或蓄意破壞的時候，不論什麼人，都可阻止你，辱罵你。

我要做生意，在路旁擺起一個西瓜攤，你買一塊，他買一塊，大家湊成我的營業，湊成我的柴米日用，大家得到利益。

如果我的西瓜不清潔，如果西瓜中放了毒物，可以使吃了的人都病死。

在旅館的時候，間壁打牌喧擾，就覺得不安難睡；我在這邊打牌喧擾，也可想像間壁的不安難睡。雖然這想象是常常疎忽的。

旅館中常有見到「夜間十點鐘以後不得高聲談笑」的規則。看到這種規則，似乎是給我們多少的束縛。同時，這種規則給我們多

少的保障；十點鐘以後可以安睡，不致被高聲談笑所驚擾了。

旅館的規則以外，還有所謂警察章程，更普遍的就叫做法律。

人與人交往當依據法律，好像城鎮與城鎮交往要依照道路。如果道路上見到兩個人的爭執，無論什麼人都要去加入，不是去加入

爭執，也不是去加入排解或判斷是非；這個加入，是去觀察事實，記錄下來，正直無私的為法律的證人。

社會事業是以社會為目標，每一件事業必須關懷到一切人，個人的利益包括在內，而顧全一切人利益的時候，犧牲自己個人的利益，亦所不惜。這叫做社會事業的精髓。

百感篇

曹聚仁

(七) 從天才到庸才

把我自己過去的生命賬本翻一翻，十四歲那一頁恰好是前後段的分水線。十四歲以前，我自負是天才；十五歲以後，漸漸明白自己是庸才。

四歲時，先父抱我在懷裏讀書，教我一字字的認識，一句句的講解。他這種教授法，由於他自己體驗而來；他幼時在塾讀書，塾師只唸字音，不解字義，直到二十開外，才摸索得一些頭路，一生吃虧不少；因此教我讀書，首重講解字義，會通文意。五歲的正月，讀了一本大學，能講能唸；這一下，可把先父喜煞了，以為他的兒子是個天才。就在那幾年，連接讀了論語，孟子，詩書，周易，左傳，諸經，還叫我看看點朱子小學，綱鑑易知錄之類，他想把他自己所有的學問，傾囊倒篋都傳授給我。先父這種重講解不重記憶的教學法，使我變成早熟的孩子，很早很早，就能執筆為文。八九歲時，能寫八九百字的論文，十歲時，居然動筆做壽序；這一來，自以為雄辯柳復生，不過如此。

十歲那一年，初從朱先生讀史。他最歡喜做史論，大概王船山讀通鑑論啓發了他的靈機，對於種種史事都要表示意見。史論可以做反面文章，從夾縫中翻出大道理來，我脫棄了先父的拘謹氣分，發別人所不敢發的議論，儼然以史論家自命。民國二年春天，放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先父把一生的大願望建築在我的天才，而我把自己的天才建築在初脫樊籠的重心上；爬樹偷枇杷，逃課打糊猴，還有最好的成績，一個初夏，現買帶欠，吃了七八百個紅心李子。每當放試，以作文相交易，通過了英文，代數等難關；我的天才萬能觀，支持我在金華一年半的中學生生活，直到學校懸牌除名，罪狀是「行為惡劣，志趣卑下」八個大字。金華中學的除名，並不是打碎了我的天才。乃是打碎了先父的唯一希望。他冒著酷熱的太陽，跋涉往來，去聲辯，去哀求；直到他完全失望了，日則皺眉，夜則噓氣，還不住和這個朋友那個朋友訴苦不已。

不知怎樣的，我的天才回到家鄉，變成不值錢的了。親近的，當面來了督責的好話，疎遠的，背後說些譏笑的閑話。有嚴父教誡其子，必曰：「看你不變成某某人一樣」，十四歲那一年，我

滄桑雜話

了因

清隱寺之夏

我記憶着許多個過去的夏天，第一個隨進我的家裏的，乃是在故鄉的清隱寺。

這是一個難得的紀念，那時我才十八歲，暑假裏從縣城回到家裏。天熱得離堪，朋友們打算到山裏去避暑。

本來，山裏有一個著名的勝地，正適合於避暑。但我們因為船太熱了，一年中不知去了多少次；又因六月中，遠地來避暑的人太多，使人感覺到熱鬧與不自由，所以我們決定去找一個新的地方，那沒有人注意的清隱寺。

我們一行九人，各人在家裏預備了鱸魚，米，柴，以及可以持久的菜肴，如雞蛋，魚乾之類，還帶了許多酒。我們是預算在那裏住滿一月的。

清隱寺是深深地藏在一個山坳裏。我們從街上出發，渡過一條小溪，再走了三里多路，便到了山麓。從山麓上升，在一條狹窄的路上，我們嬉笑着走着。山坡裏有幾門人家，農夫們都赤着膊坐在柴門裏納涼。他們抽着旱煙，靜靜地聽聽門前溪澗裏的流水。他們隨地地談笑，隨後地跑去，風從竹林裏徐徐地吹拂着，他們是忘了避暑反的暑熱了。農夫們的閒適的情趣，使我們興奮，使我們更走近清隱寺。

不知是怎樣活下去的；只覺得筆下有寫不完的文章，可是從沒人再來喝彩。記得有一天看了天虛我生的自由談，不覺動了野興，也寫一篇討蚊子文，先父却說我是抄來的；我無可告訴；整整地哭了一晚。從那以後，我明白過來了，我原來並沒有天才。天才喜劇閉幕之前，有一段小小的趣事。民國五年秋天，我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師範，開學前幾天，康有爲到校中來講演，哄動了許多人。他身子很矮，嘴巴很大，一開口就說他自己天才怎樣大，怎樣一目十行，怎樣下筆千言。那天晚上，我和新認識的朋友邵寶三君在操場上步月；我私自告訴他：「若說是天才，我就有康有爲那麼大。」他聽了不覺大笑。兩人看了月色，心上有一點感觸，忽然想聯什麼詩句，聯了半天，聯不出什麼來。他又笑道：「天才，算了罷！」這樣，就結束了我的天才念頭。

杭州第一師範的種種知識，於我都可說是從頭來過，我在金華時學一些崑曲之類變過來的歌曲，到杭州要開始唱香階進行曲；在金華，用算式演過的四則問題，到杭州，開始如幾何解題一樣重新來解說過。從前，我自以為熟讀朱註可以了家的四書五經，到杭州以後，才知道有今古文

之分，有漢宋學之分，有吳皖學之分，一句一字，都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我始知道攻證學的繁雜，以前所讀的都是誤書，都是錯義。我始知道宋以前，並沒有什麼四書；宋以來的大學有多少不同版的本；朱熹在毛奇齡手中，吃了許多手心，簡直看作一錢不值。初聞鴻濛，從前自以為了不得的學問，原來只是一張白紙。我的老師，單不庵先生，他能把一篇楊惲報孫會宗書，細講一個多月，滿黑板都是寫的螻蛄般大小的細字；劉毓盤先生，他能信口唸詞，信手改詞，千百首都沒錯誤。「培井之蛙，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瓮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顛，蹶泥則沒足滅跗。環顧蟻蟹與科斗，以爲莫吾能若也。」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遂不覺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了！」

在杭州時，自安於庸才，一點一滴重新做起；清經解、十三經註疏、宋元學案之類的書，約略也翻了一點。這樣在杭學家的圈子裏打了二三年筋斗，漸漸有了門路；而五四大潮流又衝過來了。我恍然又大悟，這幾年自以為新獲得的知識，仍舊是空虛的；非懂得社會科學，不足以言歷史，非懂得生物學，不足以言哲學，非懂得西洋

轉了一個彎，擺在眼前的又是另一個天地。清泉潺潺地在腳邊宛轉地流着，山坡上有青樹紅花，樹裏有鳥兒在歌唱。斜陽遠掛在山外，天氣更覺得涼涼了，我們到了清隱寺。

我們自己打水，自己燒飯。飯熟了，我們先去洗浴。

在山裏，隨處有泉水，也隨處有清潭，我們赤身露體地浴着，我們覺得是自由的坦白的人。

晚飯後，月兒高升在山巖，山風吹起來了，蟋蟀也乘涼歌唱，和禽們在敲着木魚，在寂靜之中，我們還聽到山際瀑布的流聲。

陰陰地，涼涼地，這個世界，不但沒有炎暑，而且也沒有人間世一切的苦惱煩亂了。

月兒在深夜裏發出更皎潔的清輝，幽靜的山色，更現出玲瓏與幽美了。我們走出了寺外，各人依着各人的趣味向各處遊行，有些早歇，有些去捉蟋蟀，有些却在燈下讀書，這是多麼快樂而且平安，我們覺得，這就是陶潛所記的世外桃源了。

在清隱寺，我們整整地住到秋風起時，我們才從跑到街上，四散歸着地各人去做各人的事。

又是一番感傷的悲哀，同行九人中，現在已死去三人，有兩人飄流於南洋，有兩個天天拚命賺錢來抽鴉片，他們已不願意再去清隱寺。

文學，不足以言文章，又得樣樣重新來過。於是把清經解、十三經註疏束之高閣，從新青年、新潮、杜威講演錄、書試錄去找新的知識，飢虎似的，只要新的都一口吞下去。於是哲學、科學、文學，闖來闖去，闖了三四年。不久，五四潮流低下去了，求知的慾望低下去了；在社會漂泊了的種種經驗，指示了我的出路。恍然又大悟：知識原不在書本上，自負為天才時期的知識原靠不住，樸學家的煩瑣證據也不是知識，即五四以來的杜威說羅素說達爾文說馬克思說也不是知識。真實的知識，在我自己的生命歷程上，在我自己的社會圈子裏。人間世只有庸才，並無所謂天才；天才不過是愚蠢的別稱。一點一滴地利用自己的庸才，一分一寸地累積起來；個人的努力和社會的努力連綴起來，乃成為知識的大河流。牛頓臨死時，說：「我所知道的不過是恆河灘上一顆細砂。」這不是謙虛，這是實感！

先父去世，於今五載。當他死時，已明白我對於政治不發生興趣，對於什麼沒有野心；只對我說：「人生有限，應當博以返約！」如今我自己看看，鼯鼠五技，不飽一腹；天才之夢雖醒，庸才之力未盡，怕遺落得一場無結果呢！





鑰胃 開胃 平肝
敵痰 止咳 化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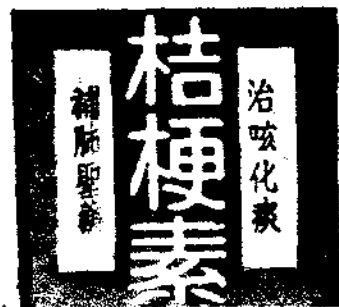
售均房藥

書理藥送



均藥房

理送藥



(面對界世大) 號九十三路藏西海上

廠藥大慈佛



虎標 八卦丹

除煩解暑
消食提神
防痧辟疫
香口生津

虎標

地址 波路五九五號
永安堂 滬行
電話 九三一五九號

夏令天熱
最多急症
購備此丹
利己濟人



中國文壇的症候

汪·儷·然

社會月報的編輯先生索稿，並希望我對大眾語的問題表示點意見。我的回答是，我對大眾語無話可說，祇有「熱心贊成」四個字，所以我不配參加這個盛會。大問題既然不敢談，還是談談日常的事情吧。

日常的事情，可談的自然很多，但在未談之前，仍然不能不考慮一下。有關大局的，不便談；瑣瑣屑屑的，談也無謂；值得談談的大概祇有一般的現象了。這樣的事情，因為所涉及者泛而且廣，是既不致犯禁，也不會碰傷個人的，拾來作為談論的資料，殊屬穩妥。於是決定本此原則，談談文壇的現象，大概總不會得罪什麼人吧。

所謂文壇，向來沒有人加以描寫，祇有人說過他是「漆黑的」一團，或者是分他為「海派」和「京派」。這樣的形容其實是不充分的，因為漆黑的一團有時也會突然光明起來，而海派京派之分則實際已經變成了一「海京派」，有京有海，亦海亦京。例如，在渾渾噩噩的文壇現狀中，眼茫茫一片漆黑，望上去那神氣當

然很不爽朗。可是，有時候，不知怎地風雲際會起來，黑茫茫之中也會透出一線光明，甚至由一線而變為光芒萬丈，大有黎明再臨之態。那時候的情形就非常可以樂觀，如現在之提倡大眾語是也。可是，說句不敬的話，這像似曙光的現象決不就是真正的黎明，至多祇是一現即滅的火花，火花的後面還是漆黑的一團。至於京派與海派之分，在始終是漆黑一團的情態之下，壓根兒就無從分起。京派的學了海派的習氣，海派的學了京派的功架，恐怕連自己也攪不清楚吧。這年頭兒，真正的京派和海派都不是容易做的了。

中國的文人向來門戶之見極深，所以無論那一個時代的文壇都是派別紛紜，形勢混亂，除非到了後代的文學史裏，經過一番挑剔評衡之後，總會有點頭緒出來。現今的文壇，雖然也有派別門戶，却已不像從前那樣厲害，這是今人比古人進步處。所以形勢的混亂，並不在於派別；前人說「以文會友」，近人何嘗不是如此，派別之分是不足為病的。致病的地方是在於個人，即文壇

上的作家們。作家們多少不免有點通病，因病情之普遍，這些通病就成爲文壇混沌的要素了。如果要形容我們這文壇底現象，「病態的」三個字大概最爲恰當！

說文壇是病態的，當然頗不好聽，如果是不落伍的人，應該懂得說這文壇是大衆的，前進的。但是平心而論，這文壇實在是病態的，就是前進也只是病態的前進。好在大家全是「老鄉」，全是中國人，說有點「病相」總不致於認爲侮辱。

既然說是有病相，病相在什麼地方呢？哪：——

第一，心神恍惚。這病情輕者心神不定，重者神魂顛倒。心神不定的人是神經衰弱者，早晨想這，晚上想那，忽而消極，忽而積極，永遠沒有一定的主張，一定的思想，甚至沒有一定的趣味。所以雅興發時，寫寫抒情詩，文興動時，作作某某論，什麼都不高興時，譯譯最容易的小說，記記剛聽見的閒話，諸如此類，無所不可。這還是輕症者，重症者則更要驚人。或是今日友，明日仇，今天捧甲，明天捧乙，文壇如同政局。或是朝上剛讀古人書，「和」今人詩，晚上却寫白話小品，調笑文言，也許喊大衆話，斥小衆文，前後如同兩人。一脚清，一脚混，自己固屬神思恍惚，旁人也覺得文壇上煙雲滾滾，觀望不清了。歷來的一切論爭往往越攪越糾紛，這當事者底神思恍惚症，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第二，儂麻質斯。本意是要指身手癱瘓，能說不能行的意思，但用了「儂麻質斯」這名詞，較有專門術語的氣味，所以不避嫌地採用了。有這病情的人往往是長於口才拙於實行的，所以宜

於做理論家。但理論之是否合乎實際，和理論之是否有益於實際，則不暇顧及，而且不屑顧及。檢討某某主義的文學的，大概不會提筆去創作那樣的作品，因爲理論祇是理論。這儂麻質斯式的例證是很多的，即如大衆語，論者紛紛，而將來實際試寫的作家，却總不會多吧。理論的探討當然是極需要的，但實際的試驗又何嘗不重要？可是，依某種理論爲根據而埋頭質幹的人在那裏呢？大概不容易找得到。這便是中國文壇之半身不遂症。

第三，消化不良。消化不良也是一個可怕的症候，雖然這症候是這麼地普遍。文人多有胃病，胃病也正是文人之病。貧病交迫，食而不化，還得坐下來寫文章。但是文章從何寫起呢？於是搜索枯腸，祇要是可用之材，不論是剛想到的見解，總看見的事情，或是方入目的書句，雖則推敲還未週到，疑想還未完善，却已非拿來應急不可。這就是消化不良，也就是「粗製濫造」。久而久之，就成爲習慣性的症候。中國文壇上，生米僵飯病塊硬結式的作品之多，全產生在這消化不良的病源上。因此我們眼前的文壇這東西，就活像一個面黃肌瘦營養不良的癱瘓病者！

所謂病症，似乎還有不少，却是一時想不出，姑且即此而止。但寫到這裏，又有點後悔，覺得不應該說這樣的話，說了也許會得罪人。可是，編輯先生已經二次差人在坐索稿子，毀去重寫是來不及的了，祇有大胆一下。至少，我準備人家罵這篇文字是「消化不良」的東西。

極大與極微及其無

張競生

極大與極微相反而成，金聖嘆乃此道中之能手者，故他的幽默中有寬大的魄力，小丑而兼大淨，在小說中寫出整個社會，（如水滸傳的評註）於微細裏頭，發揮無窮大，無限深遠的情致。（例如他在西廂之議論。）

若以我之主張極大，而罵爲「假」，則彼之所謂「人」者，不知是何等人，其人而爲假歟？極微的文章固然有存在的價值，然其價值必在於極微中能包含極大的道理。若能如此，則我於極微當然極歡迎。

近看及古人有賭博賦者，有娼妓賦者，也有對蚤虱微者，又有咏妓就地小遺者，又有詠雌雄鷄相交者。這些可算是極微的論了。然而文中顯不出大字的氣概，所以不足爲法。

文人無事做，何文不可爲。我否認，凡文均可載道者。但我們手拈筆，心運思之時，總要希望所做文字表示一點靈魂與留下一點痕迹。至於無聊賴的文氓，根本不是文人，所做題目當然是卑屑不足道，我也不必去苛求了。

從極大處做文章，自然能做到極微。此如天之降雨，地下無處不有，無孔不入。若遇天旱時，腳踏水車，所灌溉者只是自家田地。用手澆花，所沾潤的只是個人花盆。從小入手，所得者小，所謂種瓜只得瓜者是也。

極大與極微及其無

從極大處做文章，尙有一個妙境就能做到其「無」處，此境也惟聖嘆能領略到。他說：「老氏之言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然則一一洞天福地中間所有之迴看爲峯，延看爲嶺，仰看爲壁，俯看爲谿，以至正者坪，側者坡，跨者梁，夾者澗，雖其奇奇妙妙至於不可方物，而我不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則固必在於所謂當其無之處也矣。蓋當其無，則是無峯無嶺，無壁無谿，無坪坡梁澗之地也。然則當其無，斯則真吾胸中一副別才之所翱翔，目下一雙別眼之所排蕩也。」（見西廂讀序文）

從無處寫到有，寫到極大，自然須借「極微」爲過徑。所謂要寫一洞天一福地須先寫一水，一村，一橋，一樹，一籬，一犬之極秀，極敏，極透，極瘦處。再寫其鳥之一毛，魚之一鱗，花之一瓣，草之一葉。然後寫鳥魚花草之全體。再寫其層層絕巘，飛流懸瀑。凡此全寫到了，洞天福地之「極大」處同時也得到了。

故「人」的文章，乃從其無處，寫到極微處，再寫到極大處。這個「無」，在他只是做有看，做極微與極大看法。而「假」的文章：僅僅寫到無處。他無論如何寫；其意義，其文筆總是等於無！他不能由無寫到極微，更不必說能寫到極大。

「無」處，在「假」們以爲俏皮，含蓄不盡。然由人們看來，他們只是無聊，卑小，破壞的不是建設的。鄙劣不高大。無深山大澤的氣概，所以產不出蛟龍鳳凰；只有小蛇及小雀的叫號。「人」與「假」的分別就在此，賢諸某君，以爲何如？



雪夜中

陳·波·兒

——一個斷片——

一個凜冽的冬天夜裏，像進行着殯葬儀式那般的肅靜。啊！可是那可怕的風雨雪壓迫着這小市鎮，帶住在一片連續的像救火車般銳利的怪音響，向着縮成蝦形的老頭兒底臉上飛掃。

喘着氣的老頭子在這黑暗中獨自地急急跨着他的步履。

「喂！你不是黃阿義嗎？」一個迎頭的壯年人向他探問。

「是的，先生……你怎麼認識我？」

「義嫂從前不是常常來替母親洗衣服的嗎？我還記得她背上背着的小女兒很乖巧呢！」

「不錯，先生。時光很快，八個年頭……她已經死了。不幸的蓮芳——我那小女兒，她……她正是我現在在擔心

着呢！她昨天已經……」

阿義張着大而呆的眼睛向着不遠的前面一口放着微光的玻璃窗瞻望，他沒有把剛才的話說完就跨起兩隻冰麻骯骯的脚，急急的走到他望住的窗子面前，忽然的又把身體從發光的地方避開，隱在一邊，用祕密的視線，一雙不靈活的驚憂凸大的眼珠，直射到他唯一的可憐的小女兒身上。

王太太突然從被窩裏面扭動着，抬起頭來看看蓮芳，可憐的這個下層的小姑娘的兩隻瘦黑的小手已經累得沒點兒氣力了，她剛歇了一隻手沒有繼續替她的主人縫製。王太太就很生氣的伸出手來給他一個爽脆的耳光，罵道：

「賤骨頭！你這豬腦！我還沒有睡着，你就打起盹來嗎？」

蓮芳一忽兒的吃驚，睜起一雙疲倦的眼睛，摸了一下被打痛的臉上。於是又毫不思索的舉起剛才偷安的手，重新機械地快捷地在王太太的腰背上一上一下的捶着。可是王太太似乎覺得不夠，很悔恨的對着蓮芳說：

「沒有氣力嗎？吃了那麼多的飯，怎麼還擺出這種衰樣子，悔不……昨天把二十塊錢押你回來！」

「嗚呼！」窗子裏面忽然的來了一聲巨響，黃阿義看見他的女兒被踢倒在地下，他瘋狂般的想向玻璃窗邊衝進去，可是正在這一剎那，他自己已經不能自制的撲倒在雪堆上面。抖索地歇斯得利地哀吼：

「天啊！求你救救她吧！她是沒有母親的孩子，啊！我可憐的女兒！」

這一片悲怨的聲浪，給剛才呆站在那邊的壯年人聽見，他快步的跑過去，俯着，輕輕的把老頭兒的上半身緊緊的抱在自己的手臂上。……

十四，七，廿三

跋王百穀全集殘本

阿·英·

作「王百穀尺牘」一文之翌日，在某舊書肆的寒籍中，爬搜得散頁書一包，啓視之，盡是明刊的百穀全集的殘本。大喜過望，急急的買了回來。帶着一種發掘的心情，就燈下逐頁的加以整理。編排的結果，出於意外的，竟得完全的百穀集十九種，殘集一種。合已有的「客越志」，「謀野集」，共十二種，超過百穀集子的總數二之一。目前雖不能獲得百穀的全書，但僅此已足窺見百穀半面而有餘。裝訂既完，想到得來的不易，放在案頭，不禁爲之一快。

就個人史料方面說，這裏面有「生曠志」一種，是他五十七歲時所作。敘述他自己的歷史，是相當的詳細。據他說，先本姓烏，從利城徙毘陵，後來搬到蘇州。其先人，有入贅王家的，從其姓，到百穀是五世。世世受賈，到百穀纔受儒。父親名可立，母親姓廟。有一個哥哥。他少好弄，「升木乘屋探鳥獸，放風箏，捕鱉彈雀，鬥雞踴鞠，聚羣兒學擊刺，」他父親「屢撻之不止。」他四歲能占對，五歲能誦詩，六七歲能作聲窠書，九歲賦五七

跋王百穀全集殘本

言。後來北遊燕，進了太學，被袁文榮公薦到史館，校「永樂大典」，「名一日滿都下，戶外車轍旁午，」但他並不高興，只是「樂與酒人詞客走馬章台下。」到他父親去世，纔回到南方。以後，又往北方應試，這一試的結果，是「余北試下第，流落都門，宗人姻戚爭附藉，日囊除堂食，伐鼓燕客，客無一問及王生者，三雞呱呱向隅泣，」和上一回的在京，簡直是兩個世界。直到萬曆，纔有人不斷的薦他做官，但他這時已經是宦情灰冷了。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是「上不能爲寒蟬之潔，下不屑爲壞蟲之污，蓋行已在清濁之間而已。」他「平生好奇畫，喜談劍術，負氣不下，懷千古之慨，釋紛死黨，屢陷虎口不爲悔。」他自謂「少好儒，中好俠，晚乃好墨，」但結果是「非儒非俠非墨。」這裏面當然有許多自謙的地方，像陳繼騭在「延令集」裏所說，「邑之人素重王先生，無少長隱顯，爭欲得其片紙隻字，不卽亦欲一瞻其風采以爲快，戶外履常滿，曾察不能容。」的一些情形，他就不會說及。百穀的一生，其經過大略如此。

社會：1·3·…五三

純粹的作爲社會史料的集子，有「吳社編」「吳郡丹青志」和「游荆溪疏」三種。「吳社編」是蘇州風俗的史料，所記的是迎神賽會的情形，和種種的儀式。他對於這「啓僭竊之心，滋奸慝之行，長爭鬥之風，決奢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之業」的神會，是表示非常不滿的。此編，「寶顏堂秘笈」，「皇明百家小說」，「硯雲甲乙編」，均曾重刊，較易得。「吳郡丹青志」，則是繪畫方面的史料，敘述明代蘇州二十四名畫家的歷史，繪畫，及百穀對各該畫家的評讚。其間最知名者，有「妙品志」中的唐解元，文待詔，「能品志」中的仇英，「遺著志」中的黃子久。此書四庫已著錄，惟外間不多見。「荆溪疏」是一篇地方志，也是一篇絕妙的遊記，與謝在杭的「長溪瑣語」，費元祿的「蘆采清譚」，堪稱伯仲。如記張公洞云：「張公洞，冬暖夏寒，游宜寒月，不煩挾纜，洞乾猶可踞履。夏多浮嵐，蝙蝠矢覆地如雪，垂溜點人衣，默承之無跡，但言，痕宛然在。」記玉女潭云：「深不可窮，投絲一絢，未及底，岩光綠可染衣，水作碧瑤瑤色，云鬢音沐，草木猶香。」記荆溪蘭云：「蘭出荆溪者，葉柔花弱，比閩浙產不同，又易致。龍池銅宮之間，彌坂盈谷，山人杖桃藤束，簷篔登市，每歲正二月，負而入郭者，價賤於土，人行市中，衣袂皆覆。」娟秀處，以舊話來說，真是有如不食人間煙火，玲瓏剔透。在百穀諸記中，此記可說是白眉。「荆溪疏」計二卷，上是疏，下是詩與雜文。在詩中，寄托深遠的，有「荆溪探蘭曲」五首中之一：「春鶯氣氳路半濡，瓦盆香土數千株

。可憐空谷根難托，不爲當門也被鋤。」寫景物最幽深的，有「泛湖沒：「流水綠於染，輕舟縱所爲。白雲藏曉市，修竹散郊居。林暗常逢虎，溪寒不上魚。土風稱太古，無乃是秦餘。」他如「河橋雨泊」中之斷句「孤舟寂寂何有？短劍寒燈亂書」，也是十足的畫出了他旅途中的生活形式。雜文有記二篇，疏一篇，就中以「鸚鵡園記」爲最佳。

「越吟」和「客越志」是他客越時所作的詩和日記。這一回的越遊，其經過，他在序裏說得很明白：「假淨慈僧舍爲居停，始則游覽爲政，既則筆札爲政，既則軒冕爲政，既則酒食爲政，又既則子若孫皆疾作，方書藥裏爲政，於是筆且脫，硯且穿，險廢且竭，手腕且欲脫矣，遂踉蹌出關，取道苕溪以歸。」在西湖，他作了兩卷「越吟」，對西湖感到十分的滿意。「人生只合老杭州，」且住西湖過百年，」他一再的說着。而且他不僅爲西湖寫了生，還爲我們保留了一段很好的史實，當時水災的情形。那就是所謂：「前年洪水壞民廬，田疇爲壑人爲魚。蛙聲亂鳴沈甕下，閭閻一半成溝渠。龍蛇紛紛走平陸，高岸俄然化爲谷。昔日吳王錦繡城，今朝白浪過于屋。綠林青積齊弄兵，弱者半爲強者肉」（錢塘送別周中丞。）水災的情形，社會的混亂，於此可以見之。百穀的詩，就我所見，在這一部集子裏，表現了一種特卓的異彩，就是他用最淺易的，最容易懂的話來寫詩。如「歸舟遠望長橋外，白鳥丹楓秋一帶。釣雪灘頭結網人，不知可有鱸魚賣」（過垂虹。）如「千頭百頭魚，十畝五畝竹。養蠶都賣絲，伐

新還易粟。雖非上皇風，可比秦人俗」(西溪道中。)如「朝上金沙灘，夕下茅家埠；朝夕山中行，衣裳滿松蘿」(金沙灘茅家埠。)這一類的詩，在人看來，可說不算百穀的代表作，但至少是我却認爲這一類的詩，表示了百穀的新生命，正如中郎愛小修的疵處的理由一樣。「客越志」，是他當時的日記，武陵叢書已收，零本不難得，這裏不再涉及了。

現在應該說到「延令集」，這部書是他客延令時所作，上卷是詩，下卷是雜文。書前的三篇序，最值得注意的，是張京元的一篇。京元文不多見，此篇以延令人說延令事，尤爲可貴。陳繼嗜的一篇，論百穀文亦不弱，他說「百穀茲編，冥披遐覽，並采博收，卽境卽事，靡非天倪所見。語地，則高原廣陌，細瀆長江，野寺孤城，平沙曲塢，無所不探。語景，則江月村烟，暮雪初晴，寒潮冥霧，輕聲漁唱，無所不收。語人，則儒伸介士，墨卿酒人，羽衣縉流，劍客博徒，市兒野老，無所不與。語物，則紫蟹黃花，青蘋百雁，江蘚海錯，岸柳汀瀟，苦笋甘梨無所不載。語體，則短歌長句，古風近體，賦記碑疏，無所不備，靡麗宏宕，誇視千古。」把「延令集」一書的內容，介紹得很是周到。何南金的序，惜無多發明。詩之部，跟着前面所說的線發展的，有「淡月微雲一天霧，却似陰陵迷失路。夢魂飛過大江南，不須更唱公更渡」(夜泊江許)等篇。雜文中，如「臣遊延令，延令人喜食鱸，爨熟登市，腥風滿城。主人享客，蓬豆皆盈。和薑成醃，調桂作羹。臣弗嗜也，不識其味，但識其形」(煙賦引。)

如「苦竹黃蘆，天寒而鴻雁交集；高風平楚，日夕而牛羊下來。魚鹽之盜爭馳，荏符之弊不絕。屈詞人之驥足，掩才子於牛刀」(騰蛟閣記。)如「佞佛必須誦經，飯僧當先乞光，皮寮寺雲生灶下，炊雲豈可爲糧？月菴僧月滿鉢中，煮月那堪作飯。無米不可成飯，無飯不可齋僧」(皮寮寺月菴上人乞米飯僧疏。)都足以證明百穀的散文的特色。他的文章，是娟秀的，輕靈的，嚴肅的態度中具有若干的幽默性，特殊是在最後一疏中，可以看得出來。這較之讀他的尺牘「謀野集」所得到的印象，是有一些不同的。

「采真篇」是他在嘉靖辛酉歲到赤山，找神仙的紀遊集，上卷收詩二十九首，下卷是兩篇謁茅君文。在全書之中，我覺得書前的一篇自序是最有意的。他說自己多病，又怕卽死，不能遊盡人間名山，總想求生。生向何處求呢？他根據「今上初臨御，海內人在山中焚香，見茅君駕白鶴來，仙衣下垂，葉葉如白雲，良久乃去」的事實，覺得「茅君真可遇，」而且可以求長生。戊午年去一次，明年再去一次，遺憾是茅山老君的影子也沒有被他尋着。他不死心，還是要去，所以「辛酉春日復往。」旅途中，他遇到了昆陵吳幼元，告訴他謁茅君要先訪「張果先生，先生在荆溪近麓中，有白驢能行蒼烟中，借之去尋茅君不難。」於是百穀又迂路去尋張果，至則張果「騎驢他出」，不能如願，仍祇能直接到茅山去。他能得着什麼呢？「茅君不可見，所謂雲中仙衣，亦茫昧不可卽。」寫到這裏，百穀子於是發起感慨來了：「嗚呼

！豈神仙者，世固無有耶？抑有之未覩耶？抑希夷虛無難以形求耶？是皆不可知。余獨悲夫青髻生寒霜，紅顏化黃土，使茅君果可遇，金丹果在可不死，雖數十往，庶幾遇之。」一幕求仙訪道的滑稽戲，便如此的告了結束，所謂「采真」，結果祇是採到了些詩文資料而已。

「苦言」一卷，是他七十三歲病時所作。對於生死關頭，在這時，他似乎是已經參透了，不過因為「病且苦，猶不能忘言」，終於寫了這包含詩三十首，賦一篇的贈送「來問病者」的書。「虎苑」二卷，這書和陳繼儒的「虎藪」一樣，全記錄着虎的故事。所不同的，是百穀之作，不像周公那樣的草率減裁，真是說虎，而是更有寄托之作。這祇要看他的德政，孝感，貞符，占候，真義，驅暴，威猛，靈怪，聚擾，搏射，神攝，人化，旁喻，雜誌十四個分章的標題就可知道。每章後面，百穀並製讚一首。「法囚集」，本是四卷，收的全是疏，殘本中所存的，祇有最初的一張自，最後的五篇疏。其間，「佛慧菴重修正殿疏」，內有云：「晝則見日，夜則見星；無奈土穿下漏，晴而愁風，陰而愁雨，焉能左枝右梧；於是，不辭踏破鐵鞋，走遍千門萬戶，何惜披髮布納，求將半兩五珠，」最足見百穀輕快幽默情趣的一貫性。

從全集殘本中，能以把握到的百穀，如此而已。他無疑的是一個士大夫階級，當時的一位風流名士。對於政治的興趣很淡漠，文名却甚著，「大江南北，幾無不知有王先生者。」集子，除

已搜集得二之一外，尚有晉陵，金昌，燕市，青雀，竹箭，梅花什，明月篇，兩航記，清茗集等九種十九卷，如果再有機緣獲得，那是可以進一步的看到百穀的全影了，然而，誰知道有無此種機緣，又怎能預卜將在什麼時候呢？只有暫作為一種個人的希冀矣。

寫本文竟，適尋得江盈科（進之）「雪濤閣集」，其間有關於百穀的詩牘頗不少。在詩中有「壽王百谷」（卷二），「王百谷六十」（「凌伯升金吾召同王百谷賞燈」（卷三），「懷王百谷」（「王百谷訪子真州次早遺書別去」（「百谷壽兒禹疏答謝」（卷四），「王百谷悼亡」（卷五）就中以「壽王百谷」一詩，最足以說明百穀，作為他的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詩云：「王君崛起東南區，才握徑寸驅龍珠。光華燭天耀日月，人寰快觀爭權趨。少年仗劍遊燕邸，片語落筆傾京都。一遇憐才袁相國，便許作賦為大夫。龍性矯矯不受繫，飄然拂袂遠勾吳。交遊豪俊遍四海，進履結襪俱名儒。求題戶外履常滿，留客尊中酒不虛。俠節直薄夷門監，執轡時枉信陵車。握瑾懷瑜不肯試，俛首著論稱潛夫。即今行年已六十，骨節堅勁鬚鬢烏。安車蒲輪會應至，魯連莫遂逃海隅。君不見，平津侯，棘津屠，往往見奇當桑榆。」赤牘二卷中，給百谷者，也有十二通，兩人友誼關係極為親切。因跋百穀殘本，特略記之。

祈雨的故事

侍·桁

普通的返古運動，最近勃興在中國的社會上。旁的暫且不講，今年因為荒旱，祈雨的把戲，就熱鬧起來了，那從前被革命抄了家而避居在上海的不曉得多少代的張天師，又大受官民的擁戴光榮地登壇祈雨了。

不幸的中國的民衆，宿命地忍受着天災人禍，而且迷信地對天災人禍求着解決的方法，這歷史是頗爲悠久的了。例如，荒旱之年在中國的歷史上並不少有，但一向除去央求僧道登壇祈雨之外，中國民族絕未想出任何比這更好的方法。像蘇俄那樣發明科學造雨的方法的學者，大概是永也不會出現在中國民族之間的。

然而祈雨這種迷信的解決方法，不但不能真實地解救民衆的痛苦，反是給民衆更加上一層災害的；因爲若要祈雨，便有不少的消耗，而這筆消耗必定是要出在那受難的民衆的身上。這不是說，在天災之後，民衆更多嘗受了一種剝削麼？

民衆若只是出些錢財供給祈雨的官府和僧道，恐怕還算是僥倖的，有時，若彼想出那些奇離古怪的欺騙的方法，那就會產生出殘忍的非人道的事蹟來。這種實例，在中國的歷史上也不難尋找。

我手下有一部明朝的小說「平妖傳」，它的主要的題材雖是記述些邪道妖僧的事蹟，但在書中各處時時是有着現實的表現——在現實中民衆的真實的痛苦（這類書籍所以流傳得廣遠主要地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吧）。這書的第十七回便是敘寫博平縣因爲久旱而祈雨的故事。祈雨的是一個姓奚的尼姑，雖然比不上張天師的權威，却也是一個收了不少男女徒弟「一仙官」和「一仙姑」的女神仙了。不過，神仙也要有錢作法才靈的，所以她先「逼縣主相公要地方上一千貫文酬謝，欲足了錢財庫，方始登壇。」而且，錢行得那法術，更是奇特無比，下面最好還是引用那受害的鄉民自己的話來說明吧：

「他行的是什麼一月李法

」。他要各坊，各里，呈報懷孕婦人的年庚，憑他輪算一個，指稱魅母，說腹中懷有旱魃。不由分說，教縣裏拿到壇前。這道姑上面坐着，指揮徒弟們鳴鑼擊鼓，噴水念咒，弄得這婦人昏迷，便將他剝得赤條條的，躺在一扇板上，兩手兩腳和頭髮，共用五個水盆滿滿盛水浸着。一個仙官對了北方披髮仗劍，用右腳踏在他肚子上，口中不知念些什麼言語。其餘男女徒弟，也有搖旗的，也有打瓦的，紛紛嚷嚷，亂了一日。把這懷孕的婦人已弄得七死八活，天上却絕無雲影。

「日色沒了，只得散場。托言「龍王今日不在家，明日管教有雨。」教縣主給三貫遮羞錢與那孕婦的丈夫，責領回去。

「到第二日，又輪到一個

魁母，要拿到壇前行事。衆百姓憤氣不平，登時聚集了三四百人，丟磚頭，擲瓦片，喊聲如雷，要打死他師徒們。這奚道姑慌了，便改換衣服，從壇後逃走了。……」

——既騙了錢財又使孕婦受了這無妄之災的道姑，縣主不但不加追究，却另出一道榜文，各門張掛，——仍在希望真能新雨的神仙出現。

這種「月孛法」的新雨，是幾百年前的事了，如今在科學進步的二十世紀，自然不再有人相信懷孕婦人的肚子裏，會有什麼旱魃吧，可是既相信新雨，而又總祈不出個結果來，就是權威的張天師，恐怕也要撰個希奇古怪的法子，圓圓面子的。那麼類似「月孛法」的事，也許不會從此便在中國社會上絕跡的呢！



張樂平作 <得中航空頭獎的幻想>



大王油糖

丁理作



丁影作 (木刻) 涼街街頭



張樂平作 <海軍首領的變遷> 丁影作 <普刺下一>

一部大眾語寫成的小說——金瓶梅

楊霽雲

自有路易的虐政，才引起發生七月革命的反動；自有哥薩克兵的屠殺，才引起發生十月紅場的反動；自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犧牲，才引起發生辛亥成立民國的反動。壓迫愈重，反動愈烈，物理學上的定律，可以適用人間世的一切上。政治上固如此，文藝上又何獨不然。六朝尚駢儷對偶，結果來了一個貞元間的古文運動，把矯揉做作，徒工塗飾的四六文；變成能宜達自己意思和情緒的古文，明初大家屈服在唐宋古文家的勢力之下了；結果李夢陽何景明來了一個僞擬古運動，衝破了以前的陳腐平庸的羅網，來以驚世駭俗的主張，挑起爭鬥，提倡，誇大宣傳的風氣。桐城陽湖派古文發達的極端，結果引起了五四運動，推翻傳統的古文，立下了一個新的文字，活的言語的白話文奠基典禮。到了今年，突然有汪懋祖等想婢學夫人來繼林琴南扶出古文的僵屍，反動的結果，引出了較白話文更進一步，更徹底的大眾語運動的討論。

照中國語文的分類，約可分為（1）貴族語（文言）（2）市

一部大眾語寫成的小說——金瓶梅

民語（白話）二大類。在市民語中，又可分為（甲）講學語（語錄體）（乙）大眾語（如宋代評話，元明小說上的用語）二種。我們現在提倡的大眾語，當然是屬於第二類的第二種。雖然現在大眾語尚在討論之中，將來建設的結果尚沒有決定；不過可以預料是總不出陳子展先生所謂的「包括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的範圍。這種跳過白話文的大眾語文學，一方面看來是正在討論，提倡，發端；一方面我們却早已有了。不獨有簡短的作品（如新全相三國志評話之類），且有一部洋洋六十餘萬言的鉅大著作在，這就是我所要推荐的金瓶梅！

金瓶梅是一部大家耳聞的書，一向賤視牠者有淫書看待。實則其中除了變態性的描寫外，其描寫市民社會的侈靡鄙俚的生活，甲細細生動的白描技術和汪洋恣肆的氣勢，無論其思想，其事實都是近代的。在文學的成就上說，金瓶梅實較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都為偉大。如中國夠得上稱有寫實小說的話，

社會：1·3·：五九

金瓶梅實是第一部，其價值當不下於露俄的孤星淚（Les Misérables）却爾斯迭更斯的賊史，和左拉的娜娜。

金瓶梅的作者，因沈德潛在野獲編上有「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筆一」一語，一向就以爲是王世貞鳳洲的作品，並插入嚴東樓唐荆川等傳說。到最近發現了一部金瓶梅詞話（註一）這是現在金瓶梅發現最早的本子。除內容有若干處和今通行本不同外，在欣欣子的序上明載着作者的筆名是蘭陵笑笑生，蘭陵即今山東嶧縣，故其書中山東的熟諺土語極多，王世貞爲江蘇太倉人，故金瓶梅決非世貞作可知。又在東吳弄珠客的序上明載着是萬曆丁巳（1617）冬季所作，金瓶梅既著作在萬曆中葉，故牠描述的事實，雖託之於宋代的西門慶，潘金蓮，武松等人，然我們從詞話本中的太僕寺馬價銀，太監，皇莊，皇木，女番子，佛教的偏重，山坡羊的小令（註二）等看來，這都是萬曆中年的實事，可見這書所寫的完全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牠抓住社會的一角，儘量暴露小資產階級的醜態，書中所描寫的雖不過是西門慶的個人，由一個破落戶而鄉紳而官吏，士豪的史的敘述，却已告訴了我們以整個社會的情形。

惟其因寫的是社會實情，所以牠不像三國演義的用淺近文言，水滸傳紅樓夢的用高等白話。牠用的對話全是下級市民中日常應用的俗語，惡罵的口吻；換句話講，就是用的完全是大眾語。如：

提攬偏兒上場，還少一口氣兒哩。

老兒不發恨，婆兒沒布裙。

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

買疋子傳換，乾起了個五更。

燈草拐杖做不得主。

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

奸合的劉九兒。

豬八戒坐在冷舖中，醜的沒對兒。

馬回子拜節，來到就是。

屬扭瓜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

老鼠尾巴生槍兒，有膿也不多。

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

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也不漏。

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撒屎，出門交賴象絆了一交，原來

親遠不親近。

臘鴨子煮在鍋裏，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鄉裏媽媽拜干佛

，磕頭磕夠了。

這種罵人惡語，在金瓶梅中每回都有。還有如第七回的「楊

姑娘氣罵張四舅」：

正氣着。只見姑娘扭扭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

！」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

道：「列位菩薩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

沒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

咬着都疼。如今你說他男子漢手裏沒錢，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嬌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什麼？」乘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存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公平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婆子真病。登時怒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賤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虫，女生外向，怎一頓放水，又一頓放水。」姑娘道：「賤沒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嬌的，你留他在屋裏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只恐楊宗保後來大了過不得日子，不似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扯淡！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了。」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得錢來魚尾肥，怪不得你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媽根！老豬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吞道士！你還在睡裏夢裏。」當下兩個差些兒

一部大衆語體成的小說：金瓶梅

不會打起來。

刻劃如神。餘如潘金蓮，王婆的潑辣的口吻，應花子的幫閑隨和的精神，因為是用大衆語寫的原故，至今讀了猶活潑潑的浮現在我們的眼前。

討論如何建設大衆語，金瓶梅是惟一最好的參考資料，我們是不容輕易放過的。就是研究中國社會史的人，與其從想像粉飾過的水滸傳桃花扇中去探討，不如去精研這部真實史料的金瓶梅！

中國社會是停頓着，永在一個圈子中兜轉。所以不獨二十餘年前的阿Q時代既不會過去，即三百餘年前的金瓶梅時代，又何嘗不遺留活躍在現社會中！試觀目前中國外寇內亂一如明末，而蔡京，西門慶，應花子，潘金蓮，王婆之流，又何省，何縣，何市無之！

（註一）金瓶梅詞話，係萬曆末年刊本，現歸北平圖書館。此本雖次於沈德符所謂「吳中懸之圖門」的一本，然其中小令之多，回目之不僅不對仗，並字數也有參差，當爲現存最近於原本面目的一本。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會據原本影印一百零四部，惜非賣品，亦極難得。

（註二）參閱吳晗著之「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刊文學季刊第一期中。

七月二十三日

社會：1·3：六一

再談翻印古書

徐懋庸

當我看到市上流行的一類便宜的鉛印本古書的時候，我推測其所以如此便宜的原因，只能得到「紙張劣，印刷壞，而且，因為是翻印古書。稿費和版稅都省下了！」這幾種。但是，我也想到還有別的，所以說：「也許在上述的幾種之外，還有使成本更輕的原因，那是非我這樣出版界的門外漢所知的。」

十五日「動向」上的臬易先生的一篇文章，具體地指出另一種原因道：「這種書的生產過程中含有更嚴重的剝削行為和資本主義「極期」（庸按：這還是譯做「恐慌期」通俗點罷？）下的慘狀：為每千字五角以下的排工，五元錢一部的標點工。」

這是極正確的，而且，我以為這原因還是最大的原因。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

中，原有這樣的事情：在生產手段和原料方面拚着受點損失，而從勞動力方面儘量去找補償。

臬易先生的理解是根本的。但我前次的文章却就現狀而言的。

在現狀之下，有的人需要讀古書，而古書往往太貴，這有什麼辦法呢？「文學」上的源先生，主張請出版家不要以牟利為前提，把古書用另一種方法翻印，而以廉價出售。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時，覺得源先生的主張是不會被採納的。現狀之下的出版家，有誰能放棄牟利的目的呢？

因此，我作了「另一提議」而提出了另一種印法。倘照那種印法，則出版家仍可以「賺錢」，而書價還更便宜。我以為我的提議比較切實，而能做到的。

誠如臬易先生所說，那種印法，那種

結果，「雖不提倡，已成事實。」但我所見的事實是，他們所印的都是低級讀物。因此我又想到，倘能系統地計劃地另印幾種大部名著，不是較好麼？

臬易先生以為買那些便宜書的書局的「利潤」中有「血腥氣」，這是極對的。不過，在同時，印賣高價的書的書局的「利潤」中，也不是沒有那種氣息。在現社會中，所謂「利潤」有那一種不帶血腥氣呢？從這一點出發，問題是大了，那麼「翻印古書」什麼，根本可以不「討論」了。但我說的是現狀下面的事。在現狀之下，同樣的以「賺錢」為目的而印古書，同樣的由血腥中榨取「利潤」，而倘能有系統有計劃地印些有用的書，總比印無聊的書還好些吧？

打個比喻罷：軍閥是根本應該打倒的。但在不會打倒的時候，他們若能把同樣的「民脂民膏」辦幾所製造粗布的工廠，總比老是設紅丸製造所還好些的。

我的意見有點像是「改良主義」者的意見罷？

二十一年十一月

高·植

站在成賢街四牌樓口的趙志新對面的吳世英，「Oz allez-vous?」並且親熱的和他握手。

穿着青色西裝的吳世英笑了一笑，插在褲袋中的手臂輕輕地搖着，低低的說，「Zach onal Theatre. J.」

「美國碩士今天來不來上課？」趙志新連忙掏出手帕捏住鼻子，被汽車捲起的灰塵瀰漫了街面，他把身子也轉了過去。

邁後了幾步的吳世英擺着頭說，「美國碩士的內容和講演沒有一處美，不高興上他的班，請了假，下午又沒有別的

二十一年十一月

課，而且片子很好，我便決定去看第一場。一道去好不好？」

「你穿得這樣漂亮！」本是要譏諷他的，趙志新却把話轉成恭維他的語氣，而且搖着頭笑了。

分手後，吳世英照例的走到門房去看信，沒有收到信，却看見貼在牆上的紅紙大通告，那里擠着男男女女一大堆人在看。

「下午又沒有課了！」一個從人堆中擠出的大漢子高高興興地說，夾着厚厚的西版書跑開去。

看明白了通告的趙志新也

高興的走在柏油路上，想到剛才不妨同吳世英去看美國女明星的片子了。四牌樓口的磚牆上就貼着許多誘人的廣告。他本是帶着一顆敷衍的心來上課，下午既然沒有課，該做點什麼別的事了。做什麼事好呢？他踟躕不決地向大禮堂走，在路口他遇見李元三和謝多慈在談話，他靜靜地站到他們當中去了。

「日本仍然在加兵哪！國聯有什麼用？」李元三氣憤憤的說着，眼睛裏藏着恨的光。

「自家不爭氣，靠別人有什麼用！羊被虎追着，向獅子豹子乞憐，你想想看，豹子和

獅子願意爲羊去咬虎嗎？騙人的，欺人的。只有靠自己！」

「下午的會你一定出席吧？」李元三問謝多慈。

「一定。我們自己此刻不管，國家亡了，誰會代我們去受那恥辱那痛苦？我們又無錢放洋！」

三個人的氣憤愈說愈激昂，恨不得立刻能做出什麼動作才痛快。暢發議論的結果是誰也想不出澈底辦法。李元三嘆了一口冷氣，說道：「敵人的刀已經加在我們身上了，我們還要鎮靜！不知恥！」

趙志新心裏是非常激動，他堅決的要爲國家去做事，而且把心中爲個人利益的慾望全放棄了。他恨帝國主義者的侵略。

他們去了。趙志新又感到徬徨了。做什麼好呢？他不能

社會 1. 3. 六三

解決。看朋友，進圖書館，打球，這些事他都想過了。他正在猶豫，張惠文走近他身邊，夾着書在笑。

「那裏去？張惠文？從南宮裏來的是不是？」

「哈哈！回去。南宮不是我

去的地方。」

「好，我們一同回去。今天的片子很好，與世英看第一場去了。許多人都說片子好，是不是好？」

素來自以為對於電影懂得很多的張惠文說，「好，我們

晚上一道去看第三場。」

「一道去。你開會不開會去？」趙志新問。

「無聊！這裏學生頂無聊，開會時全是吵架，離大學生

的資格還差得遠。他們懂得知道的太有限！」

「不能這樣說吧？」趙志

新偏過頭望着他的臉。

「我不是說全體。多數是這樣，莫明其妙的。」

回到宿舍，趙志新在自己的房裏爲着不知做什麼是好而不敢決定，張惠文在自己的房裏寫信。

他用新鋼筆尖在綠色信封上寫着很工整的字，寫到收信人的名字時，更外的小心了。

寫到那寫慣了的張字，他的手

指動的非常嫺熟。

張惠文的信還未寫完，房

外有敲門聲，他便把信藏進抽

屜中，說一聲，「進來，」自己站起來了。

來的人是陳晉豪，說好久不見他了。

張惠文心中暗笑，「全是假話，你一年看我不見也沒有關係。頂好你馬上就走！」他口中却說：「我也好久不見你

，你來了，我們正好談談。」

於是陳晉豪說他是從會場

上來的。「他們兩方面人差不多要打架了，在會場上真無聊

。有幾個人能幹的，有幾個人是專門要出風頭的。」

於是兩人談到女人上去了

。陳晉豪把學校裏的幾個出風頭的和漂亮的女生都說到了。

他們說到誰有了愛人，誰正在被追求中，誰因爲某項謠言而暗地流淚，誰在什麼報上被人罵了一陣。

陳晉豪說他頂恨那些糊塗的女人。張惠文說，「不要恨，你有了錢，你就喜歡女人了。」

樓上的舊夫把陳晉豪叫去了，說有女客來訪。

張惠文重行從抽屜中拿出信紙，快快的又寫了三張黃色玲瓏的信箋，在署名上加了一

個「你的，」於是封口了。把信放進口袋中，他走到趙志新的房裏。

趙志新的房裏有許多人

在談話，桌上地板上全是花生仁的皮和瓜子壳。他們正談着開會打架的事。趙志新不明白頭緒，閒坐在桌頭的杜桂榮。

「是什麼花頭？一定又是無聊的吵鬧。」

代答的是朱驥。「不但是無聊的吵，還有有趣的打，有文有武，非常熱鬧。他們從會場裏打到會場外面來了，有掛

鏢的，有勝利的，有觀衆。」

杜桂榮說：「叫打的有許多人，動武的人却不多。不是大家的亂鬥，不至於有架打的

。有趣而又無聊。」

譚過這些，大家又談到有趣的

事上來了。大家斷定杜桂榮在南宮有了愛人，因爲他常

去。

「這是冤枉，我一生也不會有愛人的。我是陪查恆去看同鄉去的。宋如一到是真正戀愛成功了。我聽說朱驥近來常到南宮去，和短腿皇后有來往。」

「胡扯！真沒有，你們可以問趙志新。」

事情沒有結果，大家哈哈了一陣，這事算告一段落。

朱驥說今天晚上決定租一副馬將牌來打，問張惠文加入不加入？張惠文搖搖頭。杜桂榮說怎樣把門窗閉密，怎樣把桌上鋪了被，門外同學就聽不到和牌的聲音。他還說打卜克也是有趣的。

晚飯後，趙志新和張惠文到國民大會院看電影去了。他們坐在一排女人的後面。他們看見李元三謝多慈，羅衍也在

場，還有幾個女生。

趙志新說：「我上次在上海南京大戲院看一個陶樂絲德尼奧的片子才好呢。西班牙的人名字用『e』。德國人名字裏有 Von，法國人名字有的有 De，荷蘭人的名字有的有 Van」，他還說了許多張惠文不願聽的話，處處表示他是知多開博的「大學生」。

看見前面的女人回頭向他們望，張惠文也風神十足的說他在北京時候的情形，還說他到過吉林。

「吉林此刻在日本人的蹂躪下了！」趙志新在烟氣與人聲中感慨起來了。日本人最野蠻不過，我們應該用對付野蠻人的方法來自衛！中國真國聯是無望的。一切要我們老百姓自己，一切要我們青年。上次我聽一個英國的教授講演，他

說。」

話未說完，賣糖的來了，他們買了糖，爭先會鈔。

他們一壁看着映幕，聽着似懂而却糊塗的英國話，一壁批評着。在休息時，他們買了 Hazlewood 冰淇淋。到散場時，他們跟在一排女人的身後出了院門。女人們坐進簇新的某某機關的汽車走了。

在回來的路上，他們批評電影，批評南京。

趙志新說，「南京太物質化。這個外國潮流真沒有辦法阻擋。官一多，生活費高，我們跟裏面拖了。」

「中山路比南京路好，只是車錢太貴。我們的生活總不能過好一點，這時代一定要變一下才行。」

「要看我們自己。無論如何，情形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國

家被日本壓迫到這步田地，我們還在做夢。我們本身呢，你看，有那一樣能比得上美國學生，他們的物質生活，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環境，那一樣不比我們強。我總是希望能夠得到什麼。但總是得不到，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明白。」

張惠文讓過從身後駛來的汽車，說：「人家好，是條件好，不是一樣好。我們是一樣都不好。譬如說我們同學的精神，我們什麼精神也談不上，平時萎靡，開會時只會打架。學術，什麼，什麼，全是不堪！」

第二天清晨，趙志新走進朱驥的房。「上樓去！」

「天太冷呀！」縮在被窩裏的杜桂榮備備地說。

「這點精神都沒有！天氣

很好。昨天晚上誰的財氣好？老杜又要請客了吧？」他看看地板上有許多香烟頭，瓜子壳和花生仁的皮。

「只輸一塊錢。」杜桂榮的答語使他失望了。

在清冷的空氣中趙志新去上操。在途中，他遇見曹曉雲，他們都說把這樣的寶貴時間用在軍事操上太可惜了。於是曹曉雲說：「所以我常溜呀。一共溜過五六次了。真是很無



作畫鴻葉

官州

聊。我對於一切無信仰。」

「我也覺得我們這樣做並無多大用。有力量的人在做夢。瀋陽的日本兵的槍聲正響，北平的跳舞廳音樂正好聽，京戲正熱鬧。我對許多事灰心，無信任。」

在操場上，趙志新看許多女人的神情，覺得很有趣。點名時，他高聲地答了到。隊長還未點完名，他已經走開，走到隊長看不見的牆那邊去了。

他遠遠地聽到操場上有吹哨的聲音，太陽正無力的照在將枯的樹枝上，黃葉飄在地上沙沙地響，穿着佩帶比平常特別講究的警察在校內大路上徘徊，汽車也開始來往如梭的行駛着。

他踏着沉重的脚步，思想為許多不適意的事所縈繞。他想到讀書的事，又想抓住現在的一點什麼。算算從前的一切，要抓住的並未抓住絲毫，時光過了，書也未讀成。

趙志新在課堂裏便聽到許多尖銳的喊口號的聲音，那是許多小學生來請願的。他無心再聽講。課堂上許多同學的吐痰使他非常討厭。尤其是許多同學的無聊可笑的問題，使趙志新覺得他們還要到初中去學習三年。

果然，下一堂沒有課了。他們也得加入各校的團體中請

願。於是鐘敲了半天，校旗也拿出來了。

趙志新站在階台上看別人，看到校旗下只站着寥寥幾個人，他便覺得同學們的精神太壞了。

過後主席團有代表來答覆，代表被請願的代表問得非常窘，杜桂榮和趙志新都高興了。

「老趙，他們該明白我們民衆的意思吧？」

趙志新說的比他更冷：「也許。可是什麼都要看才行，口頭的喊有多大用？中國每天打五千字電報給國聯，日本兵會在東北撤去麼？」

一種激憤使趙志新幾乎要流淚了。他覺得寒來的心還未死去，他想做一點火辣辣的事，但他目下只能過這無趣的生活，社會及其他使他灰心。

「杜桂榮，我刻下對什麼都缺少信仰。因而我做什麼事都沒有精神。有時也想到要好幹。」

太陽晒得太厲害，趙志新走去了。他遇見了王俊，兩人同到飯館裏吃飯去了。

在馬路上他們看了看報，報上登載的仍然是日本在加兵，馬占山的軍隊漸漸後退了。

「你想想看，趙志新，有什麼辦法？」

「辦法？我會想許多，有什麼效力？他們都不想辦法？學生們自身有多大用？我現在不敢想什麼了。」

下午，趙志新有一堂課。在校門前高綵樓下他遇見了季銅。季銅告訴他有許多外路的請願團體要來南京了。他只說：「請願，請願，我們請願吧。」

這課的教員就是那寫「犯罪與刑罰」為「犯罪與刑法」的一個美國碩士。這碩士在黑板上寫了一句：

「豬粽子。」

「端陽節還未到，倒先吃豬肉粽子了。」

「哈哈！」全堂學生都因為某某一個同學的話而笑了。有點兒難乎為情的美國碩士

士把「粽」改為「棕」，却仍然不能使學生明白「豬棕」就是「豬鬃。」

一班課下了。趙志新陪胡

泉一全在路上走。又一個美國

碩士來了。胡泉問：

「T教授，有什麼好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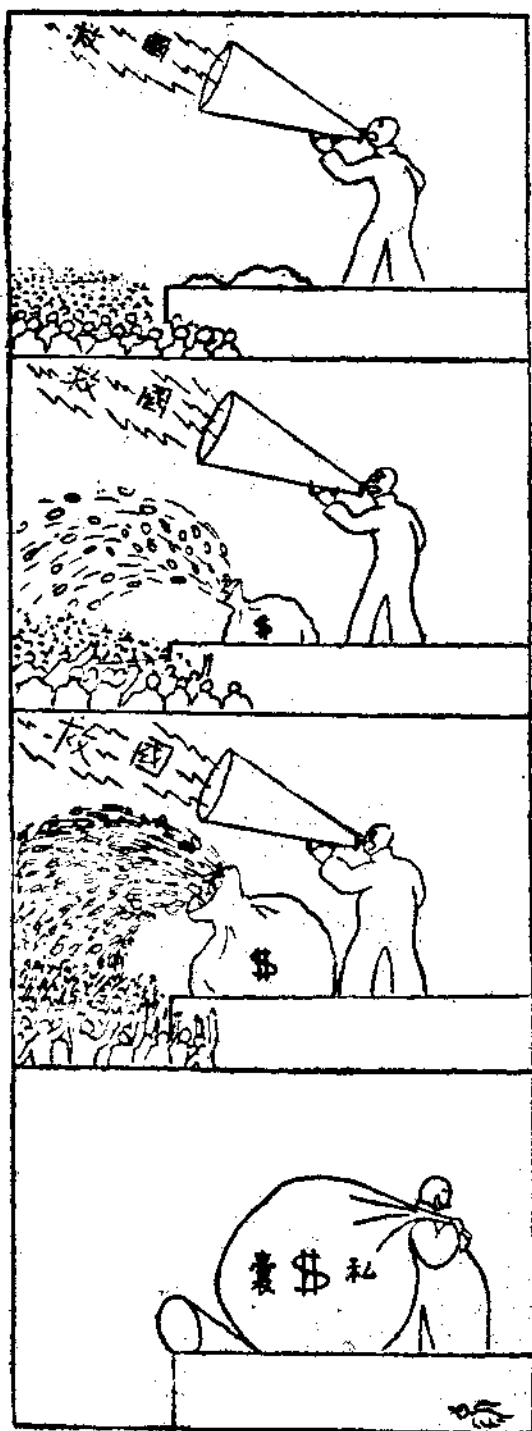
「你有吧？我只想學校早點發薪水，免得臨時取不到。」

「這位掌櫃式的美國碩士說過，笑了一聲，又揚長而去了。」

「老趙你近來生活好一點了吧？」

「無聊！無聊！我們去鷄鳴寺吃茶吧。」

在向鷄鳴寺的路上，他們看見許多兵，和口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小學生。
——大學剪影之一——



中國不亡 是無天理！ 黃嘉音作

談電影的表演

談電影的表演

史東山先生導演「女人」的時候，他對主角

王引說過這樣的話：「所謂導演，決不是像普通人所想像的，站在演員面前叫着——『來，向上看，笑一笑，伸起手來……』——導演在攝演時候所給予演員的，不過是每一個鏡頭的劇情與表演法的輪廓（Outline）及其重要性，關聯性，與時間性而已。至於如何體驗，描摹，全應由演員自己去發揮；導演在叫過開麥拉（Camera）之後，立刻就變為表演者的時計與寒暑表了。不是必要的時候，不必叫嚷以妨害表演者表演的生動，流利，與自然。你放膽地把自己對於這段劇情的理解；照我需要你表演的強弱與時間的長短做去，不對的，再來；假如你對於這段劇情別有發揮的方式，不妨取得我的同意改變。」（見社會月報第二期。）我覺得這些話說出來，對於今日中國的許多電影演員甚至一些導演都不無小補的；固不止王引一個人應當接受而已也。

拿舞台的表演來與電影比較一下，我們立即就可以知道是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關於舞台演員的表演，我從來都這樣主張；不應過分的受人支配，儘可能地自己發揮自己的才能。不然的話，導演人叫你哭便哭，走五步便五步，不使人看了覺得太呆板嗎？同樣，說到電影的表演，我看了

史東山先生的那段話，立即就生了許多的感想。

我常常覺得，在中國的電影中，編劇者應負什麼責任？導演者應做到什麼地步，與乎演員對於本身的認識等等，都有時候弄不清楚。譬如說罷，有的劇本簡直就在導演的腦子里，找不出有編劇這一項工作；分配了演員就由導演獨斷獨行地拍攝起來；演戲的人呢，實在莫明其妙，必需等到片子全部告成以後，才恍然原來自己演的是什麼角色。有的卻又另外一種情形，導演拿到了一個劇本，就照着這劇本去拍片子，絲毫也不參上自己的意見，以致編劇者實際上就是導演。——像這些情形，在中國電影界里是有的。我們想想看，這樣拍成功的片子會使人滿意麼？——

愈扯愈遠，題目差點擴大了，還是回轉來說演員吧。當一個電影演員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電影學識的修養，沒有各方面生活的體驗，無論是男是女，都難得有大成就。你不要過於相信「天才」，我要告訴你的「天才」的迷信者有一天會把大好的前途斷送掉的！一個電影演員對於藝術起先應當忠實；但決非木偶似的只憑導演的支配去做戲。史東山先生是導演，他明白「導演決不是像普通人所想像的，」站在演員面前叫着——『來，向上看，笑一笑，伸起手來……』。他更說過「至於如何體驗，描摹，全應由演員去發揮」的話。當然，演員過分的相信自己的才能，對劇本還未透澈了解之先，胡亂地做，不聽導演的糾正是大錯誤，只要合乎自然，那麼他的表演藝術至少不致為觀眾所不滿了。

（七月二十日）



第一次導演

姚蘇鳳

懷着一顆誠摯的信心，我對於電影事業有了一種深入的志趣。多年來從理論的學習以至實際的觀察（也是學習）中，我一方面知道了電影的構成的艱苦，一方面又加增了我自己的研究的勇氣。

是兩年以前了，我早就想從事於「導演」的嘗試。——被推勸的原因是看了人家導演一場戲而使我立刻感覺到這場戲是不應該這樣導演的，——記得有一天，我曾經對邵醉翁先生說過，邵先生的回答是一種輕蔑而又「客氣」的微笑。

自然，邵先生之不相信我——一個沒有導演過戲而想開始來做導演的人——是極有理由的：「導演」，談何容易呢？許多做了多年的導演的人也還感覺到導演之困難啊！

當時，我的勇氣便由事實給以一個極大的壓抑。終於使我自己也忘懷了。事實上，這勇氣也的確是一種幽莽，一種輕率，也是一種不應該有的驕矜的自信。

以後，即使我對於電影事業有了更多的關聯，然而在我對於

電影的理論知道得更多了對於電影片看得更多了的時候，我更覺得電影導演之不易爲了。——這樣，一直到我所敬佩的一個伙伴沈西苓先生的處女作「女性的吶喊」試映的時候，我益發斷定了我的勇氣之無所憑藉而益發知道了導演工作的未必即爲理論之實踐。

近一年來，我對於電影事業的工作可以說是更爲熱誠的。編劇，寫影評，我都以極大的興趣去做；然而，對於「導演」，由於我自己的不相信自己，我却實在不敢輕於嘗試。

那麼，爲什麼到了現在我終於又輕於嘗試起來了呢？

第一，是友伴們的督促與幫助，燃燒起了我的勇氣。

第二，我覺得，不妨由我來犧牲一下以開闢一條電影的新人之路。

之路。

第三，我相信不嘗試是永遠沒有成功的。

第四，明星影片公司的當局能夠毅然地允許我嘗試一下，這是一個機會畢竟難得。

於是，我決定嘗試一下了。

在「姚蘇鳳要做導演了」的這個消息傳播之後；有許多人認爲是我的愚蠢。甚而有人說：「你寫影評，常常說人家怎樣怎樣，現在，你自己來了，你能十全十美，不被人家說怎樣怎樣麼？真是何苦呢？給人家多一個嘲笑的材料！」

當然，燒小菜與吃小菜而辨口味是不同的。一個批評電影的人未必自己能做好戲。老實說，我並不以一種「示範」的驕矜來工作而是以冒險的實習來工作的。——是的，我是冒險。一方面，我果然期望這次冒險之成功；但又一方面，我却始終不相信這次冒險之必不失敗。

這第一次導演的冒險者在工作沒有完成以前將怎樣自己知道成功與失敗的結論呢？

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的鄭重，我相信鄭重的工作態度至少可以挽救一些沒有經驗的弱點。於是，一個劇本，便足足商量了三個多月，和明星公司的諸位編劇先生公開討論了十八次。此後，一直到我開始攝影場工作，我無時不在鄭重的思考中。

在開攝的前幾天，我特地請程步高先生給我講一點導演人必須有的而又爲理論所不能約束的經驗中的常識。我又特地請沈西荅先生給我講一點他以前第一次導演時失敗的原因。這兩課速成的教課書使我得到了不少的好教訓。

於是，那天是五月二十二日，我第一次在開末拉之後踏進了攝影場指揮着兩個演員開始了「青春線」之第一個鏡頭裏的動作。

到今天爲止，這一部「青春線」至少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的

工作了。——在這三分之一的工作中，我已經深深地感到了導演人對於一個影片的責任之重大及其工作之艱難。艱難我不怕，而「如何去克服這艱難」我却老實說只是靠着一些工作的熱忱。——同時，有許多希望我失敗而打擊我的人都藏着冷笑的面孔在等待，我也不怕，因爲假如我失敗，我的被打擊是應有的懲罰，而假如我未必失敗呢，一切的打擊對於我又有什麼用處呢？

第一次導演的結果如何？在「青春線」工作完畢的時候將由片子的成績給人以最公正的答覆。此時，我祇有對人家說：「在片子沒有剪接起來的時候，我不想說半句批判的話。」

然而，期待人家的指教，我這個「第一次導演」永遠是站在一個「學習」的立場上。

從這裏鑽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誠誠作



英大馬路盆湯弄西 鼎記 電話九〇二〇七號

邵萬生

參燕銀耳 南北果品

★參燕銀耳

吉林人參 花旗洋參 中華野參
 京莊尾參 西洋米參 野山別直
 各種參條 各色參鬚 川莊銀耳
 暹羅官燕 龍牙白燕 高莊毛燕
 各種燕片 關東鹿茸 跋趾玉桂
 野山於朮 淨絲燕囊
 秘製參貝陳皮 秘製人參再造丸

★南北果品

四川竹筴 西口蕨菇 厚莊冬菇
 蘭花廣菇 關東榆玉 提莊香菌
 虎爪尖筍 玉蘭筍片 川莊木耳
 清水仙米 興化桂圓 糯米荔枝
 生曬圓肉 關山洋桃 南塘茨實
 常山白蓮 提選湘蓮 金華南棗
 博平魁棗 天津紅棗 琥珀蜜棗
 浙湖筍衣 肥嫩挺尖 北平彩蛋
 叭噠杏仁 龍口粉乾 河南金菜
 雲南頭菜 玉堂冬菜 嫩椿牙菜
 寧波紫菜 浙紹乾菜 陝西髮菜
 淨白洋菜 四川榨菜 老山貢棧
 瓜子花生 白蓮藕粉

★四時糟醉

糟醉鱈魚 糟醉青魚 蝦子鯊魚
 蝦子鱈魚 蝦子醬油 蝦瓜吐陟
 醉蟹醉蚶 臘鴨魚鱗 鴨腎香腸
 蟹糊蝦漿 各種乳腐 軟壳糟蛋
 各種醬菜 陳海蜆 頭汛蝦子
 鮮霉蕪 鮮味臘螺漿

★頂上火腿

雪舫蔞腿 雲南宜腿 竹葉燻腿
 家鄉南肉 金華南腿 衛生蔞腿

★華洋海味

北洋蟹膠 吉林土蠟 關東鹿筋
 呂宋黃尾 西頂沙翅 六港大旗
 頂荷包翅 西大沙尾 金絲對翅
 關東旗參 大烏開參 明玉禿參
 石蒲魚唇 玉吉魚皮 各種魚肚
 國產干貝 中西淡菜 閩廣魷魚
 寧波蠔乾 各色蝦尾 金山明鮑
 寧波蝦脯 福建明骨 大紫裙邊
 寧波海鹽

★應時茶食

玲瓏盆景 精美禮券 喜慶果包
 油包金糰 糕桃席麵 人物花片
 和合喜糕 百子蜜糕 蘇餅桔餅
 荳蔴酥糖 椒鹽桃片 狀元香糕
 茯苓軟糕 合錦月餅 蛋糕蛋捲
 太史桃酥

經售

國產廠糖 各廠味精 牛莊高粱
 葡萄美酒 罐頭食物 蜜餞糖果
 肥孩奶粉 花色餅乾

△花色繁多
 △不及細載

各貨一例 薄利競售 承蒙光顧 無任歡迎 外埠函購 寄辦理妥 速



煙中鐵軍

金字塔香煙

消夏妙品 清香隼永

中國新福煙公司出品



神怪影片開禁問題的探討

龔天衣

班禪及六十三代張天師受一般人們的擁戴，使今年的社會景象，蒙着一層神秘的煙幕，大家都因之覺得渾渾噩噩，昏昏沉沉，這可說是一點制止人心動亂的最有效的方劑，而電影界也受着這樣的惡影響了。本來，國產電影很長久的停滯在不進步的狀態之中，而在前年至去年的一年之間，總比較的了些活氣，居然有些人勇敢地「在幹着他們的前程」。可是，今年，除掉「姊妹花」打破賣錢紀錄外，有些什麼呢？特別可堪痛心的，是神怪影片的復活消息了。

神怪影片開禁問題的探討

營業論者的製片商們在這樣要求着，別有別用的正人君子們在這樣提倡着，「神怪影片復活」，乃至甚囂塵上了。

·神怪影片的光榮歷史

「國產電影界是靠着神怪影片從沈溺中救起來的。」如果沒有神怪影片在國產電影製作過程中替許多製片公司的老闆們多掙些錢，當然有很多人會因事業本身的缺乏希望而灰心，許多投資者會因這項事業的沒出息而裹足不前。神怪影片雖然終於被禁，但是牠的不可磨滅的功績，是維持了某一時期的電影公司的經濟命脈的。

事實果真如此：明星公司在某時期中危殆得像去年年底一樣，而「火燒紅蓮寺」的大大賺錢，終使明星公司反危為安，終使明星公司有力量拿出一筆贏餘浩浩蕩蕩地派派洪深上美國去採購聲機。可知神怪影片於明星公司也有着很大的功勳的。

當神怪影片霸佔中國影壇的時候，明星公司果然是獲利了，而其他的許多影片商們，也未嘗不各漁其利，你是火燒紅蓮寺，我却來一個火燒平陽城，他就火燒什麼莊什麼村了，反正是同樣賺錢，偷工減料也無傷脾胃，在這時候談提高技術水準是沒有人高興的，而電影事業的價值就在這利慾觀念下整個兒逝去了。

·神怪影片復活是怎樣一回事？

神怪影片受過政府的禁止，而如全的復活空氣，最初也是政府方面的人傳播開來，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好像有可以注意之點。

社會 1.3...七一

中央對於電影界引為悲感的地方，就是所謂「危險思想」，恐怕電影所顯示的意識不是他們現行政策所容許，而引起很多的衝突，在他們處理電影事業的要務上面，便有很多地方是限制此種所謂「危險思想」的發展的。同時，他們又接連禁止好幾種經過正式檢許的舊影片，而求此種「危險思想」的根本剷除，這舉動是帶點狂熱的，總不免為身當其衝者所怨恨，果然，電影界為此種不合「體面商艱」的處斷而騷動起來了。

騷動的影響使政府覺得有安慰或是體恤體恤電影界的必要，「開禁神怪片」或許有人會想到，無論如何，這個通令一定是「藝術不忘營業」論者的製片商所歡迎，萬一通令一出，有人擁護，電影界踴躍地製作神怪片，又為着賺錢回到了「火燒紅蓮寺」時期的盛況，那所謂「危險思想」的片子，可以不必再禁止，即經過正式檢許的影片，根本上也就有自行崩潰淘汰之可能了。

於查會本來也太莫名其妙了。

神怪影片是成立電影檢查會以後由電

檢會命令禁止的，當時就為着令出如山，幹電影的人，都不敢明知故犯。「火燒紅蓮寺」被禁以後，雖曾有人偷偷摸摸地幹着，但都受到電檢會的不徇情的處罰，因此神怪影片在電檢會的德政之下絕跡了。

大概是去年這一年中，外國來的怪誕不經比「火燒紅蓮寺」更顯得荒唐的影片，却很多的出現於國內，而且這許多片子，無一不是經過電檢會的檢許的。「死光」，一部不知所云以神妖駭人的美國影片居然在「禁止神怪影片」的命令下漏網出來，有人抱詫異的態度向檢查當局提出詢問，記得他們的答復是「該片的技巧太好了」。後來又有一張「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也公然被通過了，這片子更顯得狗屁不通，處處包含神怪的意味，而他們的解釋却是：

「這是一部外國最著名的神話，帶着很多的教育成分，如果到中國來而不放牠通過，豈不要被外國人恥笑中國人都不懂得世界神話，不夠學問？」電檢會諸君為顧全中國人體面及維護

外國人的進步技巧起見，在「禁止神怪影片」的條例下，放過了許多外國神怪片，這舉動也不免帶點狂熱的，然而藝術不忘營業論者的製片商們，多少對這樣的不公正的處理中表示着相當的妬意。聽得這時候竟然有人憑此事實向中央一度建議開禁神怪片。在中央諸公的腦子裏，就多了這一問題的印象了。

開禁神怪影片的事實去衣現一個傳說，無從取得正式的證實，但市面上最近有天一公司的很多在電影檢查會成立之前攝製的舊影片，如「江洋大盜」等等，好像電檢會的態度對於這一類影片，已不如從前那般的嫉惡如仇了。這點可認為開禁聲中的一項事實表現。

另外，千真萬確的有很多影片公司在進行製作神怪影片了，而且還有聲的，如果他們在請求通過方面得不到把握的話，那真何苦來呢？

神怪影片果真將在班禪張天師出風頭的當兒開禁了嗎？我真懷疑。

龔定庵詩詞中的戀愛故事及其他 張天嘯

清代詩人中我喜歡讀他們作品的，除了兩當軒的黃仲則和石筍山房的胡天游之外，我最愛好的，要算羽琤山館的龔定庵了。因為我愛好讀詩，所以每次讀他作品的時候，很願意明瞭他的家世；同時，在他的詩詞中，我找出了幾個淒麗纏綿的戀愛故事來，現在，把他這些戀愛故事蒐集起來，拿他自己的詩詞來作個對照，詮釋一切，以作研究讀詩的攷證資料。雖然有些地方似乎不無意會之處？但總不至於十分的不可靠。

爲了要明瞭他的一切意見，在我未寫故事之前，先來簡略地敘述些他的家世，可以使我們知道這位詩人當時所處的環境是怎樣？然後再來描寫他那些戀愛故事的本身是怎樣地變幻與毀滅！

乾嘉詩人龔定庵，在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生於浙江仁和縣——就是現

龔定庵詩詞中的戀愛故事及其他

在改稱的杭縣——東城的馬坡巷；他的祖父敬身和父親賜谷都是進士出身，而且都前後做過兵備道；他的母親是金壇段玉裁的女兒，婚嫁之後，只生了一子一女，自然對於獨養子的他是異常的憐惜。在他十歲的時候跟了父親住在北京的那年，便給他聘請了一建德的宿儒宋魯珍做他的業師，訓讀了不到一年，再由他外祖父段玉裁來教他許氏說文的部目；段玉裁是當時的小學名家，精通訓詁之學，江以南負着時望，所以定庵的能夠以經說字與夫以字通經的學識是得力於段氏不淺。同時他是個天才奔放博聞強記的人，舉凡諸子百家，詩詞雜說，歷朝的人文地理莫不兼收並蓄地羅列於胸；好學不倦的他，於是便成了一個一代的全材了！不僅如此，他並且深通內典，懂得蒙古的語言文字及掌故，因此，他後來做了宗人府的主事。

在那個時代的所謂讀書人除了應試與

做官是鮮少別的出路的，自然定庵也沒有例外。一八二〇年他中了副貢生，一八二九年中了鄉試，一八四〇年中了會試，那時他已經三十八歲了，（道光九年）但是到了殿試的時候竟三試不及格，終於得不到翰林；這不及格的原因是因為在攷卷上字寫得太潦草，並不是文章寫得壞。這事真使他憤懣了！從那時起便叫家裏的女眷們和婢女都學寫端端正正的「館閣體」，他的意思是字寫得端正與否未必定要是翰林才能夠寫，後來坊間流傳定庵的佚事裏有着這段記載：

「定庵生平不善書，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貢士，改官部曹，則大恨！乃作干祿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令學館閣書；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耶？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

同時在他干祿新書自序裏也會提及這樁事情，我們把它抄摘於後，以資攷證：

「……殿試旬日爲覆試，避楷法

如之；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朝考，選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襲自珍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乃退自慙，著書自糾。凡論選類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被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書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

上面說過，他是個天才奔放的人，自然他的個性也異於常人；綜其一生之事蹟，不特情感豐富，並且有些姿態還帶着玩世不恭的氣質。據說有一次他去應殿試，不知怎的在卷子上寫着「長林豐草」四個字，事後有人問他這是何所取義？他很坦率地對人說：所謂長林豐草之間，自然是狐兔所居。這話，幸虧不曾給當時的道光知道，否則，恐怕要棄尸東市而罪及九族！從這點看來，他確是一個玩世不恭，薄功名而不屑爲的人。

大概他個性倔強不會逢迎的緣故吧！

所以雖然文章寫得佳妙，而遭遇却並不見得如何地飛黃騰達！他只做過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至牒館纂修官，禮部初祭司主事等職。因爲他感於仕途的蹭蹬，在寥寂的宇宙裏找不到歸宿，他只好把蘊藏在生命中如火一般的熱情寄託到香草美人的事上去。於是，他的一生竟搬演了許多淒麗的戀愛故事，自己做了故事中善演悲劇的重要角色！

他的戀愛故事在他的詩詞中搜尋起來至少有三個以上，而戀愛的對手有的是少女，有的是福晉，有的來歌伎。但是這幾個故事的本身說也可憐似乎沒有一個不是由變幻而成爲毀滅，再由毀滅而化爲雲煙的。事情是多麼的淒麗，如其我們這位詩人當其在酒邊枕角回憶着過去前夢的時候，但不知要如何去體味這人生的悲哀與苦痛！

他初戀的情人是位少女，杭州人；名字叫高華，她的家是住在杭州城裏鳳凰山的附近，離他的住宅馬坡巷相隔不過五六里路遠近。她的面貌生得姣婉，而性情也

很溫柔，並且關於刺繡的技能也來得非常的巧妙！他認識她的時候她正在青年時代，他倆過從甚密地不久便成了戀愛。那時他雖然有了妻子，但她對於他情愛並不因他有了妻子而減少熱念，她情願犧牲了一切爲他期待着不可必的將來，因此一個美麗的甜蜜的憧憬在他倆的夢魂之中盼望着迅速的實現和永恆的存在。然而人生的變幻正如春雲一樣的可捉摸，爲了所謂「名山事業」的他不得不離開了故鄉離開了戀人跑到北京去攻試，去做官。道來，他從此「紅豆年年擲逝波」的也不知耽誤了多少次數的歸期。雖然中間也南來了鸞鴛，可是相訴離愁的日子並不長，他又匆匆地北上。『小別淚能紅』的她，何況是迢迢千里遠的久別，所以在每次離別的前夜，自然感到無可言說的苦痛了！

一八二六年。（定庵三十五歲）的初春，那時他已回到杭州，有一天遇到梅花開放的日子他倆便跑到西湖上去開游，在山色湖光中談了許多闊別以來情話，及至到了「羣山媚眼色，城闌催上燈」的時

候才回到家裏。過了三天他獨自一個又跑到湖上去玩，走過和他戀人前次同來的地方自然「步步生徘徊」的想起前游的陳跡，他看到幾朵燕支花便想起了她的鬢釵，嗅到樹木的氣息便想起了她的衣香，路過小池的時候他又想起了她「會照低鬟立」的姿態。總之，這時的他，整個靈魂已經迷惘在夢一般縹緲的境界之中了！在歸途中還採了幾枝梅花親自的送到她家，也和平常戀人們見面似的，在她面前訴說了些寂寞與惆悵！

就在這年春天——正是萬花如海的春天，他又離開了她重返北京去了，那知自此一別之後，等到一八三九年他乞假南遊還想和她見面的時候，可是她早已入天永隔的玉棺長掩了！雖則他後來爲她流了許多眼淚，寫了不少追悼的詩篇，然而他的那顆創傷的心是永久破碎的了！

上面這段故事，我們可以從他丙戌年的紀遊詩，己亥年雜詩中的十六首追悼詩，及無著詞選中的幾闋詞句來做個對照。

他的後紀遊詩：

詞定庵詩集中的戀愛故事及其他

破曉霜氣清，明湖斂寒碧；三日不能來，來覺情瑟瑟。疏梅最淡冶，今朝似愁絕；尋常苔蘚痕，步步生徘徊！寸寸螺蚌殼，幾枝捫手歷；重重燕支香，幾朵挂釵及！花外一池水，會照低鬟立；彷彿衣裳香，猶自林端出。前度未吹簫，今朝好吹笛；思之不能言，捫心但先熟。我聞色界天，意痴離言說；携手或相笑，此樂最爲極！天法吾已受，神親形可隔；持以語梅花，花領略如石。歸途又城闌，朱門敏還入；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在他己亥雜詩中的追悼詩裏面，把它選了六首，抄在下面：

秋風張翰計踉蹌，紅豆年年擲遊波；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小樓青對鳳凰山，山影低徊黛影間；今日當應一匿鏡，空王來證鬢絲斑。嬌小溫柔播六親，蘭姨瓊姊各香巾；九泉肯受狂生譽，爲是鍾神貌洛神！阿娘重見話遺徽，病骨前秋盼我歸；欲寄無因今補贈，

汗巾鈔袋枕頭衣。雲英未嫁擯華年，心緒會憑阿母傳；價得三生幽怨否，許儂親對玉棺眠？蟾變小印鏤珊瑚，小字高華出漢書；原是狂生漫題贈，六朝碑例合鐫無。

除了以上的詩句，我們在他無著詞的詞選中也可以看出他當時繾綣的情調是如

浪淘沙（寫夢）

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踪尋也慣，一桁紅樓。中有話綉繆，燈火籠鈞，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製離愁。

詩人的讚美女性，不自龔定庵始，如唐朝的西崑詩人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輩無一不是女性的讚美者，自然，定庵也避免不了這個結習，在他無著詞的鳴火令裏有這樣的描寫：

欲賦仙模樣，空愁彩筆影，藕絲衫子響金鈿，立到水菱花上，羅襪未香消。端正當窗戶，停勻輕步搖

，斷無幽意上眉梢；只恐凝妝，只恐背人嬌，只恐夢回香淚，揩上枕頭梢。

一八三五年，（道光十六年，）他在宗人府做主事，那時管理宗人府的員勳是榮恪郡王孫億的兒子奕繪，（號太素，別署明善堂主，）他就在奕繪那裏做僚屬，有時候爲了啓白公事的緣故，所以不時出入私邸，同時奕繪是個好弄文墨的人，渴慕其才，便不惜斤量降貴地尊之爲上客，因此，他得能和奕繪的側福晉太清西林春有着接近的機會。

太清，吳門人，姓顧，小字海棠，她不但位面貌端麗的美婦人，並且工於詩詞，常常和定庵酬唱聯吟的終於私通情緣；這樣一來，自然使這位詩人感到「桂通碧海無多路，窈窕秋星是君」的戀念不了。後來事爲奕繪員勳所知，有殺害定庵之意，於是只得把眷屬留在北京，隻身藉故的逃回了江南，太清也因是遺歸吳門。這一段戀愛故事開始以至於終了，時日似乎不久，但事實的淒迷恫恍則甚於他

初戀的情味；前者是死別，後者是生離，生離的苦痛，真使他陷於「捫心半夜清無寐，魂負銀河織女星」的無可排遣的抑鬱！當時他和太清戀愛的事跡因爲對手是皇室關係，事頗駭異，世人疑信參半，但我們在他的詩詞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力的引證來。現在把他無著詞選中的憶姪姬，桂殿秋詞抄在下面，以作參攷。

（一）憶瑤姬

淚鶴吟鸞，惜千門萬戶，夜靜塵寰，玉京宮殿杳。恨九霄仙佩不下雲擘，今生小謫，知自何年？消盡煉瓊顏，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定萬古長對晶盤，歛莊嚴寶相，獨坐輝媛。幽懷知有恨，恨玉笙吹徹，微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離愁到世間。

（二）桂殿秋

明月外，淨無塵，蕊萼幽香四無隣；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驚覺後，月華灑，天風已度五更

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闈幾萬重？

除此以外，太清的好著白衣，喜歡養養獅子貓，此種瑣事，在他的己亥雜詩中也曾有過爲她而作的詩句：

（一）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

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閨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隴風遞與縞衣人。

（二）憶北方獅子貓

繡纒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農餐二寸魚。

至於「海棠」兩字，常在定庵的詩詞中發見，大概這位詩人因爲睹物懷人，惦念太清的緣故；所以把她的小字便不知不覺地流露於字裏行間了。

說也可憐！這位漂泊詩人他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九年）的九月間，爲了要到北京去迎接眷屬路過袁浦的時候，「風雲材

略已消磨」的他，偏又遇到一位曾經相識的名妓，他倆在尊前酒後的情話之間便成了戀愛。

她是蘇州人，字靈簫，具有英爽之氣，男性美的才調，談吐很便給，好弄手腕而且喜歡虐待和她接近的男性。不知怎的，定庵竟爲她在袁浦醉夢似的逗留了十日。（自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六日，事見己亥雜詩自註。）有一天，恰巧立冬之夜，他倆便「小屏紅燭話冬心」的談了一夜，他立誓地要求她日後做他晚年的伴侶，把她接到羽琇山館裏去居住，可是「美人揮蘭計頻仍」的她，却沒有什麼表示。不但這樣，在戀愛期中他倆曾經破裂過一次，他要想「長天飛去一征鴻」似的離開了她，然而爲了「自緘紅淚請迴車」的謝罪情書又羈絆了行止。唯然不久便終於分別了，可是在寂寞的旅途中，仍是一「古今誰免餘情繞」的忘不了她。以上的戀愛事實及她的個性，我們可以在他己亥雜詩的寐詞裏，和漁溝乘輿順河道上的絕句中知其梗概。

(一) 寐詞（選錄六首）

圖定庵詩詞中的戀愛故事及其他

對人才調若飛仙，詞令聰華四座傳；撐住東南金粉氣，未須料理五湖船。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粧台伺眼波！爲恐劉郎才氣盡，捲簾梳洗望黃河。鳳泊鸞飄別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兒家門巷斜陽改，輸與船娘住虎邱。美人才地太玲瓏，我亦陰符滿腹中；今日簾旌秋縹緲，長天飛去一征鴻。青鳥銜來雙鯉魚，自緘紅淚請迴車；六朝文體閑徵徧，那有簫娘謝罪書。萬一天填恨海平，羽琇山館住雲英；仙山樓閣尋常事，兜率甘遲十劫生。

(二) 漁溝道中絕句

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難免餘情繞。欲求標榜反幽深，悔殺前番拂袖心，難學冥鴻不迴首；長天飛過又遺音。

(三) 乘輿道再寄

明知此浦定重過，其奈尊前百感何，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渡黃

河。

(四) 順河道再寄

閱盡天花劫後身，爲誰出定亦前因；一燈古店齋心坐，不是雲屏夢裏人。

x x x x x

總之，這位乾嘉詩人圖定庵他所搬演的戀愛故事很不少，但每個故事的結果，都歸入於「萬千哀曲是明朝」的悲劇！及至到了他五十歲的那年，（一八四〇年）因爲他所眷戀的靈簫，別有所歡，陰以鳩酒進之，事見清朝野史。於是這位才氣橫溢，睥睨一世的詩人竟死於妓女的手裏！雖然定庵的一生已成了「人生苦樂皆陳迹」（註一）的幻影，然而我們每次讀到他的詩詞，總覺得「迴腸盪氣感精靈」似的替他表示着無限的傷感！

其實，我之所以寫這篇東西的動機，並不是創作慾的衝動，完全是爲了同情心的激發。說得自私一點的話，也無非是借別人的酒漿，來沉醉着自己而已。

(註一) 吳梅村鷺湖曲詩句。

中國人的國際地位

金滿成

一 中國人的國際地位

雖然一般人會厭以中國人的資格寫文章而引用洋文，但這篇文章實在是例外地要請人原諒，我們非用洋文不可的。因為中國人不在那洋文的意味下，你就無法刻骨地了解他的國際地位的。

這裏當得從支那兩個字研究起。據舊時的說法，因為中國第一次和外國人發生關係的年代是「秦」。「秦」音在古時讀作支那。（我的意思是日本人讀「秦」音才叫作支那，中國古「秦」音未必是支那，此乃考古學家之事，此地用不着詳述了。）所以外國人通稱是以支那的音稱呼我們中國的。在當時不但是侮辱，反是尊重；而今則愈變愈奇了。我們首先看看

法國。

法國人叫中國作希倫（*Chine*，自然是支那的訛音）叫中國人作希洛瓦（*Chinois*）這有甚麼關係？不過問題在法國每每在一字之末尾加上 *ois*。那幾個字母，表示物品的產地，（或其他意義——從略）比如中國產生的貨品，就叫作希洛瓦則利（*Chinoiserie*）這字的本身實用上的意義，是僅僅代表來自中國的玩具：例如汕頭無錫道地中國人造的泥娃娃：小小的金蓮，彎彎的眉毛，大大的花邊褲腳等。

如此用了不久，字義又轉變了；凡是中國貨如茶，如絲，如漆等都叫作希洛瓦則利。再後來，不但中國貨，就是略含中國泥娃娃式的奇樣的貨品都叫作希洛瓦則利了。再後來的後來，就用來代表，「怪

的，不講禮的，不可思議的，無理由可說的」一切事物了。

這個字的變度轉變，在法國人實在是煞費了苦心。因為中國人，中國貨，中國事件，通通是「怪的，不可思議的，不講禮的，無理由可以解釋的。」於是法國人看見一個不講禮的任何國人，不敲門就闖進了別人的屋子，他就說：

C'est un Chinoiserie.

直譯這句話就叫作「這是個中國傢伙」。

用「中國傢伙」或中國貨來罵人，在法國人是刻毒已極的，在聽話的對方，也就算是受了最大的侮辱了。即使退一步，法國人不把此字用來罵人，他們用來形容奇怪到莫明其妙的事那就很不平常了。比如

說，他們看見一個玩把戲的，把一條蛇生吞下肚子去，他們這時就要說了：

「這是中國傢伙！」

由這種原故，造成留法學生的一種成見，就是自己莫明其妙的一聽見希洛瓦（中國人）那稱呼，就覺得非常不自在，自己就覺得這時正被法國人視為怪物，不講理，不文明的傢伙去了。自然，這也不見得全是成見，即在法國人方面，大部份也覺得叫中國人作希洛瓦是很不客氣的；甚而有人想污辱中國人，便老是希洛瓦希洛瓦地叫也是有的。

所以感覺十分銳敏而說話客氣的法國人，了解中國人這心理，他就不用「閣下是中國人麼？」的句子，而用「閣下是來自中國麼？」的客氣話。原來「中國人」叫希洛瓦，「來自中國」叫德希倫；莫明其妙的德希倫比希洛瓦聽起來總是好聽得多的。（按法國客氣用語，總很少稱某國人，某國人，而稱「來自」某國，其意義與某國人完全相同。）

英文，我沒有十分研究，但我知道

中國人的國際地位

Chinese 和 Chinaman 是有着顯然的區別的。前者譯作「中國的」或「來自中國」，後者才該譯作中國人。英國人是和法國人一樣，喊「中國人」就是不尊重中國人的；反之，英君子的用語，必然會用「來自中國」或「中國的」的。

據說日本的用「支那人」稱呼我們，乃不是存心侮辱，而原來日本有一小縣名叫「中國」，故若稱中國人恐怕相混，而為了區別改用支那人的。但事實上支那人到結果終於成了侮辱我們的名詞，終於值得我外交部也提出抗議不允在公文上用「支那」字樣者，原因乃在中國人自己的不振作，一提到那實實在在能代表中國人的名詞，則所有的惡德全被想像起，所以又非諱言不可了。諱言的結果，所以非轉灣說「來自中國」或勉強誇大說「中華民國人」不可了。

日本人的樣子和中國人的樣子，在歐洲人的眼光中，到底很少區別；但當歐洲人誤會了日本人為中國人的時候，則日本人必正式否認，而自己說「我是日本人」。

「至於中國人則諱言自己是中國人，難道真是那幾個字的音難聽麼？難道希洛瓦與尼細勒真有甚麼區別麼？不，是中國人的內容實在太糟了呢！設使英國人，他們是最怕別人不知道他們是英國人的。

中國人的國際地位如此。

一一 從國際的眼光中看

出中國人的怪

有幾個洋鬼子，生死要去看四川戲；但他們因為不懂話的原故，當然是帶了一個翻譯入場。適巧他們就看見了這樣一段劇情：一個丑角，頭上只留了半英寸為圓心畫成的圓形那樣大一處地方有頭髮。不知道他犯了甚麼罪，別人把他捉着，僅僅把一撮可憐的少頭髮，拴在另一條懸空的繩子上就把他吊了起來。以這一撮頭髮的力，要吊那個相當胖的丑角的身體，洋鬼子沒有一個不就心道丑角的腦蓋骨會吊脫的。然而看着他挨打，看着他脫了二十幾條褲子，總之，看着他吊了半點鐘以上的時間罷，竟然不會有吊脫腦蓋骨等情。那

些洋鬼子都不相信這是實情而以爲其間有其麼魔術。於是就用懷疑的神情問道：

“Why! It is possible?” (爲甚麼會這樣呢?)

“It is that Chinese is Chinese.” (此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也。) 那翻譯先生不得已而如此回答。

這樣對照起我們上述的中國人的國際地位來，那洋鬼子便心悅誠服地認中國人有不可思議的偉大了。像這樣的偉大，包含着人類極度的慘酷性，那確實是中國人有的特色。比如爲了求得一貞潔牌坊，強迫女兒餓死的事；(參看儒林外史) 又比如某女人犯了好情案，由族中人把她釘在木板上放到大江中去沖至於七天才斷氣死去的事；(參看耶穌的吩咐) 這是如何不可思議的行爲呀！

據說，在廣西，那慘酷性的表現，就叫人說也不忍說的。最早是有一部份女孩

子，瞎了眼睛，無工可作，因而流落成了妓女。因其瞎，故對於狎客反有意外的好處，第一，價格便宜；第二，性情溫順；第三，身體乾淨。於是久久以後，瞎妓的生意，反比明眼妓的生意好；再久久以後，別人甚至於把明眼妓，用針把她的眼睛刺瞎來作瞎妓了。女人至於作妓女，也就算夠可憐了；還得要被刺瞎眼睛才能作妓女；我們想想看，那拿針刺此妓女的人，不是中國人那一國人會這樣作？總之，由紂王的炮烙和挖心起，後來就有別刑，宮刑，凌遲，凌遲，五牛分屍等；最近又有剝肚，吃血，活埋等這類非中國人不會有的刑罰。

不免又要提到西洋人來。有一個留學英國的學生，愛上了一個英國的女子。這學生學成要歸國的時候，那女人就一定要同他回來，這學生怕女人過不慣中國的日子，就預先向她說明；這說明是費了千唇

萬舌九牛二虎的力量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是極盡所能的說出了中國的惡點，那是毫無問題的。

「我的愛，我只要有你在，不論任何地方我都要去的。」那女人是勇敢，大胆，竟然冒險說出了這話。自然，以後就糾纏着回中國來了。

在上海住下，那學生一天請了一些三四等要人之類的東西在家來吃飯。此等要人者，仍西其裝而革其履也。不料吃完飯後，傭人給他們打了漱口水來。其中有幾位把漱口水吐在痰盂裏，但有的便把漱口水吐在地板上，這位爲愛情而犧牲的英國女士完全忍受不了這種醜，把漱口水吐在地板上這類的事，是她作夢也想不到的。於是她從此才提出回英國的要求，而自動不願意跟隨這位先生了。中國人能用一口水破壞人家的堅固的愛，其偉大確是不可思議了。

阿本胡萍

阿本是一個已經四十多歲的人了。他沒有家室，沒有親戚和朋友，孤另另地活了數十年。

大概是一生的營養的不足吧，身體那麼矮小的，又瘦，活像一隻糊猴，臉是尖的，帶櫻黑色，額骨高高地突起，上下顎依稀長着幾根赤色的鬚鬚。他住的一間小小的舊茅屋，沒有光，黑黢黢的，霉臭氣充滿了室裏的週遭。

在他廿歲的夏天，眼睛突然的紅腫起來。他以為這是小毛病，不要緊的，可是後來，漸漸的不對勁兒了：看東西有些模糊，也是沒法子去醫治，就這麼地，從此，阿本的眼睛便永遠的見不到光明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學會了算命的技能，這樣，他才傲然地和生活掙扎下來。

這天，太陽光剛爬上屋角，阿本摸索着起來，提着這半生的伴侶——竹杖，「各都」，「各都」地走出門去兜生意了。

普通的瞎子算命先生，是僱一個小童做引路的，在阿本那是太不經濟了。可不是麼，僱小童，要給他吃，還要給工錢，要是生意不順利，那不是虧本麼？

好在年青的時候，幾處鄉村的道路，阿本是走熟了。現在眼睛雖然瞎了，幾條大路的方向可並沒有變更哩。

「阿本！阿本！小狗開眼了沒有？小狗開眼了沒有？」

（小狗剛生下來的時候，眼睛是閉住的，再過一些時候，眼睛才慢慢的睜開。）所以當阿本在路上遇着孩子們時，他們就這樣來打趣他。

「開你娘的！」將人比小狗，自然引起了阿本的不高興。

阿本的罵聲，更惹起了野孩子們的頑皮，立時，小石子，一塊，二塊……像落雹似的隨着笑聲飛過來，落在阿本的頭上，身上。

這麼一來，阿本可氣昏啦，站好了一個姿勢，一隻手緊緊地握住竹杖，舉起來預備迎敵人似的大聲嚷着。

「要打死你們的祖宗麼？好漢的就走近來，打死你們這班小畜生啊！」雖然是憤怒極了，但是嚷出來的聲音，着實有些可憐。

拼！拼！他頭上早着了幾個鵝蛋大的石子，敲到頭皮，變成一個個的麵包，皮破了，流出了鮮血，阿本痛得大呼起來。

「作孽啊！人家瞎了眼睛還要欺負他幹嗎呀？」懂事點的婦人出來叱喝那些孩子。

婦人的叱喝，可有點効力，孩子們散了，阿本也得了救。走在路上，阿本恨恨地想着：我得報仇，總有一天，他媽的，哼！總有一天要給他們看看我阿本的本色！

太陽緩緩地在西邊淪沒下去了。今天也許是個不吉利的日子，跑了許多路，經過了許多人家，沒有一個找阿本算命的。

「這紛亂的世界，每個人的命運，都是有凶有吉的，可是凶吉自個兒是不知道的啊！為什麼不找我去告訴他們呢？唉！」阿本很傷心的又摸摸自己的腦袋。自言自語地這麼說着。

到了家，慢慢的蹲下去，坐在門檻上，右手扶住竹杖，左手伸到下巴顎兒，下意識地摸一摸自個兒的赤色鬚鬚。

鄰家炒菜的香味，又一陣陣送進阿本的鼻孔，涎沫像泉水般地从舌下滾出來，「嚙」的一聲又把牠嚥到肚子裏去了。

「晚飯要怎樣捱過呢？還有明天……後天……難道我阿本就這樣餓死麼？」

低下腦袋想，把手杖提起來「啣！」的一聲又觸痛了頭上的傷疤。



紅樓夢與吳梅村

——小考證——

紅樓影事，曾經多數人考證，至今尚無中心定論。嘗讀吳梅村集，有詠息夫人詩云：

楚宮慵掃黛眉新，只是無言對暮春。
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紅樓夢於襲人出嫁時，再三描寫他「難死」的情態，且引梅村此詩末尾二句作證。襲人姓花，所謂「花氣襲人」，應指梅而言，則襲人之影射梅村，固無疑義也。梅村詩又說：

登高懷望八公山，笑樹丹顏未可攀

。慢想陰符遇黃石，好將鴻寶註朱顏。
浮生所欠惟一死，塵世無由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鷄犬，不隨仙去落人間。

梅村初為明臣，後仕清，士論非之，梅村亦自傷不幸，固正與襲人之同難于一死也。

紅樓夢全書，不引時人詩句，惟于襲人之嫁，忽着此二語，其亦畫龍點睛之微意歟？

襲人既為梅村，則買賣玉當為冒璧，妙玉當為姜妙瑛，蓋買賣者冒也，寶者璧也。玉出新疆，故以玉擬疆也。然

金·岳

則林黛玉之為畫小宛，固亦意中事也。

以此類推，則紅樓影事，不難瞭如指掌，以紅樓夢本身所載之詩，證紅樓夢所影之事，當無法說其為臆斷。又紅樓夢一書，與金瓶梅不無關係。金瓶梅敘述家庭瑣事，實為紅樓夢之宗。金瓶相傳為影射嚴東樓家事，則紅樓夢之為影射明末金陵遺事，當非突然。

清代文網甚嚴，故紅樓託之兒女私情，聊齊託之孤憤鬼語，相傳聊齋俠女一篇，與雍正有關，文士苦心，千秋萬歲後，固終有剖白之日也。

● 汽 油 界 之 驚 奇 貢 獻 ●

招 請 外 埠 經 理 章 程 函 索 即 寄

君欲節省汽油否？

君欲使汽車引擎經久耐用否？請速購用——

飛 納 瓦 斯 節 油 精

保 證 立 見 功 效 十 分 滿 意 ！

△ 功 效 ：

節省汽油効力宏大
消除炭質平滑引擎
增加速率超出常度

△ 價 目 ：

每盒百粒售洋兩元

各公司及各大工廠，所有引擎機器，凡用油類燃料者，「飛納瓦斯節油精」均適用，獲得滿意功效。
如有懷疑，可以電話（一九二六六）通知華威公司，立即派員來前實試，加以證明。

用此飛納瓦斯節油精壹盒約可節省汽油費洋十八元

早經上海，南通等各埠汽車同業公會試驗多次，極表讚許，並經頒發證明書為憑，證明成績優良，切實適用，確具功效！

全中國總經理

上海華威貿易公司

地址：

仁記路

三十五

電話：

一九二

六六一

一五八

七三五

電報：

有無線

掛號六

六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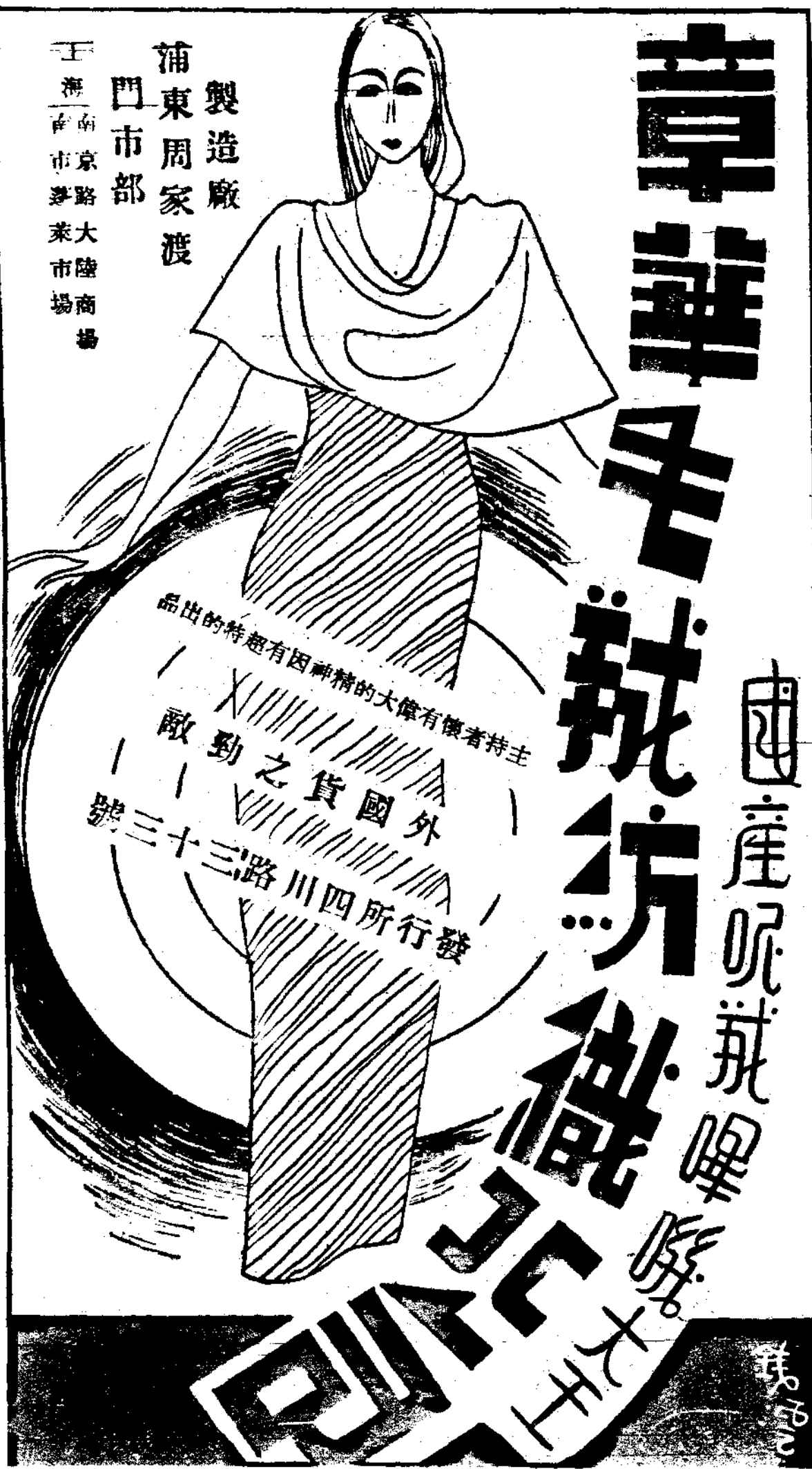
章華

毛絨紡織

總發行

上海

國產呢絨



製造廠
浦東周家渡
門市部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品出的特超有因神精的大偉有懷者持主
敵勁之貨國外
號三十三路川四所行發

1935



憐憫

歐陽山

「紀百科，看你那個樣子，是想把陶大興拆出骨頭，拋在你底酒缸裏，浸出一個甚麼上好的補身酒麼？」在廣州紙行街擁有一間竹筒式的房屋的小地主白子安，隨起一雙沒有瞳子的小眼睛，對一個瘦而矮，像個生蟲雞一樣的酒商紀百科這樣說了。他向後反屈一隻手從腦下伸進衣服裏面去，貪玩地搔着。

「你沒有說出好聽的話來呀。我還來不及把他飯酒的時候，老白，」那個故意做出諂媚的笑聲，才繼續說下去：「你已經把他吞下肚子裏去了。」

月色如銀的平靜的夏夜裏，詩書街恰像一條無聲地偷偷流着的小河。偶然從低矮的，參差不齊的屋簷下拋出些麻雀牌的敲擊聲，和沉吟般的木魚書的調子，雪白的月亮底流輝便被攪動了，人影跟着模糊而顛倒起來。到處蕩漾着甜膩的櫻爪花香，使那房屋炒賣家白子安和酒商紀百科時時停下了他們底緩慢的脚步，雄鷄似地伸長頸子用力呼吸着。

他們像兩個空的木桶似地流進了一所高大的樓房底陰影裏，

不見了。直到一枝火柴被擦亮了的時分，白子安那雙沒有瞳子的眼睛，才在搖晃的微光裏閃射出狡猾的表情來。他底頭髮散亂地披在額上，圓珠子樣的鼻頭上彷彿沾了夜露般跳躍着幾顆汗點，嘴像一匹初生的小狗般，無緣無故地開合着。

「一個人在平平安安活看的時候，就容易忘記了所有的神和菩薩了，所以也就會常常碰到不測。」白子安吸了一口香煙，過於沉重地要趕走剛才那些說笑的氣份，講點嚴肅的事情，於是他便啣地嘆了一口氣，才繼續說下去：「一到那個時候，不怪他自己命運不好，就罵起神來了，幾乎要把觀音菩薩都丟到毛廁裏去，唉，罪過。我有一個姑母，在她五十二歲的時候把獨一的兒子死掉了，她便癡狂起來。初一十五不點蠟燭，連平日都不燒香，祖宗都不拜。可是她一去查看三世書，才曉得她前生是個男身，曾經和一個婢女發生過苟且。甚麼不是前輩子定下來的？老陳爲甚麼坐不穩廣東的江山，老龍那樣兇爲甚麼還要場台？你找得出別個道理來麼？絕不會的。比方陶大興這傢伙——」白子安聽見

紀百科喉嚨裏發出了一種古怪的聲音，便把話停住了。他不高興地斜視着那瘦矮的酒商，用一種含有鄙屑意味的口氣詰問他：「難道你已經曉得了？」

「不，一點都不曉得。我底意思是在佩服你們讀書人，什麼東西都說得出個道理……陶大興怎樣了呢？」紀百科故意高揚了他底笑聲。像一匹烏鴉斜斜地在他們頭上剪過，往後就寂靜起來了。

「尊總是前輩子作下的。你找得出別個道理來麼？絕不會的。我真沒見過，在世間上有這樣拿貧窮和犯罪綁在一起的人。自然，紀百科，你該聽聽這件事，你隨隨便便地引起四兩雙燕，就恰好等於潑了同樣多的煤油在這火獄般的世界裏，把一切人心都燒焦了。關於這件事，我正要上個條陳給公安局長呢。」

「又要提議加酒稅麼？那還是酒鬼吃虧罷了。」白子安用不耐煩的吼聲否定了紀百科底沒有價值的揣測，那時候，他們已經橫跨過惠福西路，走進低而濕的紙行街。天空像一張蠟紙那樣飄薄而且明亮，在遠處，白雲山戴着尖頂的黑帽子，昂起頭來。管理善惡報應的神是這樣地俯視着廣州。沒有瞎子的小地主難於決斷甚麼似地，從喉嚨裏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不久就停住了，從新老人教訓孩子底頑皮胡鬧似地說出了他底明白嚴正的意見。

「你這樣臉酒給陶大興喝，完全是不對的呵。」

紀百科釋然地笑了。

「有一趟，大概在七八個月之前吧，我告訴他，我說我再不除酒給他了。本來我可以板起面孔把賬單開給他，說欠四十多塊錢賬的人是再除不得的。可是我不會那樣做。」他掏出一條手巾來抹汗，同時像把聲音的蓋子揭開了，使句語爽朗起來。「人家會怎樣說法呢？紀百科這傢伙真刻毒呀！我不能夠那樣做的。我好好地勸他，警告他，叫他戒酒。他就哭起來了，完全像一個小孩子，哭出聲音，樣子看來怪淒涼的。我就告訴伙計，拿四兩開水，攪四兩雙燕拿給他吧。他拿起酒碗嗅了一嗅，把碗放在原處，一聲不響地走掉了。往後，他就幹出那樣的蠢事來……」

紀百科沒有說下去，他知道那是沒有必要的。兩個人會心地笑了一笑，又沉默起來了。在他們旁邊停下擔子的那個賣餛飩的小販，給了他們一個顯明而切實的證據，使他們底回憶浮出一個正確的評斷：他把抽屜裏的三個銀角子慎重地檢起來，跟着把牠們一個個用力地攪進抽屜裏，這樣來回地重復做着；又用手在銅板堆裏搜尋甚麼似地旋迴攪弄，連叫賣都忘記了，自己喃喃地跟自己說着含糊不清的喉音的對話。於是白子安嘲諷地噴嚏了。

「人在錢底面前，簡直是個瘋子呵！你能夠替我們人找得出一句遮羞的話麼？絕不會的！」

「你這句話一點兒都不錯！」那瘦矮的酒商同意了。

被他們稱為瘋子的，是妙粉舖仁昌號底伙計陶大興。他生吞

在人們底偶然觸發的調笑，間歇的沈默，和永久的遺忘裏，三十七八歲，一個黃鬍鬚的矮小漢子。不大和人家爭辯，他知道他自己底價值不在整的人這一點上，而在他底一雙和身體各部不稱的闊大的手掌裏——牠們可以證明他是沙灣一個望族底子孫的。

「陶大興，你想想你吃的這碗飯是誰給你的？」

他常常被人家這樣問着。正和他常常替憎恨他的人們做着勞役一樣，是一樁不可解的事情。他反問着自己，——人們為什麼會喜歡不必要的驕傲呢？——一面激怒起來，嘴唇緊緊地閉着，在一條紫紅的，帶着白點的弧線上面，畫出他那的農民底頑固和拙直。

民國七年，一個雲色慘淡，濕潮而平靜的春天的下午，他撐了一隻狹小的木船，從虎頭圩裝載着三百斤石灰回懶板村。他底主人——也就是他底岳父——從矮矮的龍眼樹林裏鑽出來，搖着光禿的腦袋把他喊住了，冷冷地對他說：

「大興，你底老婆已經回了我底家裏了。她嫁給你五年，就吐了五年血，看樣子你是預備等她自己慢慢地死了拉倒的。你不請醫生給她看病，又不讓她好好地調養……她還有爸爸，為什麼就要等死呢？好，她現在回家了。你打算怎樣，到縣裏告狀呢，還是到省城裏找個什麼事情做做，去活你自己的呢？」

那禿頭像一個螃蟹似地走掉了。但當大興撐到三眼洞底小橋的時候，他又蹲在橋上，風吹着他底衣服，像一隻白頭翁振起牠底羽毛。

「不過我有點可憐你。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底祖宗倒是些常常做好事的好善士呵，可是你完全是一名家山尾——」他用顫顫的聲音喊了。「好，我就做一回好事吧，這算是報答你底八爺爺的。」

一包銀角子從半空中掉下來，那老人一閃就不見了。天空低沉而且鬱悶，河面反射出慘白的光輝，稀疏的老龍眼樹影倒壓着混黃的河水，像許多黯黑色的怪獸在吸着大地底血液。陶大興底小木船沒人撐，順着潮水流到懶板村底關帝廟前面的石階上才住了。他在那天晚上，就把他底三歲的女兒阿曉偷了出來，一齊跑到廣州。

在那南方的美麗的都會裏，他用他底闊大的手掌去和他底生活搏擊。陌生的環境開頭用嚴峻的臉色望着他們，露出野狼一樣尖銳的牙齒，圍着他們四週叫號，但不久這種情形就過去了。廣州好像很需要他，他認識了酒商紀百科，又得到仁昌炒粉舖老板袁阿滿底錄用，並且有一個在木屐店做工的瞎了一隻眼睛的女人愛過他。

袁阿滿是一個奇怪的人，年輕，喝酒，賭錢和抽着鴉片。罵着一切的人，但常常給他底老婆喝罵。他喜歡陶大興，只為他睡六個鐘頭覺，而做着十六個鐘頭的事。阿滿常常喝醉了，便伏在他身上哭，詛咒他清醒時所看見的一切東西。除了陶大興底岳父以外，這是第二個可憐他的人。阿曉七歲的時候，陶大興嘗了一場危險的痢疾，阿滿把他送進方便所醫院，在他告假的三個

禮拜中間，只扣了他一半工錢。以後阿曉便住在袁阿滿家裏，做着一個成年女傭一樣多的雜務了。

阿曉十一歲那一年，因為偷了一枝金耳挖，被女主人打斷了左手一個指頭。陶大興喝了點酒，就和袁阿滿互相毆打起來……於是他們離開了袁家。

以後他就不常在廣州。沒有人曉得他們究竟到過些什麼地方，有時紀百科見着他，只是不關心地問：

「回來了？」或者，「發了財了吧？」就沒有別個人再關心他們底行踪了。

六個多月前的一個深秋的晚上，黑墨墨的天空沒休止地地下着瓢潑大雨。水花被激成粉末似的白霧，反映着長堤的輝煌的燈光，成爲一些飄浮不定的紫色的虹。珠江裏似乎攪動着無數的水怪，時時做出擊碎甚麼巨大的陶器的聲音；北岸的疏落的矮樹完全被嚇得發抖，掙扎着扇形的身軀，想拿被裁下泥土裏的腳跟拔步逃跑。

陶大興和他底剛滿十四歲的女兒阿曉在長堤福興橫街一家叫做興發棧的下等旅館出現了。他把阿曉交給一個塗了多量脂粉的鄙俗的中年婦人，一個人瑟縮地站在精濕的大門口，雨水從他衣服的破洞流進去，緩緩地吸收着他底體溫，再從破褲的褲腳筒淌到地下。他用赤着的雙腳輪流地於進街邊的水窪裏擺動着，使勁踏着，希望泥漿濺到誰底身上。

第二天，他父女兩個都被抓進警察局去了。

※ ※ ※

「房客總是不管房東對付租捐的麻煩的，甚至你好好地講給他們聽，他們也只是向你做着鬼臉！」白子安用拳頭捶打着自己的手掌心，向那瘦矮的酒商訴說不平。「如果個個房客都是這種樣子，那麼我得請個打手來收租了。」

「就跟沒人曉得賣酒的困難是一樣的呀！」

兩個催債人抹着汗，摸索着走近一間黑暗而有霉臭的竹筒式房屋裏。零星的鐵器絆着那些慎重的商人底腳，發出清脆的滾動的聲音。

「燈都不點，那麼做甚麼罪惡的事情都容易了！」

他們站在一扇薄板門前面躊躇着，用低的耳語商議着，沒有敲門。黑暗得地窟似的小房間裏，突然發出巨大的笨重的響聲，板門開了，伸出一個亂髮蓬鬆的腦袋。但狂風裏面的一朵烏雲般地一閃就不見了，四週仍然是一座荒山，死寂而黑暗。

「你打算攪甚麼玩意兒呢？」一個緊滯的詰問。裏面有人答應了，聽不出是些甚麼話。

陶大興重復走開來，緩緩地把板門打開，露出那個陰森的山洞。一盞瓦製的小煤油燈嘴上，跳躍着豆兒樣大的火瓣，房間的四角完全隱藏在昏暗的，綠色的浮塵之中。他底側面把燈火遮蔽住，在板壁上投了一個魔鬼的巨影，黃色的鬍鬚變成一團小小的雲霞，慢慢地兩個催債人面前移動着。

「你們聽見我把阿曉賣了，是不是？」他底空洞的聽音不愉

快地響了。「但是在那三十塊錢裏面，我不打算拿一個小錢來還眼的呵！」

兩個傭僕人開頭用虛偽的賤價的同情來遮掩他們底腐爛的面孔，但給陶大興底堅決強硬的挑戰行爲刺傷了，不久就開始了嚮奔的爭吵和惡罵。隔壁房間的肺病女人底呻吟，也被這興奮地撞門的浪花掩蓋了。

面孔浮腫的穿着便服的三等區員王之道在房門口出現了，他用皮鞋踢着薄木板障，使他發出破爛樣的惱怒的聲音。等他們底喧鬧被禁遏住了，他才安安靜靜地走進去，一面察看着房間底四週，一面說出他底來意：

「收阿曉做義女的葉樂德已經到我們局裏報了案了，他說他底娘姨親眼看見你把阿曉拐了走的。陶大興你到底是個什麼妖怪投胎的呢？警察局整天要替你操心！其實人家收留你底女兒是做好心事，她在你手裏只有兩條路好走：首先就是餓死，——三等區員王之道眼睛並沒有望着誰，鼻子豎起來在嗅着什麼氣味，說了。「不然就是長大了當私娼。喂……陶大興，你把她藏到甚麼地方去了呢？」他垂低頭，加上說。

陶大興緊緊地閉着嘴，顯示着農民本來的頑固和拙直，喉嚨裏迸出空洞的吼聲。兩個傭僕人學着貓底姿勢，拿手帕擦臉上的汗珠。

「對於一個好心人，光抵賴就行了麼？你看，葉樂德不是可憐你父女沒有飯吃，」那區員在身上掏出一張五塊的鈔票來，

接上忠告着那酒鬼：「他就不會再給你這五塊錢了。你把阿曉交出來，以後不要再幹這些蠢事！你們以後最好連面都不要見。如果你不肯，那麼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你要回你底女兒。」

「他不覺得他出的價錢太便宜了麼？」

「那是你自己情願的。現在我們不要爭論價錢也好，事情是一定要這樣辦的。依我看，這件事情你還是答應了葉樂德底吩咐好，萬一聲張起來，我們就先辦你一個販賣人口的罪名。明白麼？所以你該曉得，我們也是可憐你的，而且我們覺得你多得五塊錢也不錯呀！」

陶大興沒有理會他，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他底矮小的身材在燈前似乎突然脹大幾倍。他伸出手臂向頂上抓著，影子在房樑上跳躍和奔跑。

「大家都可憐我，那麼我可憐誰呢？」

他喃喃地說了，打着呵欠，走出天井外面。什麼東西把他絆倒了，於是他一匹大黑狗似地蜷臥在長滿青苔的碎磚地上，黃鬍子黏滿黑泥巴。

紀百科和白子安低聲商量了一會兒，敏捷地擦亮了火柴，在他身上各個袋子裏摸索着，然後失望地嘆了一口氣，搖搖頭，罵着：「唔，酒鬼！完全不曉得那兒去了！」

「真是怪可憐的！」白子安臨走的時候這樣說着。

二月九日，一九三四。

中華書局出版

十大字典辭典



贈閱各書
樣張

敝局出版之各種字典辭典，內容完善，印刷精良，久已風行國內。惟所用之紙張裝訂，均選上等，質料既佳，當此不景氣之時代，青年學子及一般人士，不易購備，茲特選最切要之字典辭典十種，添印普及本，改用次道林紙精印，圖貨布面裝訂，庶成本減價，定價亦可從廉。（原印之普通本售價照舊）並發售預約，預約價幾只原印普通本定價三分之一，區區之意，無非欲減輕學子之負擔，而使學術參考之工具，得以普遍流通。

預約簡章

- 一、發售預約之各種字典辭典，冊數、版式、價目、郵費等，詳見下表。
- 二、預約期自本年八月一日起至十月底截止；外埠函購以郵局日戳為憑。
- 三、出書期本年年底。
- 四、下表所列郵費（連掛號費）及包裝費，以寄交國內各行省及日本朝鮮為限，蒙古、新疆、香港、澳門以及郵會各處，均須照郵章加費。
- 五、書價及郵費均用上海通用銀元計算，各地貨幣不同，須照匯市貼水。
- 六、自取書者，在何處預約，將來該書出版後即向該處取書。
- 七、預約諸君住址如有變更，請即通知原定書處，倘未通知而後書後該書遺失，本局不負責任。
- 八、內地函購，書價最好由郵局匯兌；不通郵匯之處，可用郵票代付，十足通用，但以二角以內者為限；外匯或某省專用郵票及粘連污損者均不收。

十大字典辭典普及本預約售價表

書名	冊數	版式	普通本原定價	普及本定價	普及本預約價	郵費
中華大字典	四	19 X 25.5	六.00	三.00	七.00	一.00
中華百科辭典	一	14 X 20	六.00	三.00	三.00	0.25
實用大字典	一	13 X 19	三.60	二.70	一.80	0.25
博物詞典	一	13 X 19	三.00	二.00	一.10	0.10
理化詞典	一	13 X 19	一.80	一.50	0.80	0.15
數學詞典	一	13 X 19	三.00	二.50	一.50	0.10
中華漢英大辭典	一	17 X 24	八.00	五.00	三.00	0.25
英華正音詞典	一	13 X 19	三.80	二.50	一.50	0.10
新英華雙解詞典	一	13 X 19	三.80	三.00	一.80	0.25
德華字典	一	13 X 19	五.00	三.00	一.80	0.25

預約三種以上者照預約價再打九五折
預約六種以上者照預約價再打九折

閒居雜感

葉永綦

讀書人的聰明

從看舊小說到現在，最使我看不下去的一部小說，就是兒女英雄傳了。

原夫燕北閒人文康之作這一部小說，據觀鑑我齋的序裏說，是「以天道爲綱，以人道爲紀，以性情爲意旨，以兒女英雄爲文章。」故「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其言人道也，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事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爲情，援情入性。有時談詞諧趣，無非借褒彈爲鑑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高唱歎於鐸聲

，而商量正學；是殆亦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

當然，我也不否認這麼一部小說確是「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的，但我盡自己忍耐的力將這部小說一回回地看了下去，直到此刻，我也還不知道這作者到底有些什麼「所爲」？而所謂「不得已於言者」又到底是些什麼「言」呢？

像十三妹何玉鳳那樣的女子，依我愚昧的感覺，當她的母親死了的時候，既知父仇已報，如果我是這小說的作者，我是一定讓她「不知所終」地去了是覺得好了一點的，然而

這小說真正的作者却不是這意思，他大概爲了說明自己這小說是「本性爲情，援情入性」起見吧，竟把那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女子，硬給那位據說一切都照古禮行事的安學海用他的「學問」將她說服，使她「死心蹋地」地做了自己的兒子

安驥的「兩頭大」的一個實際上是洩慾而名義上却是人家的媳婦的兒媳。使她以後做他家裏的女保鏢，使她以後鼓勵他的兒子上進，而又使她以後替他家裏傳種繼代。

可是儘管這小說的作者雖然將這結構寫得怎樣的合「性」近「情」，但在這裏，也還需要何玉鳳那位已死的父親給她託了一個夢，而才能使何玉鳳的意志發生動搖起來的。那末，既如此，其所謂，「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却又怎

麼解釋？是否周禮之作，周公當時曾留下一點夢的邪術，安排好給安學海爲他的兒子拉皮條用的？——這使我感到又不可解。

於是，在這之間，也不得不使那位安學海老爺的醜態自自然然地暴露出來了，安學海雖然一面口口聲聲地說什麼禮呀，經呀，而一面不誠心地和何玉鳳遵誓守約，一面又鬼鬼祟祟地設計使這位捨不得給他的兒子作爲妻子的何玉鳳終于做爲他自己兒子的妻子，好使他自家裏有能文的兒子，且又有能武的兒媳。因此，其家文武兼備，而家運亦必日昌。——但不消說，這打算，惟有如安學海之流有「學問」的人，才能想得而又冠冕堂皇地說得出的，所以安學海在這以後，還爲他那個不滿二

十歲的兒子，更娶了一個長姐兒作爲小星，教她怎樣好好地服侍他的兒子呢！

於是，在這之間，也就暴露出一切讀書人的醜態，讀書人因爲自己力不足以敵那些「粗野」的人們，而心裏又想這些「粗野」人們能爲己用，那只好以自己的「肚才」和毛筆子將他們說服了，然後才有辦法治他們，古代的打油詩中有所謂「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這兩句話，其正確的註解，大概也就在此吧！——而在此，却蘊藏着讀書人的多麼自負和自私的心！

然而這自負和自私的心，以及由這心的啓發而所做出的種種事情，却正是讀書人的聰明處。有些人自己雖在極窮苦的環境中而希望他的後人必須能讀幾句書，發達起來，這，

我想，他們一定對於這處所心照不宣地有幾分理解，而以這理解成爲他們自己的希望。

「呵呵！讀書人的聰明！」

我盡自己忍耐的力，看完了這麼一部兒女英雄傳。

◇死之一種

兩個月前，上海有個曾經從良過的妓女被一個花花公子從他的朋友處搶奪過來而又發覺她有異心乃將她和自己都殺掉這一件事，當時靈犀先生在社會日報上做了一篇文章，對於那個花花公子頗有點非議。

我讀了靈犀先生這一篇文章後，不禁也有幾許感想。我以為靈犀先生的說話雖然都說得很對，不過這僅在道德的立場上來評價，倘如站在愛的立場上來呢，多少，那個花花公

子也還可值得若干讚許，他是不應該受非議得這麼厲害的。

蓋一個人陷于愛的泥坑裏，自古至今，實在很少有人能把他或她自己提拔起來。所謂「揮慧劍以斬情絲」，這也惟在事後所體驗出來的一句經驗的話頭，假如當在愛得正在「甜甜蜜蜜」的那剎那間，誰能會以這樣堅決的神情得以揮出自己的「慧劍」來的？除非誰還想得到除愛之外，尚有其他值得他做的「事業」在。

然而就這點，那個誰，他是值得若干讚許的，因爲至少在這時候，他是不以愛爲遊戲，而以愛爲他的「事業」之一；能把一件事做爲「事業」那麼而不以遊戲的態度出之，那末，那個人是很有得救的希望。所以在這裏，如果一定對於那個人加以非議的話，則

這非議的地方，是在於那個人把他那件做爲「事業」那麼做的事究竟認識得清楚不清楚，究竟值得不值得而已，其他，想當無另外的間言。

既然把愛認識清楚做爲一件值得做的「事業」，而又以死來完成這「事業」到最後，那，他在他這「事業」的場合中，可謂將一切的責任也都盡了的。他雖然殺死了旁人——他的對方——但他自己也沒有自私地活着。——雖然從這裏我們知道他也還確存下一種自私的心，他就爲了要完成自己的「事業」不惜犧牲旁人的生命，可是，那個旁人的生命從她允許愛他的時候就和他的「事業」併在一起了，一旦他失掉了他那「事業」的中心，則他這憤恨，在純粹的愛的方面說話，也還是件美德呢！

因此，那個花花公子從他的朋友處奪過他的「事業」來；因此，那個花花公子會發覺自己的「事業」失敗了的時候，他是下了決心與這「事業」而同盡。

他的自殺殺人，並不就是自殺殺人，而乃是殉他的「事業」失敗了之難。他無法忍耐下淒涼的苦厄，而以熱情和勇敢跳出了這苦厄，使自己再也不必而且不可能記起這以後種種的苦厄來。

世事交織着許多迷惘紛擾永久糾纏了人們的時候，人們中是只有兩種人可得解脫的：一種是勇敢的人，另一種是怯懦的人。前者的解脫，他如果得活，他一定更有為地振作起來，把失敗了的舊事丟掉了再從頭做起，否則，即死，於他的生命全無一絲的苦痛；後者

的呢，就以遊戲為能事，他活着就苦不似着一樣了，有時候想到死的懼怕，拿死和他的失敗了的舊事一比，他就以這還活着的自慰做為他的解脫。而在這兩者之間徘徊着的人們，却正在苦厄中受盡了他的一切的災難。

這樣，人們才懂得要認識清楚自己的生和旁人的生方能在一種情感的激動中救了自己和旁人出來，若拿道德的尺度來度量每個人自以為是「事業」的事件，那還是種近乎冒險的，摸索的辦法。

我寫這一篇文章並非想批評靈犀先生的文章，也不想在這一篇東西內真實地讚許那個花花公子，我不過想藉這事件寫出了我的一點感想。

並不是我誇口在說，我想當那個花花公子在自殺殺人的

那利那間，恐怕他對於我這些話連想都不會想到的，——這

論要他理解？

十八，七，廿三。

社會的演出

——江蘇談作——



從改良文明戲談到觀音戲

陳·奕

在過去被認為是迎合社會低級趣味而毫無藝術價值的文明戲，在現在這戲劇運動剛在走着正確的路線的時候，却被注意到了，而且在去年已經就提出了「改良文明戲」的這一課題。

的確，關於「改良文明戲」的這一課題，是值得我們的注意而應該提出來討論的。

文明戲在過去的被認為沒有藝術價值和低級趣味，這是對的，但是，我們是不能否認牠是不成爲一種戲劇，否認牠沒有戲劇的形式和戲劇的特質。在過去，文明戲剛盛行的時

候，一班當時的新學派之流，還不是認爲是一種新的有價值的戲劇，而努力從事這一工作，向着舊劇抨擊，和着舊劇競爭嗎？

文明戲之所以被輕視和被認爲沒有藝術價值的原因，這完全是由於另一種新劇——即現在的採用劇本的舞台劇——的興起，而一班幹戲劇的人們，轉換方向從事這一新的工作，而把文明戲放棄。所以，文明戲之被一班人抨擊，就與文明戲興起時舊劇的受人抨擊是一樣的。

然而文明戲之所以會變成

迎合社會低級趣味。而失去了戲劇本身的藝術價值，這一原因，也完全是爲了被人們的放棄，以致他不能不流入低級社會去找他們的出路。這樣，文明戲之失去了原有之價值而變成爲低級趣味化，這一現象，是必然地，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文明戲他自從在智識階級失去了勢力之後，他却在小市民層間建築起了他的更堅固的基礎。變成了一個新的範圍，擴大着他的勢力和影響，使他不致爲新劇的排擠，而固守着他所殘存着的壁壘。

小市民層之所以歡迎文明

戲，這是因其能迎合他們的低級趣味之故。另一方面也因新劇的過於帶着濃厚的智識階級的色彩，往往是使他們看得摸不着頭腦而毫不明白戲裏所顯示的事物和意義；反而使他們覺得文明戲的趣味化是更有價值，更是需要。這一傾向，更是增加文明戲在小市民層間的基礎更加的鞏固了。

文明戲的在小市民層間的勢力之大和基礎之固，已經如上述，所以，要是想將新劇的勢力打進去與他競爭的奪取觀衆，這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至於說到根本把他推翻，那更是困難，而且是不可能的夢想。

在過去，戲劇運動沉入在爲藝術而藝術的時期中，文明戲的被輕視是必然的。然而現在是不問了，雖然還有一些的所謂戲劇家們還在提倡着爲藝

術而藝術的戲劇，但那是極少數的。而現在的新興戲劇運動却是勃興的走上了一條新的路線。這一新的路線，就是爭取廣大的觀衆，擴大着新興戲劇運動的影響，當然，在這一新的原則之下，過去被視爲無價值的文明戲，是應該注意到的。因文明戲，他是有着廣大的小市民層的觀衆的。

新興戲劇運動爲了要爭取這一廣大的小市民層的觀衆，擴大着其勢力範圍，必然地，與文明戲的勢力是起了極大的衝突的。爲了避免這一衝突，那末只有提出「改良文明戲」的這一課題了。

「改良文明戲」的這一課題的提出，無疑的是很正確地。然而應該如何改良呢？這就是值得來討論的問題了。

有人曾經提出如下的幾條

原則：

A、組織新的職業劇團，侵入文明戲的勢力範圍中與他說爭。其組織和形式與文明戲同，但採用劇本和應用着新的舞台設備。

B、用新的人材，如演員，導演，編劇，以及技術人材等加入文明戲團，以便糾正他們錯誤，及使他向新的路線進展。

C、供給新的劇本與文明戲團，以便教育觀衆，使他們對於新興戲劇的信仰，而打破他們過去的低級趣味化的心理。

D、爲普及起見，把有意義的劇本，盡量的演出在文明戲壇中，但是應該注意到有趣味和淺顯，使觀衆能夠起了情感的作用和容易明瞭。

E、劇本盡量的採取有時性的事物作內容，如有價值

的新聞時事等。

F、對於舞台設備和演劇技巧都應特別注意，打破過去的那樣毫無組織的形式。

以上這六條，是在去年，就聽到提出，而且在一些戲劇刊物中，也似乎有討論過，但是直到現在，並沒有看到一個結論。所以，在這裏我想把這幾條原則不妨再來檢討一下。

A、組織新的職業劇團，這是不是可能的事？

對於這一問題，我想誰也不能很容易的肯定吧！第一經濟。關於金錢的問題，在目前這樣情形之下，到處都鬧着經濟恐慌的時候，是不是一件容易解決的事？第二人材。在現在的劇壇上，人材是在大缺乏的時期，舊的人材沒有，新的人材將如何訓練？第三地盤。現在在小市民層間的文明戲，

都有他們固有的地盤，是否在這中間能夠使你有可能得到一個地位來發展勢力？這三條是組織新的職業劇團的主要原則，這三條原則辦不到，根本就發生了極大問題。

B、一切技術人材加入文明戲團是否能實現？

這問題就有如下兩條困難的事。一，如何打進去？這或許有人會回答說：這可找人介紹。不錯，找人介紹是可以的，但那是一人二人就容易呵，要是人多是否有辦法，而且是否他們需要？二，是否能夠得到勢力？這我想在未做到之前，是無人坦白可以回答是可能的！一個集團有一個集團的主持人和舊勢力，文明戲團當然是不能例外。那末要如何在此裏面得到勢力呢？

C、D、E、（這三條原

則上相類似故合一)劇本問題

關於劇本的問題，是一個特別應該注意的問題，故在C、D、E、三條關於劇本的原則之下，就有着好些是必需討論的疑問。一，供給劇本給文明戲團是否有可能和他們是否接受？劇本在現在的劇壇是感到極度恐慌的時候，就是非職業者很久的一次公演，尙且還要演舊戲，那末，怎麼樣能夠有劇本供給他們呢？而且文明戲是一貫沒有用劇本的，只是每次新劇上演時說了一次劇情之後，一切對話動作就由演員在台上臨時去自己發揮着，那末他們過慣了這樣的演法，是否劇本送給他們，他們能夠接受和應用呢？二，是否劇本能夠得着觀衆的完全了解和同情？這就是一個重要問題，照現

在舞台上應用的劇本，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一個能夠適合。大部份是恐怕演出之後，他們是不容易懂和同情的。所以，舊的不適合，新的是否就會大量的生產出來，而且是適合的？三，關於劇本的採取新開時事爲主體的問題。我想，這一問題的提出大約是因去年春秋社在新世界時演出了「一九三三前奏曲」，「山海關失守」等新鮮的，有新開性的劇本而得到小市民層觀衆的歡迎，所以才提出的。的確，這種取材的劇本是很好的，不但是新鮮能引起觀衆的興趣，而且還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但是，這種新聞雖然是在中國的報紙上每日都可看到，然而這種劇本的產生是不是可能多量呢？這我認爲是一個大問題。

能得到地位之後才能做到的，無論如何，在現在我是認爲還談不到的問題。

以上是我於這提出的六條原則的意見，是對和不對，那只有等人家來指教，不過，我現在認爲關於「改良文明戲」的這一課題，他的重要性是比討論什麼演古典劇和研究莎士比亞遺產的問題都急切。希望大家繼續的把這問題討論一個結果。

談到這裏，我想對於觀音戲的問題也是需要提出來討論一下的。在我認爲這是與前一個問題有相連繫的。

觀音戲這是去年才聽到陳大悲他們組織的。到現在還不久，就會被人注意到的。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可喜的事。陳大悲他雖然是一個所謂禮拜什麼派的戲劇家，他在過去劇壇雖

然有一點歷史，但是，一班戲劇家們總是對他沒有好感的。不過他的組織觀音戲，是一件很好的工作。當然，我們注意觀音戲並不是就要捧陳大悲，說他有豐功偉績，不過是談到觀音戲就得提到了他。

所謂「觀音戲」，就是一種用劇本在無線電中播送出來，加上了效果的作用，而毫無形象的一種新的形式的戲劇。

觀音戲在我最先注意的時候，就是陳大悲他們在無線電播音台播送他的「紅花瓶」。當然，「紅花瓶」的書本，我是沒有見到，不能瞎批評，不過在這裏我將把我聽到的印象說一說。

「紅花瓶」在我所聽到的覺得是一個很複雜的，可說是只能當觀音戲來播音而已的。的確，在形式上是別創一格的。

不過在內容上，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他只是說着一些人們的瑣事和爭論。只有些微的對社會黑暗面不滿的憤恨的表現。如內面一段在南京的客棧裏的對話，他是有着頗幽默的諷刺的。不過那是很少很少的。在這裏我也不想多談，等有機會看了書本之後，再詳細的來寫篇較長的評文。

觀音戲的受人注意，這是最近的事，當然，關於這問題就有很多人在討論着。但是，我認爲必需討論的有二點。

一、觀音戲是否適合社會的需要。

觀音戲是最近才有的一種戲，沒有長久的歷史，也沒有專家去研究過。所以，是否他是一件有價值的藝術？這還沒人給他下過批評。不過，關於這一點，我認爲是必需從他的

是否適合社會需要這一原則之下來討論的。有人這樣的說：

「觀音戲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爲他是沒有普遍的有力量的作用，只是供給少數人娛樂而已。」還有一個意見是：「根本無線電收音機不是每人都有，那末觀音戲的聽者有多少人呢！根本就是一件不需要的玩意兒。」以上的這兩個意見，我以爲是錯誤的，他們都認觀音戲是一種無聊的玩意兒，而忽略了他的重要性。當然，觀音戲他是沒有舞台劇的那樣有着生動的力量，那樣有着廣大的觀衆。但是，他的需要是不能說沒有的，雖然無線電收音機不是人人有，可是，在這都市的區域也未必是少數，那末，在我感覺到觀音戲，在這都市，是適合社會環境的需要

的。一，觀音戲他能夠使人坐

在屋裏如聽音樂般的得到戲劇的傳播。二，觀音戲他可使一般沒有看舞台劇的人知道了某一劇的內容，有時可以引起他對於戲劇的興趣。三，可以應用觀音戲傳播，一些與有收音機的人們有相當關係的有意義的劇本，使他們有了感覺。以上三點可說是觀音戲的特質，從這三點特質可證明其成爲一件有用的有意義的社會環境所需要的和適合的宣傳工具。

三、觀音戲的意義和劇本的問題。

觀音戲是絕對不能否認他是毫無意義和力量的東西，雖然，他只是少數人及小市民層所能享有，但是，他的意義和力量還是存在着的。在小市民層中間，還是可以有着他的偉大力量的作用的。在這都市，小市民是佔着重要的地位的。

觀音戲能夠在小市民間拿來作爲戲劇運動工作的一種，他的價值和意義就可算爲很大了，而且每一件事物是由小而大的，慢慢地難道觀音戲不能夠再擴大他的範圍和作用嗎？所以，觀音戲的價值，是不容誰來否定的了。不過，換一句話說，要是觀音戲不注意到劇本的內容方面也是可以使他失去嚴重的意義的。所以，觀音戲的劇本方面，是有特別注意的必要。誠然，觀音戲的劇本的內容首要的條件是必需採取適合於這班聽者的羣衆。而另一方面對於技巧方面也該調和，而使聽者能夠發生着情感的作用。所以，劇本的採擇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但是，舞台劇本是不能夠適合觀音戲的應用呢？這一問題也是應該顧到的。

田漢的「生之意志」一劇，書

社會：1·3·九五

由魏鶴齡，劉亞偉，劉莉影三人播音過，當我聽完之後，我覺得這劇的採取爲觀音戲是失敗的，內容的不適合這是另外的問題，根本技巧方面就不能夠作爲觀音戲的劇本，其主要原因在於動作（效果）太少，對話不通俗——我認爲觀音戲的劇本是應該特別注重效果和對話的通俗化的——。不過其值的舞台劇本是否可以應用，那只有再行嘗試才能知道了。

對於觀音戲應該提出論的兩大要點，已有如上所述。最後，我希望觀音戲運動工作——特別是幹觀音戲者的人們，對於這一問題是應該注意的，因爲觀音戲是一件新發現的有價值的東西，我們是不能夠放棄而使他泯滅的。

一九三四六月

問題之審

「閒話揚州」真面目

連日陰雨，天氣涼爽，雖然覺得滿高興。但禮拜六，禮拜日兩雨綿綿，不能外出，便難免有「濕雨之陰鬱」。

昨夜難得禮拜六，因雨不曾外出，在家看成了問題的書：「閒話揚州」。因爲這部書在中華書局已經買不到，特略爲介紹於此。

目錄：揚州人的生活。揚州的風景（上）。揚州的風景（下）。附錄：一關於揚州的參考書一覽。二揚州的形勢。三揚州的沿革。四揚州的雜話。插圖：小金山，平山崗，高松嶺，徐園一角，綠楊村，梅花嶺，瘦西湖。

讀者易君左，筆下有時尖刺一點則有之。說他對於揚州意存污辱，則不見得。而且這書全書，時時地地發現易君對於揚州的愛好與贊美。

試想，對於一個厭惡得連地名也不願意想起的地方，焉能寫出這樣三萬餘言的長文？

讀者對於揚州的愛好，從下面幾句話可以看出來。「揚州的風景究竟是一種什麼式樣的模型？我先在這裏說出八個字來代表：清新，幽麗，柔和，纖細。」以下的洋洋萬言，便是對於這八個字的細描。如揚州如何清新，如何幽麗。如果沒有到過揚州的，讀完這本書，真是非設法去遊一趟不可。

崔萬秋

試舉文中一例：「從這裏，我們又可以領略到揚州的幽麗情景。在夕陽斜暉中，在晚霞洗麗中，在黯淡黃昏中，都可以領略幽麗的滋味。復庵兄遊瘦西湖有兩名句是：『最是荷霞殘照裏，揚花風送滿船歸！』我們試想在揚花柳絮飄舞如雪的滿湖中，撐過一葉小舟，回頭遠望彩霞的照耀與湖水的澄碧映成一片似紫非紅，似青還綠的顏色，合碧琉璃未瀾湖水晶瑤瑤的精美畫出一幅絕妙的水畫；在暈時，真有黃仲則『晚窗一抹影漁翁，那有者船顏色似衣裳？』之贊賞！」

對於揚州人的性格，易君左是這樣的贊美着：「揚州風景還有一個特質就是柔和。江北人的性格多強悍，而揚州人則很和平。揚州人雖在江北早已江南化了。他自稱以宋代表整個兒的江南民族性，說揚州是江北，真無天寬枉！因人性的關係，造成了景物的柔和，因景物的柔和陶鑄了民族的性格。揚州人的長處與其他江南人有不同的地方，就在「柔而能和，善而不靡！」風景可像人民生活的象徵，也可像民族性格的象徵。我們在揚州郊外閒步漫遊，不能發現任何爭鬥的現象，好們都在一種幽靜祥和的空氣當中，什麼事都滿不在乎！」

其他贊美揚州之處，無日皆是。不知何以揚州人對於這位揚州的知己，竟如此不諒？

十年如夢憶巴黎

(三)

徐仲年

我們從烏昂日莉宮踱出來，依着蒂園莉花園外邊，回向東南走，可不要沿了省納河走，經過了魯佛爾宮，一直走到第一區的東端（觀巴黎第一區圖）。這段路，是相當長的；不過我們所走的是極著名的莉馥莉路（Rue de Rivoli）：如果到了巴黎不上那條路去，猶之乎到了上海沒有去過南京路或霞飛路！它始於恭各爾特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即在烏昂日莉宮的後面，靠近第一區的西端，在第八區境內），終於巴斯蒂廣場（Place de la Bastille，在第四區的東端），是巴黎最長最美諸路中之一。這條路，在恭各爾特廣場與魯佛爾路 Rue du Louvre，在魯佛爾宮大門前之間，坐北朝南的一面，有許多意大利式的房子，人行道在弧形的建築物下穿過，彷彿上海法租界公館馬路大自鳴鐘至外灘那段的房子，不過更美術化。莉馥莉是意大利東北部魏內西（Vénétie）附近，阿蒂時（Adige）河畔的一個村落；一七九七年一月十四日，拿破崙在此打敗了奧軍，這場戰爭是很有名的：爲了紀念此戰，築了莉馥莉路。本來，拿破崙希望它馬上完成；實際上延至一八一——一八五六纔開路及竣工。

我們到了第一區的東端，就是說：從由東西的莉馥莉路走到南北的賽巴斯獨卜。這所裁判所始創於一一四七，重建於十五世紀，自從一七九〇起，政教分離，取締了宗教官長裁判權，沙德萊頓成廢物；一八〇



沙路（rue 或 route），大道（avenue），樹蔭道（boulevard）幾種，譯名以此爲標準，——我們沿了賽巴斯獨卜兒樹蔭道折向南行，直達省納河畔，到了沙德萊廣場（Place du Châtelet）。Châtelet 這字，本來作「小城寨」講，推之爲「裁判所」（grand-châtelet），或「牢獄」（petit-châtelet）。廣場的命名因爲

那裏有一所「裁判所」和附屬於它的牢獄。

二，當局把它折毀了，原來的地址改爲今日的廣場。場內有一清泉，出諸白哈兒（Bralle）與卜西烏（Posio）之手（一八〇八），是著名的。

我們既到了河邊，不妨走過貿易橋（Pont au Change），至城市島上去玩玩。這個島的來源，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這個島，第一區祇分得一角，其餘都劃入第四區（觀分區巴黎簡圖）。在這一角裏，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審判廳或法院（Palais de Justice）和聖脫·沙貝兒（Sainte-Chapelle，意譯：「神聖的小教堂」）。法院房屋的古舊，幾乎同巴黎一樣。自外面望去，很是森嚴的。不過我們所要參觀的是法院的一部份：門房間（la Conciergerie）；——當年帝王居住法院時，護衛軍士駐紮在那裏，故有門房間之稱。在大革命時，門房間變爲牢獄，關着不少有名人物，例如：瑪麗·安東懷耐脫（Marie-Antoinette）：一七五五——一七九三被殺，她慈惠她的丈夫法王路易第十六去私通外國，抗拒革命；瑪麗·安東懷耐脫的祖母德后愛麗薩蓓脫（Elisabeth-Christine de Brunswick-Wolfenbüttel）：一六九一——一七五〇；上斷頭台時悲呼：「哦！自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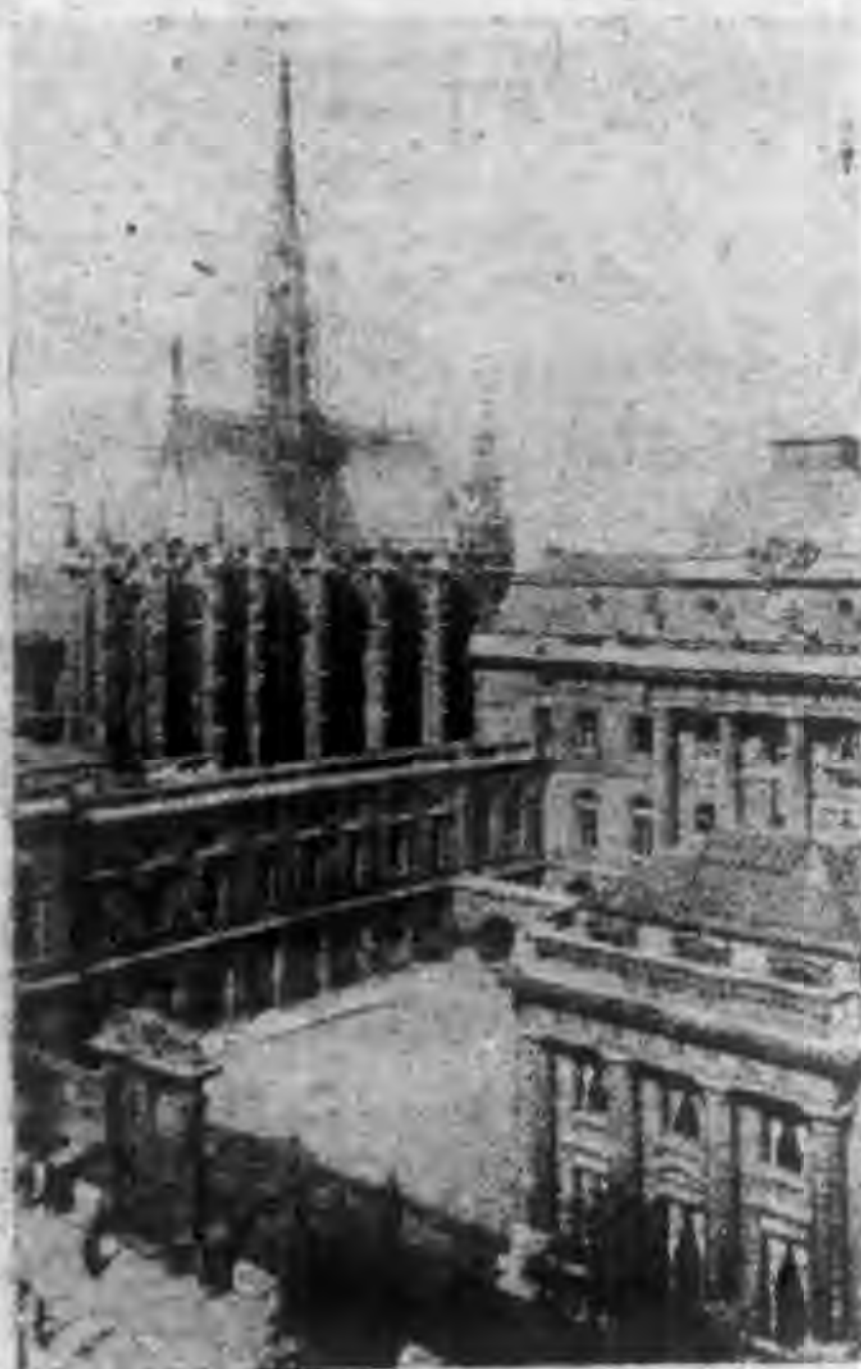


自貿易橋上望法院

家假借了你的名字幹下多少罪惡！」的維蘭夫人（Mme Roland）：一七五四——一七九三被殺；路易第十六的侍從大臣馬兒瑞爾勃（Chrétien-Guillaume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一七二一——一七九四被殺；大革命家，大演說家唐棟（Georges Jacques Danton）：一七五九——一七九四被殺，他的同志雷蕩斯比愛爾，Robespierre，嫉妒他，把他送上斷頭台；巴黎市長巴義（Jean-Sylvain Bailly）：一七三六——一七九三被殺，他本是革命黨重要份子，因反對弄死路易第十六，便也被送上斷頭台了。聖脫·沙貝兒適在法院的腰部，建於一二四五——一二四八，建築師是蒙脫（Pierre de Montereau）；法王聖·路易居住此地。它建築得非常之靈巧；兩尖樓之間，本來有一頂天橋，可惜於一七七六毀壞了！它的外形好像用糖捏成，而它的內部又似剪紗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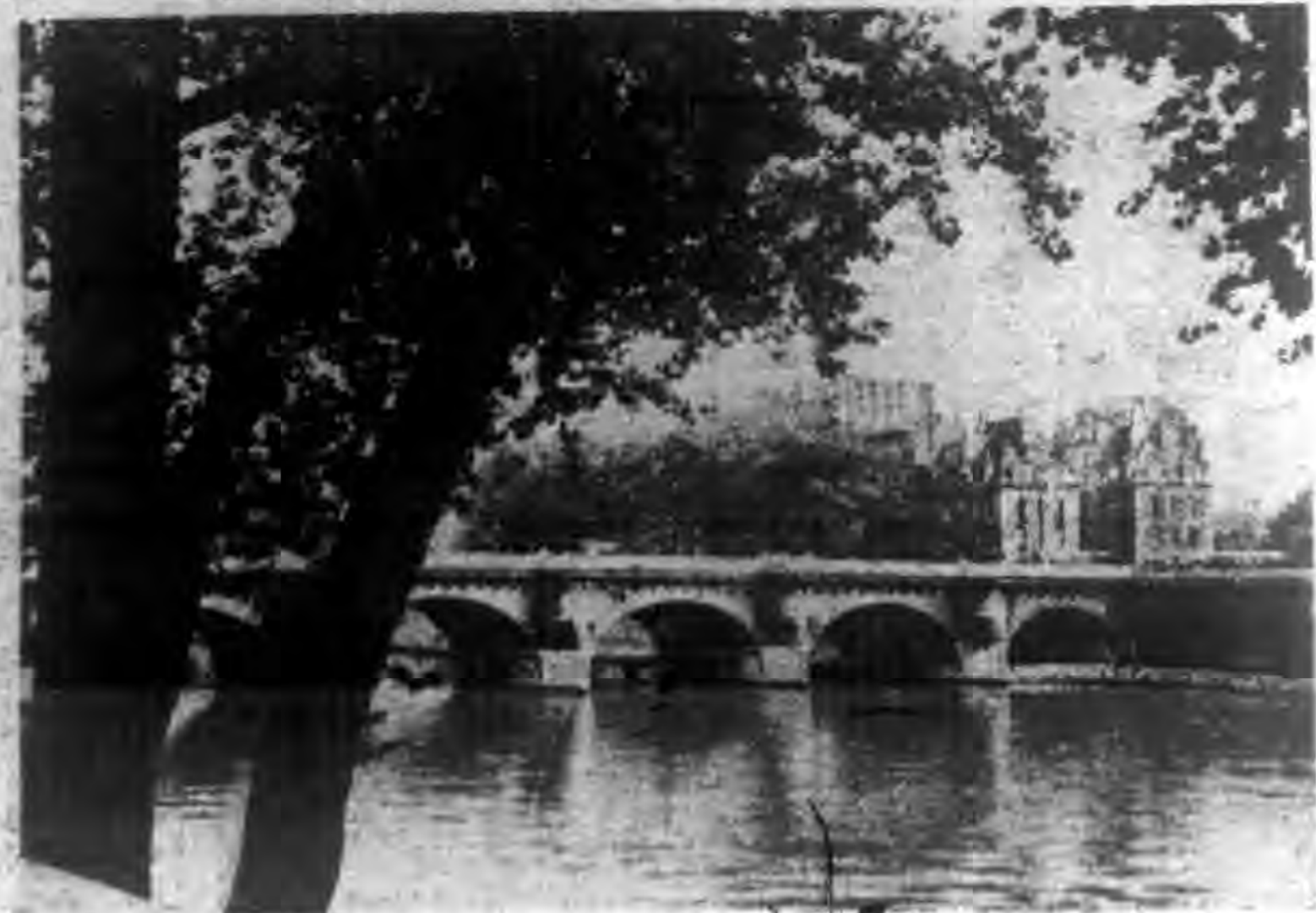
我們沿着河向西走，走到貿易橋西面第一頂橋，叫做新橋（Pont Neuf），就此重渡省納河，離開了城市島，跨上新橋路（Rue

du Pont Neuf) 一直向北走，跨過荊馥荊路，深入第一區內的第二分區(觀巴黎第一區簡圖內有(2)字的所在)，去參觀中央小菜場(Halles centrales)。名稱上是小菜場，其實什麼東西都有得買的，不過以食物為大宗罷了。賣同樣商品的店聚在一起，店前的路即以該項商品的名字為名，例如：家庭日用布品路(Rue de la Lingerie)，桶業路(Rue de la Tonnelerie)，皮業路(Rue des Fourreurs)，大古董路與小古董路(Rue de la Grande 或 petite Friperie)，轉賣商人路(Rue de la Cossonnerie) 等等。築於一八五七——一八六八年，這個小菜場不時地在那裏發展。它每年至少要



▷ 聖 脫 脫 沙 久 兒 外 景 ◁

賣出兩萬萬啓羅的肉，五千萬啓羅的菜與果子，六千萬啓羅的魚，三千萬啓羅的家禽！參觀的時間最宜於子夜到清晨七時。



◻ 省 納 河 上 的 新 橋 ◻

我們應當節省一些時間，離開中央小菜場，經過商務交易所(Bourse de Commerce，即在中央小菜場西)，沿着小菜場北面的大道(Rue Coquilliere，貝殼商路)，穿過克懷·若·撥蒂·三路(Rue Croix des Petits Champs，意·瓦·小田交叉路)，略向西南入巴意路(Rue Baillet)，由巴意路入窪露懷路(Rue de Valois)，而達王宮花園(Jardin du Palais Royal)的側面(觀巴黎第一區簡圖，此處已是第一區內的第(3)分區)。由此，我們或向西北走，從花園後面進去，再轉到王宮(Palais Royal)，此路較近，或向東南走，從王宮正面進去，再轉到花園裏。這所宮殿，建於一六二九，

初名紅衣主教宮 (Palais-Cardinal) ，原是當時大臣紅衣主教李盧利遠 (Richelieu : 一五八五——一六四二) 所造的；李盧利遠垂死時把它贈給他的主子路易第十三，改為王宮，可是主教死後數星期，法王也去世了。路易第十四把它贈給他的兄弟烏萊昂公爵 (duc d'Orléans, 一六

九二)；隔了一年

，宮中失慎，把宮

中的戲台燒去，烏

萊昂公爵動用公款

重新建築。一七八

一，再度失慎，又

將該戲台焚去；沙

爾脫爾公爵 (duc

de Chartres) 乘機

添築了北面，東面



□ 法 國 的 國 家 劇 院 □

昂迴廊 (Galerie d'Orléans) 代替了它。法國國家劇院又名莫里哀爾之居 (Maison de Molière)，其實叫錯了，因為莫里哀爾根本就沒有在那兒演過戲。莫里哀爾 (真名卜克冷 J.-B. Poquelin : 一六二二——一六七三) 是法國的「劇聖」——喜劇作家，又是絕好演員——，也是古典派文學的大師。他一死，法國的喜劇界就寂寞了！固然有浦馬爾



□ 法 國 的 劇 聖 莫 里 哀 爾 □

地方。法政府還津貼其它的劇院，而以國家劇院居首；那兒，人材又多，藏書更富，無怪乎能享盛名了！我勸已有相當法文程度的人

王宮劇院 (Théâtre

Beaumarchais : 一七三二——一七九九)，有古德琳納 (G. Corneille : 一六〇六——一九二八)，可是都具體而微了！這個

劇院，受國家津貼，直隸於教育部，它曾經搬過好幾次場，也被解散過 (自一七九二至一八〇二)，自一八〇三起，長居現在所在

地方。法政府還津貼其它的劇院，而以國家劇院居首；那兒，人材又多，藏書更富，無怪乎能享盛名了！我勸已有相當法文程度的人

進去看看，聽聽；若是法文程度太淺，不必進去，因為那兒常演古典派劇本，不易懂得。

參觀過了國家劇院，且到歌劇劇院大道上去散散步，我有秘密告訴給您聽。先看這條街。它是這樣的繁華，這樣的熱鬧！您可知道在十四世紀以前，此地滿處是垃圾堆，土堆，茅屋；而自十四世紀起，此處設有白羊賣買場？您總料想不到罷？猶之今日坐汽車過上海愛多亞路的朋友們，決不知道在清末上海折城的時光，——距今不到三十年，——這條路還是洋涇浜咧！在白天裏，這條路上的房屋沒有特別引起您注意的地方；我們且等待夜之臨至。嚄！這家門上的號數比別家門上的號數分外寫得大，而且有一盞燈照着；您可注意？再走這些。那一家的門牌是淺綠色玻璃的，裏面有電燈，很像滬寧車頭二等門上的號碼；您可看見？來！輕輕靠近這個玻璃窗，窺在窗簾後的是什麼？女子的乳峯？您姑且把指頭輕輕在窗上敲幾下；敲呀，不要膽小！哦！一個裸體的女子——下半身匿在簾後——向您笑？您可明白了罷？這些都是「公開的房子」(maisons publiques)，中國人所謂的妓院。說到了妓院，便聯想起留學生的性的需要。金錢，時間，學業，大家都想到了，整備過了，只有性的問題沒有想到，或許想到，可是受了舊道德的影響，不願談也不敢談。請問：「食色」性也，為何世人注意了「食」的問題而忽略了「色」的問題？這正如一般人所謂的「上下身」：上身要清潔，下身是「污穢」的，便可馬馬虎虎，真是可笑！留學生的年齡少則十六七，大則三十左右；正當性慾發達以至極強時期；在外國的時間，多則十餘年，少亦兩三年；以發展程中或極強的性慾，逢着長時間的抑制，是不是合乎衛生？而且，性的需要不滿足，就難得用功。於是乎發生了三種結果：禁慾的人變為呆鳥；手淫的人成了癆病鬼；「白相」的人無心讀書，甚至身染惡疾。

歐戰以前，法國有種女子別號「耕莉瑞脫」(grillettes)，常是工人或小家碧玉。她有與單身的本國人或外國人同居，服侍他，宛如妻室一樣；她不問你要錢，也不逼你與她結婚，只須你肯養活她，給她衣服穿。兩人的感情往往是很好的，生了子女大家負擔教養的責任；談不來了，一刀兩斷，你不牽制我，我不牽制你。社會上也不看輕她們。一班兩袖清風的文藝家，無錢結婚，都愛過這種生活，愉快的生活。Grillette原是一種通常的薄布；推廣來講，便是穿這種布衫的女子。Grillette又與動詞grillet (「半醉」)同根；那麼，這班溫柔可愛的女子，平素常穿這種布衫的女子，能使我們陶醉了！不幸這個對於我們外國人很方便的習慣已經失掉了，我們只能到妓院裏去冒險！

如果要到妓院裏去，——我並不在此「誨淫」，乃是教人「避禍」，——務必拉了一個「門內漢」同去；尤其是初到法國及法語不高明的人，須得分外注意。有件千真萬真的故事，講給諸位聽，諸位可以借鑑。一位不會講法語的同學，冒冒失失，到妓院裏去玩。妓女笑問他某件事，他不懂。他誤以為問他肯出多少錢，他五個指頭一伸，表示肯出五個法郎的代價。對方沒有弄明白，單把舌頭一

伸，就忽忽入內，取了五粒紅色丸藥送到他面前。他以為是糖果，一張口就吞下它們。誰知這些是春藥，每一丸能支持一小時，五粒五小時！他勉強回到寓裏，立刻睡倒，病了四五個月，幾乎送命！

我們隨着歌劇院大道前進，兩旁支路不管，一直走到一條截斷該路的小田路

劇院大道，採取了小田路，——它是第一區的北界，——向西走，越過了三條小的豎路，而達寬大的太平路 (Rue de la Paix)。立在小田路與太平路的交叉點上，向西南一望，即可望見一廣場，便是我們要遊玩的廣場。

望唐姆廣場 (Place Vendôme) —— 觀巴黎

第一區簡圖中第(4)分區所在，——最能吸引遊客。望唐姆公爵，原名賽薩·杜·蒲爾蓬 (César de Bourbon, duc de Vendôme... 一五九四——一六六五)，是法王亨利第四與佳勃莉愛兒·倍

斯脫萊 (Gabrielle d'Estrees... 一五七三——一五九九) 的私生子。他們極相愛，有兩子一女，賽薩

是長子；她希望他正式娶她，不幸產後得病而死！賽薩是一位很勇敢的將軍，曾經戰勝西班牙艦

隊 (一六五五)；他的寓所即在此地，目下已不存

在了。寓所的遺址改爲望唐姆廣場。一六八六年五月二日，參政院下令：在望唐姆寓所故址，開一

起，自主區 (la Commune) 成立，命毀此柱；這根柱倒了折碎了，拿氏像依舊無恙 (十六，五，一八七一)。一八七五，法國國家學院會員諾爾 (Alfred Narmand) 受命修理此柱，恢復它的舊觀。望唐姆廣場遊畢，第一區內幾個重要的所在都遊過了；下次接續到第二區去玩。



(Rue des Petits Champs)；我們不再繼續走歐

廣場，名之曰：獲勝廣場 (Place des Capucines)。無奈百姓叫順了口，依舊叫它望唐姆廣場。

一六九九，望唐姆廣場之中，立起一座很大很大的路易第十四騎像，此像毀於一七九二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大敗奧俄聯軍於烏斯戴爾力茲 (Austerlitz，歐洲中部，

波蘭西南，戴古斯羅羅紀國 Tschacoslovagurie 內的一個小城)，獲砲二千二百尊。拿破崙命

令在望唐姆廣場中，堅立一有四十四密達高的紀念柱，即溶此一千二百尊銅砲爲之。柱頂立

有拿破崙羅馬裝束像，是雕刻家書吉 (Chaudet) 的作品。一八一四年四月八日，此像被取下，

棄置一邊；後又被溶，改爲新橋橋上亨利第四的坐騎。一八三一，路易——非力魄命素爾

(Saurer) 另爲拿破崙雕一穿禮服的像。拿破崙第三令居蒙 (Dumort) 另作一拿破崙像，代替

了素爾的作品 (四，十一，一八六三)。革命軍

「醜事」外揚

楊蔭深

靈犀先生借來，叫我替「社會」寫些小品。我本想寫些關於自己的事，以答他的盛意，但再想自己近來的事，實在不便對人言說。所謂家醜不可外揚，自己近來的事，實在只有一些醜事。可是靈犀先生偏叫我非寫些不可，無已，只得把這些醜事，從實的「外揚了」，靈犀先生真會挖苦我也。

所謂醜事，其實也並不是不名譽的事，也不是不道德的事。但自己總覺得事到如此，實在醜酸得很，不必人家冷看於我，自己早就這樣承認的了。

自己往常不會窮過，雖也不曾有過大錢，但溫飽度日，儘可不向人家借貸。今年不知觸了何運，竟至窮到非借貸不可，於是我的醜事，就一連起的來了。

這醜事一連有三起，我現在起起從實報告出來。

那第一起我是向一個平常從甚密的朋友地方去商量的。他在一家洋行裏辦事

，月入自豐。而且他在最近，正向我言說，想辦一種雜誌，叫我擔任編輯。後來並約定某星期六，大家在冠生園會聚一下。我當初並不答應，後來因

他再三纏繞，也就馬虎答應，我以他對

如此好感，因在未

星期六以前，過去

他借洋五元，他就

口拒絕。我問他星

六還用到冠生園去嗎？他就說現在這事暫

緩，將來再決定罷！

顯然他因我窮，就要和我疏遠了。本來他每星期總有一二次到我地方來的，現在怕我再向他開口，已有一月不見他的足跡了。

因了他的拒絕，我又不得不向另一朋友去設想。那個朋友在一家著名公司裏任廣告部主任，自然月入也不能算少。而且



▲女性的誘惑？

▲男性的欣賞？

——方健繪作——

他還辦一種畫報，經費完全自出，叫我也常寫稿，足見他的有錢，無庸諱言。我過去也向他借洋五元，他倒十分客氣，說是今天剛無，明天准定差人送來。我說送來不敢，還是我自己來拿罷！他說道裏茶役很多，沒有關係，我因不好拂他好意，也

就不必勉強，就說定在明日上午十二時以前。可是一到明日十二時以前，總不見他有茶役送來。我或以爲他因事忙，偶然忘了，於是就在當天下午，又去看他。不想起初門房說在裏面，但等名片拿進去後，回說剛剛出外去了。這顯然他在回絕於我

，我於是又白白丟了一次臉。

那第三次我想改變了方針，於是我向一位老師地方去借錢。那是一位滿口慈善為懷的老師，做起文章來他也很能體貼人窮苦的地方。我以為這次向他借洋五元，絕不會像那兩個朋友這樣白眼對我。於是在一天早上，到他家裏，他剛好還未出去。我怕就誤他的時間，所以寒暄之後就開口問他借錢。他聽我此言，就覺討厭起來。問我近住何處，我說暫住在公寓裏面。他說公寓很貴，自然多化錢了。我說不住公寓，又沒有別的住處。他說既然沒有住處，就應回家去的。聽他這樣一說，我也知道沒有希望。果然等我起身告別之時，他也正想走到裏面去了，連問說一聲「再會」也不願。其實我從來未曾向人借過錢，自信也並不怎樣的胡調，對於信用，也能恪守。往常朋友有急，也會勉力救濟。就像第一位朋友，我會經救濟他過的。可是事過境遷，人家就以白眼對待我了。世態炎涼，原屬如此，我也何必多所嘆舌呢。廿三年七月廿二日在似霧非霧的細雨裏寫。

談身邊文學

希·雋

近些日子，文壇間忽然流行着一個傾向，這傾向，就是許多雜誌刊物不斷地登載一些看似小說而非小說，似隨筆而非隨筆的雜感樣式的作品。這些作品，既沒有一種固定的形式，也沒有一種具體的內容，往往有某種文學制作的體裁，但并無其特有的故事，小說不像小說，散文不像散文，可是却明明具備着小說或是散文的樣式。在這裏實在很難為之下個適切的稱呼，無已，姑不妨名之為身邊文學吧。

如用社會觀點來看，我認為這種傾向是含有非常危險性的。這種作品若是繼續發展下去，嚴正的文藝作品必將被凌辱而遭受衰落的悲運。但在某種場合上，它一定是伸張着最大的勢力的。然而對於此，竟力有人加以重視。甚至大家都在相應地寫作這類身邊文學。無形中在幫助這毒藥的發散。

絕無疑義，身邊文學之所以流行，嚴格地說，便是官告一般作家創作精神的破產，說明他們不但以取巧，偷懶等，代替了嚴肅的態度，而且脫離社會環境的關係縮進個人表現的圈子裏去。

而他們所寫出來的作品就是一個無可否認的鐵證。那些作品，約略加以歸納起來，大概總逃不了這兩種色調：不是見一葉之落一花之謝，即情不自勝的觸動了無限的感喟，於是字裏行間都充滿了傷春悲秋，幽怨直愁，便是神經質的地莫明其妙的大發牢騷。前者可以代表林黛玉式的才子佳人之流的無病呻吟；而後者則是無聊的太過有閑的文人一種戲謔的供狀。像這樣的既無內容而又無獨特的技術的作品，除非供應有閒階級的哥兒公子於飽食之餘當作消遣時間的消遣品而外，試問在那一方面有絲毫存在的價值呢？

表現在所謂身邊文學的就是這些唯一的貨色。以個人低劣的生活情緒的趣味為基準，再加以日常無謂的瑣事，以及飄渺的幻想和荒誕的白日夢，匯合而作為作品的中心思想了。

雖則文學是基於人之思維和情感條件，可是須是激發於社會而又表現社會的一切，而後才能完成其最高的意義和效果的，它終究是社會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產物。

為什麼只會寫些有等於無的身邊文學呢？這世界這社會不是有更多更有意義而又更豐富的事象可以為寫作之優秀的題材麼？我相信作家們決非是缺乏這種能力的。可是作家們都像有意躲避，避開分期就是拋棄了自己的任務。

儘管沉在個人傷感生活的環境裏，儘管陶醉在個人哲學的享樂主義的藝術園地中。但現實的社會環境在胡連，大時代巨吼的傳聲自會把你的一切震碎的。要知道現今不是象牙之塔的金色時代，而廿世紀資本主義的經濟物質社會，驚惑的超現實的自我崇拜的個人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的標度，早被昨天的高潮所沖淨淨已成為歷史上的腳跡了。

這時代是要求表現社會的強烈的作品的。難道那巨響的傳聲尚不足於我們的作家一個深省的警覺麼。我想不至於吧。真正的文藝作家應當會深刻的把握住這個的。張開眼睛，向身外的世界作一次全般的展望，那你準可得到一種如一個暴風般的撼動和啓示，而感受到任務是如何的重大。我們的作家，快下決心撕碎那零碎的灰色的衣裳吧，投進洪流的大漩渦。別再逃避在一個已經崩圮的故宮之中啊！



社 戲

柯 靈

聽說夾濱有社戲，便決定要去看看。——這世界的變動真是太快，離開故鄉不過短短幾年，一切已恍如隔世，令人油然而生「少小離家老大回」之感了。這一向被稱為「福地」的小鎮，似乎也逃不了時代的風雨的襲擊。一步步在向農都破滅的絕境走。街上許多幾十年的老店都關了門，而許多頑皮的野狗却癩癩地在滿街閒步，把鼻子隨處嗅着尋找食物。在鄉間比較太平的時候，富裕一點的人家是都養着狗子來管門，叱喝乞丐和小偷的；這些滿街閒走的野狗們，從前也許會蹣跚伏朱門大戶之間，得意地向陌生的行人猖狂狂吠

社 戲

；然而如今，中產人家大都是處境日非，用不着再養狗子看門；十分有錢的，縱不遷地為良，移家都市；狗子管門也失了效用。因此牠們也不能不慘遭放逐，變成流浪街頭巷尾的野狗了。——不錯，故鄉真是變動得太快，使我幾乎認不清她舊日的面目了；可是從前家鄉許多生活的趣味，例如鄉間看戲的特殊風趣，却還鮮明地刻在記憶裏，湊巧聽得夾濱有社戲，我便急於要去看看了。

晚飯以後，我邀了三四個同伴；從橫山出發，坐着「出坂船」向三里路以外的一個小村中搖去。

這是春雨連綿中剛巧放晴

的第一天，長空如洗，天色好到有點令人心裏發慌。因為春水漲了，三江開了閘；這裏的河水便都快速地向閘外流去；船行是順水的，靜靜地坐着，祇聽得船尾咿唔的櫓聲，船底嘩嘩的水聲在響。

搖過村口的水閘，那水流得最急的地方，河面便開闊起來，眼前展開了一片茫茫的雲水之鄉。這時候月亮已從東邊的山背上爬起，穿過了一片溟溟的烟霧，溫柔地投入湖心。四野都是靜蕩蕩的，沒有鷓鴣，沒有犬吠；港口古廟的琉璃燈，燈花般寂寞地紅着。

我正神往於當前美麗的景色，同伴們却忽然和我談起天來。

「噯，想起來了，聽說現在上海的影戲都會說話，是吧？不過我想說話的聲音和嘴巴

的動作一定不大合拍。」
向我發問的是大家叫他「言哥」的中年人；我還沒有回答哩，二叔叔却接上去說了：

「不！非常合拍，不但說話有聲音，連走路什麼都有聲音的。去年在杭州，幾個朋友請我去看過；我起先還不想看，我想影戲一定很淡，沒有看頭的；後來一看，味道倒不錯。」

「哦，那真奇怪！」言哥贊嘆了一聲，接着又非常神往地問我：「你在上海常常到戲館裏看京戲嗎？聽說有機關佈景，我想那一定非常好看！」
我笑着回答他，說我是不大看戲的。那時候，我和他兩個的思想恐怕正是一個絕對的矛盾，他憧憬的是海上繁華的景緻，而炫惑着我却是一縷故鄉的社戲的純樸味。——拋下他的監義都市的問話，我問着

他說：「今天夾道的戲班很好嗎？」

「是不大好的班子！現在鄉下「水口」緊，戲做的很少；偶然有幾台年規戲，也都定一班起碼班子了人事。好班子開銷大，生意壞，站不住腳；如今好一點的是「散班」的多！」

聲音裏似乎有點感嘆。在從前，像官哥這樣比較開散點的人，一個春天的消遣就是趕來趕去在附近四鄉看會看戲；但目前恐怕沒有這樣機會了。

順水船搖得快，大家拉雜談着；耳朵邊已經飄飄忽忽地隨風送過了斷續的鑼鼓聲，知道離夾道已經不遠；抬頭望去，戲台下那一片汽油燈的燈光，也從樹林後絲絲地漏出來了。對着這若即若離的燈光與鑼聲，我恍惚回到了昔年的境地。據我的經驗，看社戲最令人

興奮的往往在這種時候，將到未到，鑼鼓聲彷彿招誘得你連腳底下也癢了起來似的。

到了夾道，上岸從小河邊繞過去不遠，便到了戲台下；「頭場」剛開好，戲還沒有開場。

四面看看場上的看客，寥寥落落的並不多；一排低篷下用門板搭成的看台上，祇坐着幾個十二三歲和七八歲的小姑娘；小河中橫七豎八地停着的多是白蓬賣零食的生意船，並沒有一隻明瓦烏蓬的看船。戲台上坐着幾個野孩子，有一個正在這邊那邊地打虎跳。

一種荒涼的感覺滲入我的心底；不像當年那種熱鬧的景象啊，也許戲沒有開場？這麼想，便往戲場附近兜了一圈。賣零食的還是多，不過生意似乎有點清淡；牌九攤和牌寶攤上，燈火輝煌，倒顯得幾

分熱鬧；聽得莊家拉長喉嚨喊叫聲音，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的阿Q來，不知那些賭客中間，還有幾個阿Q在內嗎？

戲一開場，看客居然熱鬧起來，雖不十分擁擠，倒也站滿了一個場子。

因為二叔叔和官哥有熟人，接着就送來了一碟西瓜子，端來了一張長檯，讓我們在神桌面前坐着，一邊剝瓜子，一邊看戲；我們就這樣一直看到了半夜。

那一天，給我的印象最濃的，是台上所演的戲了。記得從前最受人歡迎的就是「高平關」，趙匡胤向高瀛洲借頭，高瀛洲順從天意，終於把頭顱借給了那將有九五之尊的紅臉小將；或是「忠岳傳」中岳老太太替兒子刺背，岳飛盡忠報國；「曹操做壽」，包龍圖為官

清正，鐵面無私那一類；但我這次却看到了從前所沒有的統本「西遊記」。——據說這是近一年來最流行的新戲。

「西遊記」中的孫行者，當然是觀衆信仰的中心人物，唐僧有難，結果總是得救的；孫行者辦不了的還有觀音大士。使觀衆最感到興趣的是牛魔王做壽，大小老婆爭風吃醋；而酒筵中間，居然有一對摩登女子跳舞助興。——這跳舞女子是由男人扮的，滿頭珠翠，却穿了一身裸臂露腿的粉紅色舞衣，跟着半中不西的音樂在台上跳着；於是牛魔王在仰天大笑之後，得意地浮下大白。觀衆也開然笑了起來。

真想不到，那玉腿酥胸，剛風魔了上海市民的肉感藝術，就會那麼神速地流行到農鄉中去了。

我的俳優生活

汪優游

(五) 到南京去辦開明分會

在南京水師學堂，除了埋頭讀書以外，別無消遣場所。每逢假日，獨自到山中去散步，沿着儀鳳門的城牆，會奔到清涼山上游玩。有一次，一個人走到荒山上去睡了一覺，下崗去看見牆門上貼着一張警告行人的通告，說是山中近日發現大狼，時出傷人，單身切莫入山。我看見嚇了一跳，以後沒有同伴就不敢獨溜了。

後來端方在南京提倡體育，聯合全城八十幾個學生，在慈航壽壽時開了一假大運動會。會中共有五個錦標，被我與周麟瑞君得了兩個；聽說體育家郝伯揚先生會為此氣得吐血。我們的精神都寄在練習運動與比賽足球上，暫時將戲癮戒除了年餘。

在南京遇見了一位開明會的舊同志，那就是擅演「軍事改良」的軍事專家張俊甫先生。他在南京陸軍小學充任教員，舊雨重逢，分外親熱，他雖比我長了幾歲年紀，却與我一樣小孩子脾氣。水師學堂與陸軍小學相距約有二十里之遙，我時常去看他，他寄宿在學堂裏，我去談得晚了，便與他抵足而眠。

他在開明會演了一次戲，戲癮也中得極深，很愛把他的拿手傑作在南京人面前漏一漏臉，於是我與他便發起組織開明分會。

我們預定的計劃，是想把上海的舊同志招來南京，先演一次戲給大家看看，然後就地集召新同志，便比較容易得人信仰；因為南京的風氣未開，尙未認識學生戲究竟是一種甚麼東西？

上海的同志是招來了十幾位，都寄宿在學堂裏。但因我們人地生疏，又無人能墊錢，尋不到本地人幫助，無處去借表演的地點，我們的理想便無從實現。上海來的一班戲迷，在南京玩了幾天名勝古跡，也就掃興而回。

我與張俊甫先生仍舊不肯心死，努力進行我們的學生戲運動。其時南京有一個團體（會名已忘記）願與我們合作，曾經開過一次會議，並請在南京戲園搭班的名伶汪笑儂君蒞場指導，請他擔任租借戲園，他也答應了。會場議定所有前台一切事務，由該團體負責擔任，我們祇擔任表演戲劇。

我與張君便着手進行徵求社員，我在學堂裏拉了幾個同學；張君也招了幾個陸軍小學的學生。祇是兩校相距極遠，無法齊集在一處排戲，乃商定每校擔任演一齣戲。我便在宿舍裏關緊了房門，實行做導演了，劇本就採用那齣官吏改良；張君擔任排練的就是他的拿手戲軍事改良。

我召集的會員，都是住在一個宿舍裏的同學，朝夕相見，一聲傳呼，就能齊集在一處，排戲甚是便利。張君身為教員，在官立學堂內，實不易與學生接近，無論他自己混入宿舍，或招學生到教員室中來，都足以引起全校的猜疑；所以他的軍事改良；竟一事不能進行。

我與張君商量之後，惟有在學校以外尋一個地方去排戲，但又找不到當地熟人，城南太遠的地方又不很相宜。惟有在陸軍小學附近的雞鳴寺，我們認為最適當，於是就決定在星期日集兩校聯合排演，以後每逢星期日繼續練習，限定最遲排練四次就要公演。

第一次排演，適逢天下大雨，雞鳴山上游人稀少，這是很好的機會。我們就把面湖的閣改作臨時舞台，預定的是化裝演習，軍事改良戲中所用的軍裝槍械，張君都準備齊全，他自己第一個先裝扮起來。但是他帶來的學生却一個個忸忸怩怩怕羞，初試練習就要他們裝扮得奇形怪狀，都有不願意的樣子；內中祇有一個蘇州學生却十分高興，並且自告奮勇，願擔任劇中的女主角。這位先生名叫范承昌，他不是別人，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新舊劇大家范天聲先生。他的辯才無礙，能說笑話，能拉胡琴唱京調，會場中祇見他最熱鬧；我們也公認他是一位演戲的人材。

雞鳴山排戲，毫無結果而散。豈知這樣一個集會，竟引起了南京偵探的注意。外邊的謠言造得極大，說是有大批革命黨，運了大批軍械在雞鳴寺開秘密會議，預備某月某日在省會起事，因為怕引起軍警界的注意，特地揮一個下雨天開會。

那時的偵探，是專為捉拿革命黨而特設的，他們拿不到真的革命黨，便無中生有的造些謠言來嚇人；他們也像某地的巡警一樣，過了幾天定要交一兩件公事到寫字間去，真沒有法子想時，便與馬路黨三商量，捉幾個小弟兄進去關一差。雞鳴寺的事大概也是偵探邀功，把我們裝上個黨命革頭銜，他們就可以去報銷上司，到預定的日期沒有變故發生，就算是他們的功勞了。

這個捕風捉影的謠言，我起先還像睡在鼓裏一般，由雞鳴寺回校，還是很高興的進行我們的排戲工作。直至下星期的早晨，我到陸軍小學去，才由張君告訴我，說是某團體已拒絕與我們合作，說我們的演戲是有危險性的，官場並下令禁止學生演戲。

十幾個少年學生的集會，竟鬧出這樣大的風潮，殊出乎我人意料之外。我們當然不敢把腦袋當作兒戲，以後就此消聲匿跡，不敢再在南京城裏提倡學生戲了。

我與張先生白費一番心血，未免覺得可惜。我們便商議道：在南京人地生疏，租戲場借東西，種種不便，並且要引起偵探們的注意，我們不如回家鄉去實現我們的理想罷！

張君是常州人，他在無錫有許多朋友親戚學生。在年假期中，他便到無錫去成立了一個團體，聘請我們一班上海戲迷到無錫去表演幾天新戲。

張君的計劃實現了，他在無錫集召了幾個同志，成立了一個開明會，會所就借在無錫城中最有名的崇安寺裏；因為城裏沒有戲園，戲場借在一家大戶人家的客廳上。一切都籌備妥貼，才把我們接到無錫去。

我們一行七八人，早一天動身，就在崇安寺中休息一宵，明天就是開演的日期。那邊人材濟濟，甚是熱鬧。當夜就指導他們練習了幾遍，劇本仍是那兩齣「軍事改良」與「官吏改良」，這是預定的第一天節目，以後張君還編了幾齣新戲。

明天下午我們準備出發到戲場中去了，誰知青天中忽來一個霹靂，說是那大戶人家突然中途反悔，不願借屋子給我們演戲，運去的服裝道具一齊不許搬運進門。張君是此次演戲的主腦，事敗垂成，他的面子上如何擺得下來，他盡一日一夜奔走之力，居然被他另外找到一處地方。那也是人家的住宅，祇是沒有第一家寬暢；爲了要爭氣，只得將就些罷，這是他對我們說的話。

當日將那人家的天井佈成一個戲台。下午開戲，演的就是那齣「軍事改良」。因為籌備匆促，散出去的戲票，也不知道臨時更換地點，看戲的祇有幾個當地會員的眷屬和房主的親戚，外面來的人甚少，然而演戲的人却還是很賣力。

到了後台，幾位當地的辦事人才告訴我們道：

「此地的房主祇答應我們演日戲，在上燈以前定要散戲的，你們的話須要說得快些，不要演過辰光呵。」

開幕已在下午三點鐘以後，冬季日短，轉眼就要天黑，我們的戲要演三個鐘頭，這如何來得及，不是故意與我們爲難嗎？

又有一位先生偷偷的對我說道：

「你們今天上台去說話要當心些，下面有幾個衙門裏的人在看戲，不要鬧出禍來呵。」

我聽了這幾句話，心裏很不高興，當時就去問張君：

「這樣縛手縛腳的戲，還是不演的好，你何必去答應他們呢。」

張君對我歎了一口氣道：「演完了戲再說罷。」

這一台戲演完，大家回到寓所，臉上都現着快快不樂的神氣，張君便對我們歎道：

「今天的戲，你們都以為演得不大滿意，人家限制得我們太厲害，我原不該答應的；不過事到如今，勢成騎虎，要想不演已做不到了。老實告訴你們罷，今天的戲，不是我要演的，是別人強迫我們演的，只因我們到此來籌備演戲，已引起了地方官的注意，說我們既不是戲子，又不想藉此謀利，為什麼這樣高興呢？一定是另有作用而來。第一次答應借房屋給我們的人聽得了這個消息，就此打退堂鼓了。我當時也想掩其息鼓，中止表演；豈知縣裏的人又說我們想長罪潛逃，本地的幾位同志爲了加入我們的團體，都犯了重大嫌疑，他們定要逼我們演一次戲給地方上人看看，藉此可以洗清嫌疑，所以才連夜去借定了一個地方，草草的表演了一次。今天總算平安過去，以後此地也不能再演了」。

我們聽見了這一番話，大爲掃興，便連夜捲舖蓋離開無錫，並勸張君也趕緊離開是非之地。張君說：「我若動身，顯見得是情虛逃走。我還有許多未了手續，爲了演戲，還背了一身債，都由我的親戚暫時擔着，此時萬難陪你們一同動身。」

我與幾位同志只得先回上海。過了多日，才接到張君由常州寄來的信，說是此番在無錫幾乎把性命送掉。原來衙門中人要拿他當革命黨辦，幸虧得信尚早，半夜裏僱了船逃走出城，現在躲在常州，南京也不能去了。

從此以後，我與張君就不通音問，也不知他到那裏去了。大約過了十五六年以後，他到上海來看過我一次，看他的景况未必見佳，可惜我那時候剛被人陷害，出獄未久，經濟十分窘迫，無力幫助他，至今還覺得耿耿在心。

無錫的一次戲，雖然得不到甚麼收穫，總算是上海學生戲出碼頭的創舉；事越一年，始有開明會全體會員出碼頭到蘇州去表演三天的盛事發生。

開明會份子大半是學生，須在寒暑假期中始有餘暇，故在校外組織的學生劇團，都在假期中公演。我在外埠求學，假期中總須回滬，每有學生演劇團發生，我總要參加一份的。開明會出門到蘇州，也在新年期中，大約是光緒末年間事，日期是正月初三至初五日。

這是朱雙雲君承辦的，詳細辦法如何，我不很清楚，祇知道我們是由蘇州人聘去的。前台一切開銷由蘇州人負責，所得票資悉充某項善舉；開明會在票資中扣除若干，以作會員食宿費用。後來的新戲館，都有前後台做拆帳的，開端要算此次開明會之到蘇州。

在大新年裏，我們一班毛頭小夥子，約有三四十人，浩浩蕩蕩乘了火車直達蘇州。定好了住處，便去看戲館。我與三四個同伴，在圓門馬路上兜了幾個圈子，也不會找到給我們演戲的所在的影蹤。也許是我們剛到蘇州，不識得路徑，難免尋不着，回去請人指引，有人站在旅館門口，向傍邊一指道：

「諾！這不是戲館嗎？」

我順着他的手指瞧去，原來那戲館正對着壓黛橋，門面搭着一座破舊的洋鐵小牌樓，却擠在商店招牌堆裏。一開間門面的大門，擺着個大水菓攤，我們在門前經過了好幾次，祇當他是水菓店，沒有一點特別標識，誰也猜不出這裏面就是戲館。

我們走進去參觀了一遍，內部甚是破舊，樓板也七穿八洞，脚步走得重些，包廂搖搖欲倒；正廳裏堆滿了椅棹，四面都是灰塵蛛網。這戲館好像是封閉許久沒有人經營的枯廟，明夜就要開戲，也沒有人來佈置打掃，看樣子是開不成戲的。

我們退出戲館，時正薄暮，但是馬路兩傍人山人海，排成一條肉弄堂，弄堂中間馬車驢子絡繹不絕的在聘馳着。我們站在人堆裏看了一會，見我們的同伴也有騎了驢子在裏面燙熱鬧的，不到十分鐘就見他們奔過一次。我們這才知道，蘇州的馬路本就不多，他們只在這個熱鬧中心兜圈子，像走馬燈似的轉着，馬車驢子也以兜圈子兜攬顧客，小洋兩角就能跟着打幾個轉了。這是當時蘇州人的唯一新年樂事。

會中的幾個辦事人甚是忙碌，那時的朱雙雲君是出名的暴躁性子，一言不合，就會像野貓跳在死人身上一般爭吵起來。那天他更似熱電頭上螞蟻，一刻不停的跳進跳出；我們也不知道他忙些甚麼？誰要觸着了他的火，他就會與人發鈍亂脾氣，所以大家都不敢碰他，看了他的態度，就知道情形的嚴重。

明晚，戲館開幕了，大門口祇添挂了一塊紅紙金字招牌，其餘一切沒有變動，水菓店仍舊照常營業。到了開戲時間，座客零落落的像老鼠嘴邊的牙齦。

劇本都是演過的，因為換了搭檔，看客又不多，演得毫無精采。大家都抱怨前台辦事不週，事前毫無準備，連戲館的鄰居都不知道今夜開演甚麼戲。

第一個爆仗就不響，以後當然沒有好結果。前台想着教案目到城內丞館人家去分發戲單，案目却說不出這是一種甚麼戲。等到人家知道了來看，我們已經三天期滿，戲館開門大吉了。

此次演戲，除了大部份演員是開明會的舊同志以外；又加入了一位具有戲劇天才的少年，當時我們都稱他羅三先生。他生得眉清目秀，身材像小洋燈似的一隻，裝扮了小姑娘，簡直可以亂真，這位就是後來的名票友羅曲線先生。

上海中法藥房

本藥房創立迄今，凡四十年，除運售各國原料藥材醫療器械衛生用具外，並積極提倡國藥，研究仿製，先後發行自製靈效藥品四百餘種，行銷全國及南洋各埠，卓著時譽，茲例舉其最著者如後：

艾羅補腦汁 益神
艾羅療肺藥 止咳
九造真正血 補血
紅血輪補藥 補血
九一四藥水 治毒
九一四藥膏 治毒
九一四白濁藥 殺菌
第一總精神丸 補氣

雙獅花露水 清涼
羅威水菓露 清涼
保喉福美片 避疫
孩兒面 潤容
發髮藥水 潤髮
家庭藥庫 自備
旅行藥庫 安全

中國人請服中國人丹

長期抵抗！要從商戰制勝
提倡國貨！須服國產人丹

中華製藥公司監製

完全國產 防疫聖藥 人丹



主治 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胸悶嘔吐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魚蟹船暈

大包五角 每瓶二角 中包一角
小包五分 各埠藥房烟酒店均售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論窮

饅頭

太陽曬在背上，覺得熱生生地，於是低頭看到嫩青嗶嘰長袍，憂然繫之！

在街頭，從窈窕淑女們身上，領略到那曲線肉感，光滑大腿；蓋蠅翼紗已上身，而赤脚已風行，不禁又感然者久！

不是嗎？夏到人間，夏衣在那裏呢？於是又開始感到窮了！所謂救窮之道也，且寫文章。

窮，的確是人世間最偉大，而最有藝術的東西；至少在我個人的觀念上是如此。

法國文豪莫曼德說：「凡事要從醜陋裏尋出美麗，才是真正的美麗。本身已經美麗了，所構造出來的只是平凡而已！所以真正的美麗，是要在醜陋中去探討出來的。」窮，便合乎這個條件。窮人們的美麗幻想獨多，似乎誰亦不必否認。譬如說，航空獎券；在身擁巨資的富人們觀念

中，雖然也有染指之思，但得失究竟無關，胡想更不必提。倘在窮人們身上，就大不相同了。他們握着一塊錢一條的彩券，在疲勞之餘，閉上瘦眼，許多純潔的，無邪的，美麗的幻想，便都叢湧而生，僅僅這一點，便非常人所辦得到的了。凡事總是想做而做不到，才夠味兒，所謂「偷不如偷不得」者是。俯手可拾，一思即行，毫不驚奇，平淡之至！窮人便具有這種各自心領的藝術。

窮人往往冬天當棉被，這種偉大的精神，又非常人所可及。譬如說，爭面子的人也何嘗不當。但他們却當得鬼鬼祟祟，毫不痛快；冬天當夏衣，夏天當冬衣，騙人騙己，醜態百出。窮人則不然了；走進當店，抬起頭高聲朗誦着：「對弗住，幫幫忙！」於是饅物兩交，掉頭不顧而去。是何等慷慨，何等乾脆！平常人分明也當當，却把當當看做可恥的事。當裏看比傳裏還怕，做人做到如此地步，那還不如痛痛快快的做個窮人。所謂不能留芳，也當還臭，這種精神，是如何的值得欽佩！

窮的偉大，窮的藝術，不但如此；窮還可以鍛鍊人的思想，窮人生活，往往是有上頓沒下頓的，於是乎便不得不時時轉着念頭。雖然每天都覺得走頭無路，但結果總有法想。窮人的腦筋，比任何種人都來得靈活。諺語有：「天下事都有辦法，除開沒錢。」可見平常人所認為沒辦法的事，在窮人也不過如此而已，其偉大又如何哉？孔老二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雖然他當時不是替窮人說的，但無形却是替窮人做了一個有力的證明，因為窮人的思想，是不停息地轉動着。羅素說：「思想常用。」至少，窮人便是實行這句話的先鋒將。

窮是人人畏避，然說起話來却個個叫窮，窮之中也演着無限量的虛偽呢！譬如說諺語有「一文，窮而後工。」這是說文章，必須窮了才做得好，但說是文人要窮才會成名也可以。表面上這句話是何等清高，何等好聽。其實，這完全是句一相情願的謊話。「只重衣衫不重人」，已成鐵證。處世之道，貴於交際，老於世故者，都

亦默認。試問窮文人那裏來的餘資，供作交際之用。既不能應酬，又無法漂亮衣衫，則其人必不為他人所看重；不被人看重的人，其文章會被人或是太編輯青眼者，鮮矣哉！窮文人的文章，既沒處銷，好也沒有人知道，出名或成功，更遑論矣。反面說，成功的文人，稿費收入，大足驚人，則又何足稱之為窮呢？

孔老二也是會裝腔的人，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表面上似乎是替窮人說話，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政策。孔子在當時，收了那許多弟子，僅僅束修一項，已足以驚人了，何況說窮？孔子却處處裝窮，又恐怕門弟子們不肯安窮，所以把君子固窮來安定人心。所謂資產階級，變相地壓迫窮苦階級，在聖人時代，早已盛行。他們把這好聽的話，說給頭腦簡單的窮人聽，希望他們永遠在窮裏賣命，不敢作一些亂想，所謂麻醉政策者是。一個人究竟還是個人，在窮餓難當的時候，還能把「君子」兩個字來充飢嗎？君子固窮，或許有之，小人窮斯濫矣，似乎階級觀念

太深。窮，根本便是訓練人的東西，歷來英雄，如韓信張良，甚或說到民國的賄選總統曹錕，何嘗不都是從窮裏翻出身來呢？世人都怕窮，其實窮，却自有其窮的價值在，所謂俗子凡夫，不識高深，因作

論窮，以為窮辯。用錄窮詩一首，以做此文結束。詩曰：
「窮愁莫把詰蒼天，悔向人間參了緣。
傲骨不肯供世賞，平生未受一人憐！」
廿三初夏於鐵橋巷。

活生的樣怎

林·丹·陸·

「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因此便知道住房子，不一定要什麼裝修機關的宏麗，亭台花木的清曠，才能夠起居適如。可是小樓一角，布置適當，也是自樂其樂。我們看看那日本人的小房子，飲食、坐臥、寫字、會客，有許多都是在一間小房裏的。他們布置得井井有條，清潔雅緻，沒有一點俗氣。小畫一幅，鮮花一瓶，便覺得很幽雅。反之，那金碧輝煌燦爛奪目，或者滿壁糊得花花綠綠，客廳放著一張雅片煙床，真是俗不可耐。可見得房子的裝飾，要在得宜，不在於什麼鋪張揚彩，陳列許多不切實用的傢私。

宴會也不一定需要列著許多山珍海錯，什麼冷盤、熱菜、京菓、大盤小碟，不下數十種，飲的三十年佛蘭地，橙果要烟台的，才是好貨，這般食品，是富於滋養料的嗎？恐怕未必吧！還是國人的排場罷了。但是你若果懂得點烹飪學的，你就買些新鮮的菜蔬，配製一兩味可口的飯菜，適口充腸，也可以滿足每日腸胃的飢的生理要求。

天下越醜陋的人，他越愛裝飾，尤其是女性。你看她們面上的粉，抹得灰牆般厚白，兩頰的胭脂，擦得屁股般鮮紅，眉毛畫得漆般的黑，口唇像血盤般的紅，眼皮要染，指甲要塗，雙耳要挂兩道的珠飾，頭髮像赤髮鬼劉唐般的蓬鬆，一切都是人工矯揉造作的裝飾，這樣子叫做「美容」，不知美在什麼地方？若果是美，自然用不着那許多人人工裝飾。刻意裝飾了，就反證她根本是醜陋，還是很鄙淺的道理。猶之乎沒有美，用不着洒香水，因為洒香水，是遮掩臭氣的烟幕。

談到行呢，自然在都市中不一定要坐自備的汽車，才能夠代步了。出門遠行，不一定要坐什麼頭等火車或郵船頭等船位，其實公共汽車、電車、人力車，也很方便，真是價廉穩妥。遠行輪船的首艙房艙，火車的二三等，也未嘗不可。這些地方，就是步行，慢慢踱去，運動一下，也是很合衛生的，要是沒有什麼萬分迫要的事，且又為經濟所限制，又何必非要教列子的御風乘飛機乘汽車呢？美國人的自備汽車，是為實用和經濟，我們呢？多是裝門面，擺樣子；中美民族生活的不同，即小可以見大。



可愛的冬日與可畏的夏日

靈犀

據說，冬日是可愛的，夏日是可畏的。

在寒暑表已達到一百度開外，而我們在工作時汗珠和雨一般的落下；那些抵抗不住酷熱的陽光的侵迫而拾入時疫醫院的人，又是那麼多，於是使我覺得夏日確是可畏的了！

在嚴寒的冬季，給那凜冽的北風，吹得鼻紅膚裂，固然覺得寒威的可怕，除非那富裕的朋友，躲在家裏，裝了熱水汀，出門時坐在汽車裏，穿了狐裘，披了大氅，才不會感受着寒的威脅；但太陽在寒威裏衝出來，照臨到大地時，却還很和煦溫暖的教人如登春台，自然，冬日確是很可愛的了！

因為冬日的可愛，所以一般人在冬天

便要向陽負暱了；因為夏日的可畏，一般人又要忙着避暑了。不過向陽負暱的是一般窮人的消寒法，遷地避暑的是一般富人的消夏法，在富人，任你整個冬季都不出太陽，或是大雪紛飛，冰結地凍，或是整個夏天都不下雨，陽光把地上的柏油都晒得溶化了，他們也都不在乎，不會感到什麼難受的。他們是冬日不覺可愛，夏日也不覺可畏，任憑造物者怎樣去搗鬼，都奈何他們不得。於是我乃豔羨有錢的人的權威，簡直可以壓倒造物者了！

今夏的天氣，真是熱得可以，老年人都說這是六十年來所未曾有過的奇熱，大概是不會過甚其詞的。往年的夏夜，我必蓋着夾被睡覺，今年可不對了，坐在電風扇下還發熱，從來不出汗的我，汗衫也都

濕透了。於是朋友便說今年的確是熱，連瘦子都喊熱了——因為瘦的人，總是不大怕熱的。既然怕熱，那麼不能不想個抵制的辦法；說也慚愧，想來想去，還能有什麼抵制的辦法呢？從祖先的遺教，從閩人的榜樣，我才恍然悟到要抵制可畏的夏日，惟一的妙法，便是避之，無論什麼天大的災難，都可以一避了之。君不見一七八之役，一般人都都在避難，連得什麼大亨們，也都祇有避之一條路可走；抵抗那是傻大瓜才會幹的，那麼我的對於可畏的夏日，也惟有避之而已。但可惜我還不會建有行宮，那又避向何處去？而可畏的夏日，又似瀉地的水銀，簡直是無孔不入，在地球上那有可畏的陽光所照臨不到的所在，我雖甘願做個不抵抗者，却也不知教我

逃避到什麼地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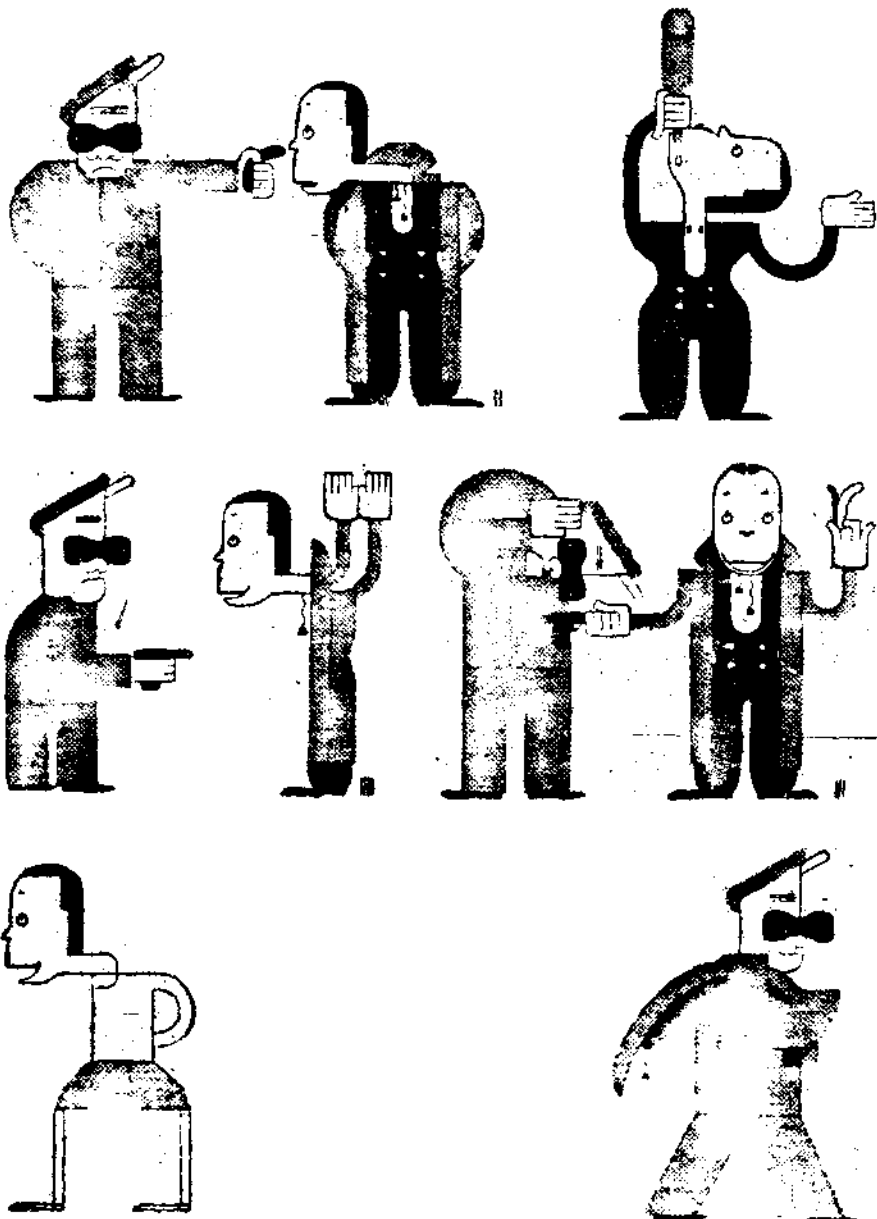
可畏的夏日，我們既不能抵抗之，又不能逃避，那麼我們天生苦命的人類，惟有硬着頭皮，咬着牙齒，挺着受那可畏的夏日的煎熬侵迫而已。然而，聽說今年莫干山，廬山，青島，普陀各地的遊客却有人滿之患，那些地方的熱度，都不過九十多度左右。但那些地方，並不會禁止我入境，我却沒有這筆閒錢可以做旅費。那麼我又笑可畏的夏日，祇能在窮人面上逞威風，遇到有錢的人，還是不能不逃避三舍。

在這樣不平的人間世，連造物者都要煉我們窮人欺壓，真教人不願再偷活在這世界上。然而我們並不因夏日之可畏，而逃出這個世界，則因我們也深知可畏的夏日的命運，也是很暫的，看牠能得橫行到幾時？接着便是秋高氣爽的季节，快將來臨，後頭，還有可愛的冬日在。

因為冬日之可愛，人便向陽負暄，因為夏日之可畏，人便遷地避暑，這正是近代聰明的人生哲學，和蠅之附體，兔之三窟 同一聰明，同一意義，所謂人所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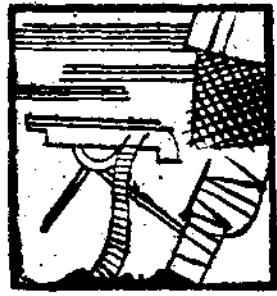
於禽獸者幾希，便是指此等處而言。這是我做了三十三年人，到今夏才獲到的大發現——做人的秘訣，處世的南針。急起直追，猶未為晚，我將立誓，照此辦法來嘗試

一下，如果真能身體力行，於我的人生征途上，必能獲益無窮；至少，總有一年的夏季，我也是上山避暑的一員，不致如今日之連喝汽水的錢都時常要起恐慌，我信。



柄以人受

作考·胡·



聊齋新篇

蒲·後·仙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南方發生省港罷工，堅持十九個月之久，為遠東勞動運動史上最光榮之一頁。罷工之主要對象，為打擊香港之英帝國主義。香港為大不列顛帝國遠東殖民根據地，罷工發生，香港所受打擊極大。一九二六年夏，顧孟餘夫人自北京來粵，途經香港，寓半島酒店，跳舞遊玩，凡三日，泊與盡赴省，語其夫曰：「此間罷工委員會宣傳香港已成荒島，真是荒謬不經之談，蓋我在香港三日，見跳舞廳，電影院，大

酒店其繁華如故也。」顧氏亦慨然曰：「此輩工人均無知之氓，彼謂罷工可以致香港政府之死亡，實自殺耳。」時陳啓修在座，亦湊趣曰：「省港罷工徒供共黨宣傳耳，無他作用也。」

★ ★ ★

現任教育部次長段錫朋，在一九二六年初至粵時，極不得意，甚至求一飯碗而不得。幸未幾顧孟餘任中央宣傳部長，段乃由顧介紹入宣傳部任三等幹事，月薪八十元。後又由顧介紹，兼任黃埔學校政治教

官，講政治思想史，段欣然往，顧講未一刻鐘，而學生均昏昏入睡矣。段回廣州後，語人曰：「黃埔學生程度太差，我難以極淺顯之理論為彼輩講解，而被輩均聽不懂。」翌日再往，學生之昏睡如故。第三日，段氏接到一匿名信，大意謂君之催眠術固精矣，但我輩不需習此，請弗再來。段知為黃埔學生所發，但置之不顧，赴校上課如故。乃未及半月，突接政治主任教官俾代英具名之公函一封，略謂現課程改編，台端所任之政治思想史一課，

毋庸繼續，將來如有借重之處，再當奉請云云。

★ ★ ★

譚平山自南昌暴動失敗，由港回滬，即着手組織第三黨，派章伯鈞勸郭沫若加入，並請其為第三黨起草發起宣言，並告曰：現在俾代英彭湃等均已加入新黨（指第三黨），凡有歷史之黨員，均將捨彼而從我，君其速加入，則將來不啻開國元勳也。郭辭之，謂現在不問政治。時適沈雁冰至滬，譚復命章往說沈曰：現郭沫若俾代英輩均已加入新黨，君何尚遲遲不前也？盡速加入，則當為新黨幹部也。沈亦拒之。章乃往說高語罕曰：郭沫若沈雁冰俾代英輩均已入新黨，君亦宜速加入。高叩以第三黨政策，章曰：我輩宗旨與C.P.同，特反對其超時代之暴動政策

耳。高詢以第三黨有何行動！
章對曰：閩西暴動，吾黨所領
導也；廣西方面，暴動亦將
發動。言下面有得色。高笑
曰：你們反對暴動，而自己又
要暴動，這是怎麼說的？章語
塞。

★ ★ ★

現在黨國要人中得廖仲愷
之提拔而得顯者甚多，劉紀文
其一。一九二六年，劉自新大
陸隨粵，未幾即得粵農工廳長
之職，應云得泰山古應芬之助
，而廖仲愷之推荐，實最有力
也。蓋此時廖雖已死，而在廖
未死前，已極力推荐劉紀文，
稱許為人才，故劉一歸國，即
得廳長缺，劉亦殊感廖恩，任
廳長後，常奔走於東山百子路
廖公館之門，問候廖夫人何香
凝也。且每逢開會講演，亦必
極口推崇廖黨代表，一若為廖

之忠實信徒。清黨後，李濟深
為百粵王，極力反共，因恨及
廖，遂主張廢除九月二十日廖
之殉國紀念，劉紀文首先贊成
，一若與廖有深仇者然。一九
三一年，粵非常會議成立，劉
為二等要人，亦頗煊赫，提議
沒收廖仲愷遺產——實僅百子
路之小洋房一幢而已——及勒
令仲愷農工學校停辦，為反廖
之急先鋒焉。

★ ★ ★

四川富順縣實業局長田汝
勤，辭職後至瀘州某中學任教
。當他在省城時，曾與某團長
又馬將，因扣住中風一張，以
致某團長之三番未能和出，故
甚恨之。時某團長適亦率軍駐
瀘，某日，過於途，某團長詢
以在瀘何為？田以教書對，即
匆匆道別。某團長返團部後，
即派馬弁十餘，將該校包圍，

捕田去，至團部，田問何罪，
團長曰：汝今日尙欲扣中風乎
？遂槍斃之。

★ ★ ★

南國社社員陳明中，四川
人，曾著「苦酒」「愛與生命
」「秦淮河畔」等小說，一愛
好藝術之青年也。一九三〇年
自滬返成都，在西南大學供職
，兼開一南風書店，及編某報
副刊。某日陳在該副刊著一文
，有涉及某旅長處，但並未指
出旅長姓名。旅長固陳所素識
也。三日後，陳在公園遊玩，
適某旅長帶馬弁十餘，亦在遊
園，見陳，即命馬弁將陳捉住
，攔其袴，歛之地下，打屁股
三百。時方暮春假日，公園遊
人如蟻，睹此活劇，又不敢勸
阻，致陳飽受荼毒，不能起立
，由警察送往醫院，三月始愈
，陳乃不敢再居成都矣。

★ ★ ★

徐謙為法界前輩，亦國民
黨老同志也。在北伐軍出發後
，徐由北方赴粵，欲在國府得
一部長席，總司令未同意，徐
甚恨之。故甯漢分裂時，徐在
武漢，為反蔣四大金剛之一。
徐與馮煥章夙有交情，河南北
伐勝利，徐至開封從馮。鄭
州會議後，武漢要人相率返武
漢，而徐獨留豫。時馮欲東行
至徐州，與蔣會談，徐請從
往，並請馮代在蔣前說項，馮
諾之。徐至徐州後，與蔣總司
令及甯方諸要人會晤，頗不自
安，乃向蔣解釋，謂在武漢因
為共黨所劫持，不得不爾，乞
原諒。蔣一笑置之。是夕，徐
往訪吳敬恆曰：蔣寬洪大量，
真正領袖也。吳搭訕曰：你說
他是真正領袖，我亦謂然，故
從之也。

赤區歸來記

(三)

楊·邨·人

(三) 夢中

在進口那地方住了一夜，天剛亮，我們的船又開了。以前的幾個夜晚，雖然是睡了，可是誰都睡不穩，有的人還在做惡夢；在進口的地方那一夜的睡眠，已經到了脫離危險的地帶，大家安心地入夢，夢裏香甜，比方我，就得了個難以形容的怪夢。

一條山路上，——彷彿在蜀道上曾經走過的——右邊是高入雲霄的峭壁，荒草叢生，左邊是深深的大江，急流澎湃，遠遠地聽到山泉的聲音，好像是峭壁上的瀑布在笑語歌唱似地。就在這山路上，人馬在行軍，我越走越落在後頭，不禁心急起來。太陽已經滾到山峯後面去了，天空上飛着紅色的彩霞，遠遠的山窩裏一兩間茅屋房子正在起炊煙，風吹着，炊煙在空中游蕩。山泉在笑語着歌唱着，忽然地風吹來一兩聲怪鳥的哀鳴。我走着走着，走到峭壁頭，一望，人馬在山窩裏行軍，前頭部隊已經轉過山後那邊去了。拔起沉重的騾兒趕下山窩裏，人馬的後頭部隊已經完全轉過山後那邊去了。經過剛才在山頭望見的三兩間茅房子跟前，在那裏走上了一個農民同志，手上拿着一枝梭標，和氣地向我要通行條子看。我心裏慌了起來，記得我是剛剛進來的人，連機關都沒有接頭過，那裏來的通行條子？不料自己在小袋裏一摸，也就摸出一張東西來，自己不相信似地定睛看了看，真的是一張寫着通行證幾個字的紙頭，——好像以前在讀書時代學校發的行李護照似的一張東西，其實後來在赤區裏頭用的却不是那樣，而是一張寬三寸長四寸的油印條子。——那人看了一看就放我過去，我心裏在想，幸好有了這麼一張東西，不然的話，今夜怕就要吃苦頭，至少麻煩一陣。又想：放哨應該到山頭去，山窩裏放哨那行？又想，這不過是檢查行人的地方吧了，一定不是放哨。走一走，也就轉過了山後來，這時候，暮色已經籠罩了山上山下，抬頭一望，在山後的坡下隱隱約約地躺着一座城池，在那裏燈光輝煌，就好像在進口的地方望見的有電燈的市鎮一樣。我的焦急的心情寬放下來，同時一看見燈光却又喜悅不過。

在城門邊，兵士把守着，看那幾個兵士，身上穿的衣服正和在進口那裏看見過的赤衛軍一樣裝束，身穿黑布軍服，脚上打綁腿，左臂上有紅色的鐵錘鐮刀的標記，只是多了一頂軍帽，那軍帽上安着一顆五角紅星。一樣的要看看我的通行條子，一樣的看了我的通行

條子就放我過去。

進了城，街道却是寬闊清潔的馬路，路燈是五十支光的電燈，十步左右就是一盞，照得馬路止通亮，兩邊店戶也有洋貨店也有茶樓酒館，人們亂纏纏地在買東西在逛馬路，可是沒有汽車電車黃包車，就連轎子也沒有。我心想，這裏是沒有車夫與轎夫了，大家都是平民，既然沒有老爺，也就沒有被老爺使用代步的用人了。因為貪心在觀察市街與人民，已經忘記了從城外趕進城來做什麼的了。正走着，迎面來了一個人，他看見我好像鄉下人初次進城一樣的倉惶生疏，招呼我一聲，「喂，同志你要到那裏？」我端詳那人，「那不是蔣光慈嗎？」見鬼，心頭怔了一下。可是他好像不認得我似地只是望着我。我說，「光慈，你……」他的臉上立刻表現着驚喜起來，「你，鄉人！」他的右手緊緊地握着我了。我立刻也忘記他是已歸來了，就和平常一樣，快樂地和他握手。「你來得正好，我們辦的一個雜誌，五月號要你來一篇小說，」說着就拉我走。我說往那裏去，他說到杏邨那裏，老郭也在一起哩。我一邊跟着他走，一邊心裏在想，老郭也來了？他高興地和我談了許多話，——這時忘記了——不覺就到了一間房子，在那裏正在開會，一張大餐桌圍滿了人。主席正是老郭，在開會的有杏邨，孟超，丁玲，平萬，靈菲，華漢，茅盾，大家都和我點頭招呼，——可是不見魯迅與蓬子——孟超露出他的大門牙微笑着拉我坐在他的身邊，他低聲地問我，你幾時來的？我回答了。聽老郭站着在發揮他的辯證法創作方法論，我心裏暗在想着，怎麼還在唱這種老調，不是在上海已經討論過了的嗎？老郭說了一場，也沒有人補充意見，好像在聽他的演講一樣。接着也就散會，大家都走了，連和我談話的人都沒有一個，這使我詫異起來了。我跟着出門，他們不知那裏去了，却見着魯史手上拿着一枝手杖，幽閒地從裏頭走出來，「哈囉！老楊，看戲去。」我問他到那裏看戲，他驚異地望我一眼說，「你不知道？今天我們在大禮堂演劇，老田編的劇本，他自己主演自己導演。」我問他是什麼劇本，他說，「莎樂美，革命的莎樂美，不是唯美主義的莎樂美」。我答應和他一起去，可是心裏在奇怪着：為什麼又演莎樂美，還是革命的莎樂美？兩人一起走，走上馬路，魯史却不知道那裏去了，留下我一人在走着，也忘記剛才的遭遇。可是只見馬路上都是兵士在行軍，有人說：「出發了出發了，我心裏立刻不知道從那裏來的起了一個思想，出發了，我應該趕隊去。一轉眼，我也難在隊伍裏頭，和我一道走的是平萬。我問他：「隊伍開到那裏？」他說，「前線補充。」走一走，隊伍也不見，平萬也沒在一起，却見着覃瑜那女同志在叫我，「阿楊，看見秉三沒有？」我的意識裏是記得秉三走在我的後頭，告訴了她，她走過去了，一個人在山窩裏走着，而且不是黑夜而是在太陽光下。走一走，却又走進了城，而且是走進了一間學校裏頭，在那裏校舍建築很大很美觀，我不知怎樣手上挾着書本上了課堂講書。學生有大的有小的，衣服穿得乾淨整齊，我在講的是革命文學史。……以下就記不清楚了。

這一個怪夢，使我在清晨那水邊的船上追想了幾回，自己覺得，夢裏的人物不知道這時在上海或別的地方幹的什麼，怕在這樣太陽未會出來以前的清晨還是在睡覺的吧？不禁起了一陣想念同志的感情，而對於死者光慈尤其掀起了他死前的慘狀的回憶。

(四) 萍坊

船要開，我問老李，爲什麼不吃了早飯才走？他答說：到萍坊吃飯去。看看兩船の後艙，都沒有生火，我心想：大概萍坊那裏是有飯館可以上去吃飯的，呵，昨天夜裏不是說過區維埃政府就在那裏嗎？那裏一定是一個市鎮了。先看看蘇區的市鎮怎樣。心裏這麼一想，急望船快點到萍坊了。河的右邊的小村落，水面打漁人在河邊岸上搭個茅棚下網的，到處都有；河的左邊的一望無際的蘆荻，那時是暮春時節，蘆荻并不怎麼高大，但却很深遠，時不時從蘆荻裏飛上一兩隻白鷺。農民的小船載着一些乾魚，鮮魚，雞蛋，要出赤區到附近白區市鎮上去販賣的很多。我起初不大明白，問了才知道，可是，一知道却懷疑起來：爲什麼赤白兩區可以通商了呢？問了老李，他說，可以的，白區的人都知道那是從這裏出去的。但是，船要在那裏買到捐牌的才行。這又使我奇怪起來了：赤區的船買了捐牌就可以在白區來往，這叫什麼「封鎖」呢？一定不是這樣便當。問了又問，才知道赤區的船戶報的是白區的鄉村，將捐牌騙了來的。我心裏在微笑着：這樣也就不怕什麼「封鎖」了。

船走了一兩個鐘頭，前面望見一個市鎮，白的牆壁在晨曦之下發光，金柱在後艙搖槳，叫着我說，「那，萍坊。」她微笑着，我一聽到這話，望到那白的牆壁，我也心裏快樂起來地微笑着。到了萍坊，船停在區委會（共產黨的區黨部）後門岸邊，我們上了坡，一直上區委會去。那區委會就是遠遠望着有白牆壁的房子，近看還是一座兩層的洋房。老李在前，老陳和我們跟着，看那白牆壁上大書着「萍坊區委會」五個大字，進了門，就見了兩邊的辦事房，有書記室，有組織部，有宣傳部，都是用白紙寫黑字貼在房門口的木板主。我們進了書記室，只見一個人，身穿灰布軍服，帶着一把連槍，連槍的木壳上垂着一大紅色絲織兒，就好像川軍的勤務兵一樣。那人身材并不魁梧奇偉，比我還要矮，一張大面孔上長着兩顆大眼睛和一個大嘴巴，頭髮是那麼長亂蓬鬆，皮膚反而帶點白晳，他看見老李是熟人，和老李招呼一下，望了我們幾眼，老李將我們介紹了，並說明沒有通行條子，他答應給我們一張。老李將他介紹給我們，說是向寅同志，萍坊區委會的書記。他威嚴地親切地而又簡單地說他要說的話以後，我們就辭了出來。老李說回船上吃了飯再來拿通行條子，我們要看看區委會裏頭的佈置，我們向大廳上走來。大廳上掛着許多寫着標語的紅布條子，壁上也貼上了紅綠五色的紙標語，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連桌子椅子都沒有，空空的一個大廳。我記起那一位區委書記的垂看紅絲織子的連槍，問老陳是不是在蘇區

的同志，一個人一把連槍，他說區委縣委省委才有，普通的同志是不准有的。我的心裏在羨慕着他的一把槍，想到那裏以後能夠有一把槍多麼好？想着已經走出了區委會的大門，來到街上。那街上的石子路生了苦痕，房子連門扇都沒有的很多，只有老孀子與中年婦人在裏頭的人家的房子看見人之外，商店是頹敗不成樣子，連人影都沒有，——這是萍坊的街上！走了一些路，才看見一個老人擺着小攤子在賣香煙洋火胡豆香蕉糖，我買了一包僅有的二十枝裝沙船牌香煙，價錢却也不怎麼貴，一包三百二十文（漢口市價）只有一條短短的街，而這街上還不成市鎮，這萍坊簡直就是一個廢墟了。到處是沒有門扇的店房，到處是一些破屋斷牆，我們一看以為赤區的市鎮都是這樣，以驚訝的表情問了老陳，怎麼這裏是這樣子呢？老陳說，去年大水，什麼都給沖跑了，人也到外邊逃荒去，要建設恢復不是那麼快的事。老李說，逃荒回來的已經不少，四鄰裏的羣衆回來的多，鎮上那沒有。談話之間走到郊外，迎面跑來了一個打漁的羣衆，手上拿着一筐鮮魚，老李和他講價值，老李手上拿了一個小筐子從後面跟上來，他正在找賣魚的。買了幾斤魚，回到船上，金桂燒好了開水給我們洗臉。老嚴將買來的魚分給兩船，老李拿了上坡，就在那裏的一塊石板上打去魚鱗和解剖切開。我坐在船頭晒太陽，暮春時節的太陽就和秋天一樣，晒得也不出汗，可是我是一半呆在那裏的了。

——這樣的農村小鎮，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這怎麼維持下去了呢？維持已經困難，建設那更不要空談了？……坡上兩三個襁褓小孩子在拾荒，眼光是那樣瘦弱無力，大概是餓壞了的？

我們在那船上吃飯的時候，船頭坡上一個小孩子哭喪着臉向我們討飯，他手裏的一個小筐子，裏頭放着一個空的碗，我驚訝地對着老陳問道，「蘇區有叫化子嗎？」他很平常地答：「有的。」「那是一些什麼人呢？」他說是沒有種田地沒有做生意的人。我對於那討飯的小孩子給以一個解釋，自己想：一定是個沒有父母的孤兒。正在對他加以注意的時候，兩個拾荒小孩子對他譏笑地叫道，「蘇維埃的兒子，蘇維埃的兒子！」——這名詞怪新鮮奇特，我問老陳是什麼意思，他搖着頭表示不懂，這使我沉入思索的深淵裏頭去了。

——大概這討飯的小孩子平時是喜歡叫自己是蘇維埃的兒子，而且是被小朋友們欺凌慣了的低能兒；不然那就是拾荒的孩子們的父母對於蘇維埃的不滿，看見小孩子在討飯，譏諷地罵起蘇維埃，叫他是蘇維埃的兒子以洩憤，而孩子們們學起來了。

我們給了那討飯的小孩子一些飯和魚，他的臉上老是那樣哭喪哀愁的拿了就走。——這討飯的小孩子，在我的心上深刻地印土了一個不愉快的陰影。

飯後，老李上區委會去拿通行條子，大半天才回來，說是到區蘇維埃政府才拿到的，我接來一看，原來是一張油印的東西，上面

董上萍坊區蘇維埃政府的長方形大圖記。有了通行條子，我們的船又開了。

(五) 瞿市

船在小河裏走了一天，經過的地方都是小村落，而河裏捕魚人設下種種捕魚的機關到處都有，船時常從那裏越過去。在黃昏時候，到了一個地方，河裏都是一些能夠飛走的蟲，牠們在水面活躍，可是并不飛上船來，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不知道怎麼有那種東西。白天裏因為是逆流，老李老嚴和小伢都上坡拉繩，有的時候，我就在船頭搖起槳來。小的時候在家鄉的小河裏亦時常搖槳划船，可是這回不行，搖不上半里路，手脚都沒有力量，一身也覺得酸痛了。當晚船停在一個村落外邊，因為白天運動，吃了飯一倒下船裏就熱熱地睡了。

第二天，船在洪湖裏走。那洪湖就好比一個小海一樣，水是混濁的泥漿色，風吹着，白浪并不比小海的薄弱，老嚴警告着說怕要有大風浪。於是乎掛起風帆搖着槳，我在大船這邊有時幫忙，這邊是前後四張槳，那邊金桂的船便只他們夫妻兩個三張槳了。船大帆大風又大，這邊的船走在前面，金桂的船小帆小槳着大風，吃力得很還是在後頭。湖的周圍遠遠地望見樹林，就和畫上的遠景樹一樣只見一片黑，而張起帆的許許多多船在湖裏飛却好像白鷺差不多。在湖裏船走了一大半天，這才從東邊到了西邊進入小河港了。在近小河港的湖裏，捕魚人所設的捕魚機關，工程真浩大，聽老陳說是在省蘇維埃政府包下租稅幹的，財政部收的錢不小。我想，湖泊森林歸國有，這是實行了的，這裏的漁業怕就是實業的最大部分了。

第三天，船還在小河裏走，經過小沙口，經過被服廠，（省立的工廠）到了下午，這才到了瞿市，湘鄂西蘇區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這瞿市原名瞿家灣。是一個小鎮，屬於監利縣境，位在洪湖西北，沿小河邊一條市街，長不及百步，現在是省蘇維埃政府及各上級機關的所在地，市街也就繁盛熱鬧起來。船在市外的河邊靠了岸，老陳引我們——乘三，單瑜合我三人——上岸入市，先看到的是一間紅色郵局，旁邊一間大祠堂那就是省蘇維埃政府，過去有少共省委會，湘鄂西省反帝大同盟，湘鄂西省革命互濟會。等機關，最後到了省委會（共產黨省委）。街上有飯館，有藥店，有合作社，有雜貨攤，人們喧嘩着倒也像一個市街。各機關除省蘇維埃政府之外，都是用紅色綢子寫黑字製成一張或橫的或直的招牌，掛在門口。進了省委會的大門，——其實是一間市房的沒有門扇的店面，在門廊裏，三面壁上貼有標語，還有用整張白道林紙寫的壁報，進去是一個天井，上面是大廳，大廳上掛着石印的列寧馬克思遺像，還有許多紅色綢子製成的喜帳子一樣的大標語，是各機關送的，此外又是許多紅紙條的標語貼了滿壁，老陳引我們進收發部，就在

那房間裏頭休息。各人將上海帶來的介紹信拿給他，說是明天回話，因為天將黑了，老陳又引我到市外一個所在，——聽說就是省委會職員那收發部的宿舍——那是河邊的一座破房子，開了一間屋子的門，裏頭佈置簡單，一床一桌一椅子，我們是三個人，現在在只一個床，怎麼住下去？大家彼此望了一眼，老陳知道，叫我住這屋子和那收發部同志同床，乘三單瑜兩人另外開一間屋子。正在談話之間，老陳老李他們已經將我們三人的行李從船上搬進來了。

那夜，月亮——是上弦月還是下弦月，現在忘記了，——當空，我們三人本來想到市上走走，可是不知道戒嚴沒有，我們只得在河邊走走，在房子後面田邊徘徊，談談說說，都脫不了一種探問蘇區內容的話，最引起我急要知道的就是學校教育的情形和紅軍的隊伍軍備，可是彼此都不知道，彼此都在一種猜想中，談話也就等於空談。月下的農村，清靜和平，大概是太麥熟了吧，風吹來了一陣一陣的麥香。望一望市街，睡在微白月光之下似地，也沒有什麼聲息。暮春天氣的夜裏，風吹來還有一點冷意，我們談談走走一些時候就回房子裏頭收拾睡覺去了。

編者言

因得讀者的愛護與信，使我們格外興奮；雖在極大熱天，也不敢偷懶半點，第三期今天又出版了，尚望讀者多多指教。本期特闢「大眾問題特輯」欄，承曹秉仁先生幫忙不少，很是感謝。曹先生發出和國內作家討論大眾的信，共有數十封之多，所有覆信，將陸續在本報披露，除本期吳稚暉先生的信，是與申報自由談同時發表外。

大眾是中國學術界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特闢專欄來公開討論，目的是集思廣益，共謀建設，使大眾早日得以實現。但是否定的文字，祇要根據學理立論，不要越出討論範圍，胡亂牽扯，使同類的本身，越討論越晦澀；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自也一律歡迎刊登的。

有許多作品，原定本期發表，為了特輯關係，未能完全刊出；「民衆中的戀愛故事」，也祇得暫停一期，還是請諸位作者讀者原諒的。

預告

本在雜誌將發各列下
 注意者請注意表發報

- 一個在大學裏坐冷板凳者..... 顧仲暉
- 我對於所謂大眾語的幾個意見..... 洪深
- 戲劇的人生..... 曹秉仁
- 小品文上下古今談..... 曹秉仁
- 文心雕龍..... 曹秉仁
- 夏天的旅行..... 曹秉仁
- 中國語法拉丁化..... 曹秉仁
- 最近歐美電影事業界的概觀..... 曹秉仁
- 法蘭西的電影事業..... 曹秉仁
- 一個沒有出路的青年..... 曹秉仁
- 巴黎的電影事業..... 曹秉仁
- 給表姊的信..... 曹秉仁
- 早年的電影..... 曹秉仁
- 制度支配人呢還是人支配制度..... 曹秉仁
- 大年度..... 曹秉仁
- 戀愛漫談..... 曹秉仁

徵稿簡約

一 本報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寫清楚(勿填寫及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報行格者尤佳

二 文字之外如以圖畫及照片等件投寄者亦須註明文字之數目及說明書等件

三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四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五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六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七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八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九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十 稿件投寄後概不退還如欲收回者請於投寄時註明姓名住址以便寄還

不許轉載

王培源 律師 社會月報 並代聲明

本律師受上海寧寧人聘任為常年法律顧問並據聲明本報所刊文稿倘有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未經特准一概不許轉載如有侵害定當依法究辦特此聲明

事務所 南京路大陸商厦五十四號 電話 九四四五三

社會月報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陳靈犀
理事編輯 馮若梅
圖書編輯 江棟良
發行所 胡雄飛
總發行所 上海廣西路雷波路口 社會出版社
電話 營業部九一六六六 編輯部九三〇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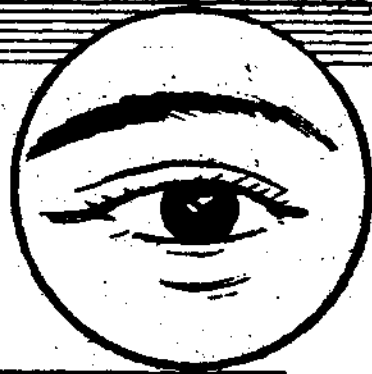
定戶注意

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訊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三項詳細開明寄至本社發行部便可遵辦

定價		訂購		郵費	
本售	一	冊數	價格	國內及香港	澳門
預定半年	六	二角	三分	七角	一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元	四分	八角	一元
郵費代價十足收用					

元十四	元十八	外面封底	特等一優等	廣告刊例
元十三	元十六	內面及封面	上等	
元五廿	元十五	文前及正文	普通	
元十二	元十四	文中正文		

眼晴牌



各式套鞋

人力車
內外胎

質料堅固經久耐用
完全國貨勝過舶來

大中興橡膠廠出品

總發行所

上海法大馬路紫來街東
電話八五六二五

三羊牌



經濟美觀
舒適耐久

摩登仕女
人人愛穿

總發行所

上海法大馬路
紫來街東首
電話八五六二五

絲襪
線襪

衛生絨布汗衫

人餘電機針織廠出品